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6 19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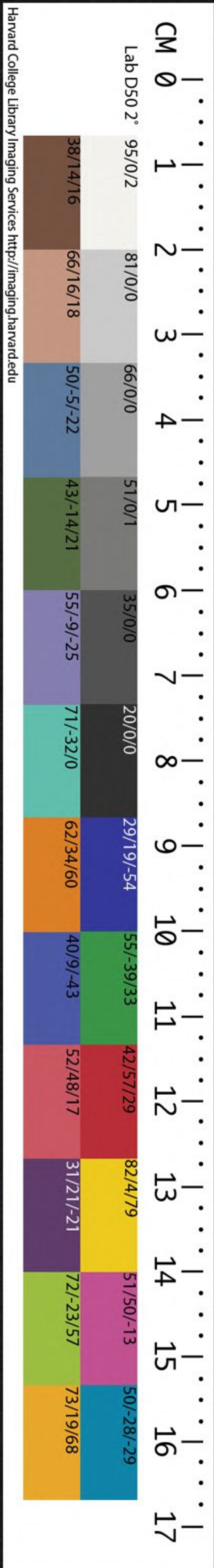
2

太祖
建文

T2720/7914.4

皇明通紀三之四

容大經真知
圖書館藏



DEC 16 1959

新錄李卓吾先生增補批點皇明正續合併通紀統宗卷之三

洪武

粵濱逸史清瀾釣叟臣東莞陳建輯著

此紀平西蜀定遼東以後事自辛亥至庚申凡十年

續辛亥洪武四年

正月左丞相李善長乞致仕許之賜臨濠地若干頃佃戶一千五百戶守

墳人戶一百五十戶儀仗立二十家乃詔善長董建中都宮殿○以右丞

李卓吾相汪廣洋為左丞相叅知政事胡惟庸為右丞○詔給賜公侯徐達等

批點 濠山地佃戶守墳人戶儀仗戶各有差○賜誠意伯劉基歸老鄉里上

為中書省臣曰今日天寒有甚於冬京師尚爾况北邊荒漠之地冰厚雪

深吾守邊將士甚艱苦爾中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襖運赴蔚朔寧

夏等處以給將士省臣對曰守邊將士衣襖歲有常供無庸再運上曰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太祖遇隆冬

大寒製綿襖以待邊

將有古推食解衣之

李卓吾此批點皇明正續合併通紀卷之三

守者見之為之解體友德舟師進逼漢州偽守將何大亨悉兵戰於城下

友德選驍騎突擊敗之時偽丞相戴壽在瞿塘聞友德兵下漢江乃留鄒

興守瞿塘而自與其太尉吳友仁還援漢州以保城都既至友德下令諸

將曰彼勞困遠來聞大亨敗兵衆心恟恟一戰可克也乃親率師迎擊壽

兵大敗遂拔漢州擒其招討黃龍萬戶梁士達等百餘人壽與大亨奔回

城都友仁走古城友德追擊之又大敗其衆擒殺二千餘人友仁自古城

遁還保寧○詔免江西兩浙今年夏稅秋糧○時湯和等師駐大溪口欲

俟水平方進上聞之恐其逼逼緩事適傳友德報捷使至乃詔和曰傳

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諸州今次於平川蜀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

使彼疲於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候水退而後進師豈不失機悞事

朕前日所以語爾者獨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五月詔至康永忠遂率所

初虎將傳友德因戰敗投降太祖正龍虎風雲之會後宋建大功成大事明良相遇也

蜀之稅糧

平蜀之機在此今日此正太祖神机妙策處

一本作田

計波瞿唐閑

永忠用計破蜀笑無遺策其功大矣

一軍攻其陸寨

一軍攻其水寨

其水寨

天

明昇聞於計不足道矣有母彭氏

乃遣後軍兩翼傍出興等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擒其元帥龔興殺溺死

者甚衆○六月永忠至瞿塘関永忠以山峻水急而蜀人設鐵索飛橋橫

阻関口我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度関以出其上流

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饑渴蜀山多草木令軍士皆衣青篲衣魚貫出崖

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分為兩道夜五鼓以

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以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

黎明蜀人盡銳來攻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舁舟出江渚一時俱

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砲

火箭夾擊大破之其將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鐵索擒偽

同簽蔣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算飛夫張鐵頭張等皆遁

去永忠入夔府明日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

率舟師約會於重慶永忠師行沿江州縣望風奔附乘勝抵重慶次銅鑼

本下卓言此點是月通已亮宗

之賢知事
勞不利令
其早降免
驅生靈於
鋒鏑亦賢
矣哉

明昇喘
壁出降

友德出戰多
不利而後
成功勢亦
危矣

峽明昇君臣畏懼其右丞劉仁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
往城都不過延命旦夕何益仁曰然則柰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
今城中軍民雖數萬皆膽破心碎豈能效死若驅之拒戰所傷必多終亦
不免也不如早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昇遂遣使詣永忠納款永忠以湯和
未至辭不受後數日湯和至重慶會水忠以兵至朝天門外明昇面縛銜
璧與母彭氏及群臣奉表詣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撫慰下令將
士不得侵掠送明昇赴京師○七月值友德克成都先是友德進兵圍城
都戴壽何大亨率衆出城拒戰以象載甲士列於陣前友德命前鋒指揮
李英等以弓矢火器衝之象中矢却走自躁其陣壽兵死者甚衆友德亦
中流矢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及撫諭戴壽何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
書往成都招諭壽等遂無鬪志舉城降成都平友德分兵會朱亮祖徇下
州縣之未附者至崇慶偽知州尹善清拒戰擊斬之進克保寧執吳友仁

太祖諭吏部
教語得居
入下之要
道萬世不
磨之龜鑑
也

鑑明
衡平

太祖厭前代
無淫聲之樂
今陶凱詩
更改其詞
太祖其有
咸英韶濩
之思乎

應字
一本

蜀地悉平得蜀金寶玉冊銀印五十八銅印六百四十路府七元帥府八
宣慰宣撫司二十五州三十七縣六十七○以李守道詹同為吏部尚書
諭之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
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度官任官之良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
任非其人則廢官曠職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且在公平以辨別賢否無
但碌碌取充位而已也○尚書詹同陶凱及協律郎冷謙等制燕享九奏
樂成章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
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先是上厭前
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為容悅甚者鄙陋不稱乃命凱等更制其詞至是應
上之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尊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為
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辭艷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
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為舞隊諧戲殿庭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

冷謙傳
仙術

遺

謙慮罪肆
為交幻之
態豈有真
傳仙人之
術正信之
者謬夫

也。今所製樂童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誼誥淫藝之樂，悉屏去之。○冷謙字啓敬，杭州人，精音律，善鼓瑟，工繪畫。元末以黃冠隱居吳山頂上，飄然有塵外之趣。國初召為太常協律郎，郊廟樂章多所裁定。謙常遇異人傳仙術，有友人貧不能自存，求濟於謙，謙曰：「吾指汝一所往焉，慎勿多取，以過其分。」乃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寶充牣。蓋朝廷內帑也。其人恣取以出，而不覺迷，其引他日庫失金，守庫吏得引以聞，執其人訊之，詞及謙，因併逮。謙將至，謂逮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救我渴？」逮者以瓶汲水與之，謙且飲且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漸隱。逮者驚曰：「汝無然，吾輩皆坐汝死矣。」謙曰：「無害汝，但以瓶至御前，暨至御前，上問之，輒於瓶中應如響。」上曰：「汝出見朕，朕不殺汝。」謙對臣有罪不敢出，上怒擊其瓶碎之，片片皆應，終不知其所往。自是不復見，移檄四方訪之，竟不能得。

劉伯溫嘗與敬賦吳山泉石歌，張三丰顯其所繪蓬萊仙奕圖則

類左慈
雙挽杖

所載冷敬敬事與漢左慈絕相類，似涉誕幻，然觀其人固有仙風道骨，且事蹟散見於震澤長語諸書，則其事固不可謂無也。

徐王於太祖

有甥舅之誼，因無嗣，立廟於太廟之東，歲時致祭，情亦厚矣。

暈音

太祖以遼東新附人心未安，非大為之防，慮甚切。

立徐王廟於宿州，王姓馬，高皇后父也。后正位宮闈，乃追封為王母鄭氏，為徐王夫人，以無他繼嗣，乃立廟於太廟之東。歲時致祭，既而上以稽諸典禮，古無其義，於是乃命有司，即王所居州鄉立廟，設祠祭署，每歲春秋奉祭。○置定北遼都衛指揮使司，以馬雲葉旺為都指揮使，先是遼陽劉益既來降，授官未幾，故元平章洪保保馬彥暈共謀殺益，其右丞張良佐左丞房昂擒彥暈殺之，保保走，故元將納哈出營遼東之衆，因推良佐等權衛事，良佐遣使械送殺益遺黨平章八丹知院僧兒等至京，且言本衛地方遼遠僻處海隅，肘腋之間皆為敵境，乞留朝廷所遣斷事官立鎮撫軍民，上以立與良佐昂俱為遼東指揮，既而本衛又奏言納哈出據金山，擾邊為患，乞益兵為備，上以遼東新附人心未安，非大為之防，無以保固疆圉，杜絕侵軼，於是乃置都衛，以雲與旺為都指揮，總轄遼東。

太子占五口此點是月而已充宗

諸衛軍馬鎮禦時遼東反側尚多雲等由登萊渡海頓兵金州招降故元
叅政葉廷秀攻走平童高家奴送進至遼東完城繕兵嚴設守備一方遂
安。○八月上手書問劉基以天象事其條谷上言以為雪霜之後必有
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上以其書付史館或有言殺運三十年
未除者基曰若使我當國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謹按殺運直至永樂
靖難後始除

南番暹羅國王叅烈昭毘牙渤泥國王馬謨沙三佛齊國王哈喇禮入刺
卜各遣使臣奉金葉表文來朝貢。○日本國王良懷遣使朝貢。○守禦北
平華雲龍統兵至雲州緝知故元平童僧家奴營于牙頭夜分精兵襲之
突入其營擒僧家奴盡俘其士衆駝馬復至上都大石崖攻克劉學士等
寨擊敗驢兒國公於高州武平虜衆悉北奔又遣指揮孫叅等領官軍口
北招諭故元惠王伯都不花儲王伯顏不花宗王伯帖木兒太尉蠻子等

太祖之於劉
基運籌決
勝為謀臣
第一雪霜
之後必有
陽春國威
已立宜濟
以寬基乃
至言笑

諸番
朝貢

重雲龍
破虜

封昇為
歸義侯

并部下將士悉降獲金寶二金印一金字團牌九銀字團牌二皆送京師
上喜賜伯都不花等第宅幃幔什器衣服有差。○明昇及其官屬至京朝
見制赦其罪封昇為歸義侯賜居第京師上親製平西蜀文以紀傳慶
二將之功。

謹按草木子記後以海舟載明昇及歸德
侯陳理往高麗飄然入於海矣。

太祖禁奏祥
瑞令奏災
異亦天下
之明君也

正十月上謂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禎祥則
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常命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報聞尚慮
臣庶罔體朕心遇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而不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
中書其行天下遇有災變即以實上聞。○平蜀諸將班師還京論功賞傳
友德廖永忠各白金二百五十兩彩緞二十表裏餘將士各有差以楊璟
無功不賞又詔汪興祖以有過從征沒於王事仍授以原封侯爵賜鐵券
子孫世襲。○是年彩鳳喜雀交集於殿廷上不以為意而生驕心惟兢

彩鳳喜
雀交集
殿廷

太祖不
重刑亦
好生仁
民之君

不用
商韓
之法

招諭元
朝遺孽

兢業業以畜維國家耳。○五月上與廷臣論刑罰。御史中丞陳寧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上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衆。鈎索下情而巧偽必滋。夫壘石之岡，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金鐵之溪，水非不清，而魚鱉不生。古人立法置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書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頭抽脇之刑，秦夷之誅，而圜圍城市，天下怨叛。所謂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寧慚而退。

正 壬子 洪武五年

正月 上以天下一統，惟雲南為故元遺孽。梁王把匝剌瓦爾密所據恃遠弗臣，遣翰林侍制王禕行參政吳雲持詔往招諭之。○廣西右江諸州蠻寇叛亂，命江陰侯吳良為征南將軍，帥師討平之。○發兵戍遼東，命靖

清海吳
禕進餉
遼東

海侯吳禕總舟師數萬，由登萊轉運以餉之。○後召用薛顯，上謂丞相

汪廣洋曰：永城侯鐵券便造與之，券成。上給賜顯授開國輔運，推誠宣

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永城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議征沙漠

上謂諸將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其一歷代傳國璽在胡，未獲其

二統兵。王保保未擒，其三前元太子不知音問。今遣汝等分道征之。於是

命大將軍徐達總中道兵，湯和等副之出。大同趨和林，宋國公馮勝為征

西將軍，傅友德、陳德為副，總西道兵出臨洮，攻甘肅。曹國公李文忠為征

虜前將軍，顧時、韓政、曹良臣為副，領東道兵出北平，攻上都。每路兵十餘

萬，共四十萬。○徐達等兵入沙漠，糧運不繼，師疲而還。馮勝等遇元岐王

兵於別力篤山，力戰敗之，斬首數千級。西取甘州，趨西京，敗元將失刺罕

之兵於永昌，又敗元兵朵兒只巴於虎刺牢口，獲羊馬駝共十餘萬。進拔

肅州，平元章不花戰死，降太尉瑣納兒等，獲馬萬疋，至瓜沙州，敗其守將

歷代傳國璽
未獲統兵
王保保未
擒前元太
子不知音
問太祖慮
此三者意
深遠矣

馬勝之兵奮
入於元勢
如破竹元

將不度時
勢敗與之
戰是魚蝦
共蛟龍聞
矣不知量
也

馬中
流矢

馬足跑地泉
水湧出以
救三軍天
之羽翼我
太祖也至
矣

獲羊馬二萬取亦集乃路敗俞寶立勝等分布戍守扼塞關塞而還。○李
文忠等兵擣**應昌**進可溫河至哈刺奔來虜連遁去。文忠曰兵力神速千
里襲人難多重負。乃留韓政駐輜重於驢駒河。令士卒各持二十日糧。兼
程並進至土刺河。元將哈刺張蠻子列騎以待。文忠督兵與戰。馬中流矢
下。馬持短兵接戰。部將李榮以所乘馬授之。文忠得馬氣益厲。遂力戰虜
却。追至**騁海**。虜來益眾。文忠據險為寨。示以單弱。虜疑有伏。遁去。軍還失
故道。乏水渴死者眾。文忠患之。至哥兒麻思出野。尋水脉。忽所乘馬以足
跑地。泉隨湧出。三軍賴之。乃為文殺牲之祭。顧時與文忠分道入**沙漠**。迷
失道糧。且盡。遇胡兵士卒疲乏不能戰。時奮厲獨引麾下數百人。躍馬大
呼衝擊。胡兵敗走之。遂掠其輜重牛馬。還士卒復大振。曹良臣至阿魯渾
河。孤軍深入與虜戰。沒事聞。上痛悼之。追封安國公。塑像祭於公臣廟。
○三月給僧道度牒。令僧道錄司造周知冊。頒行天下寺觀。凡遇僧道即

三征
克
洞
良
大
肖
祠
廟

征
克
洞
良
大
肖
祠
廟

禎祥
寔由
聖德

對冊其父兄籍告度日月如有不同即為偽僧。○令山南比平河南山
東各造獨轆車一千八百兩。以備軍用。○夏張州一十八洞及九溪九渡
水米坪散毛柿溪等洞蠻夷作亂。連結相扇。侵掠旁郡。命衛國公鄧愈為
征南將軍。楊璟為副率兵討平之。凡克四十八洞。○復命江陰侯吳良率
寶慶衛指揮胡海等征銅鼓五開潭溪漕滴騰浪篤莫洪州古州等處蠻
寇。誅其首惡。撫其餘黨。使復業。凡平峒寨一百餘所。皆編戶附籍。自是溪
洞蠻夷畏威懷德。輸租稅奉法令。地方遂安。○五月上以海內宴安。思
化民俗。以歸于古。乃詔各有司舉行鄉飲酒禮。○六月**句容**縣民獻嘉瓜
二。同蒂而生。禮部尚書陶凱奏曰。禎祥實由聖德。上曰。朕寡德不敢當
之。且草木之祥生於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與。若盡天地間時
和歲豐。乃王者之禎也。○秋琉球國瑣里國各遣使朝貢。○十月詔免應
天太平寧國鎮江廣德今年秋糧。○十二月內使奏增飼虎肉。上曰。養

太祖不費肉

太平寧國鎮江廣德今年秋糧。○十二月內使奏增飼虎肉。上曰。養

以飼虎與
庖有肥肉
廐有肥馬
率獸食人
者異矣

吳禎督
餉足邊

太祖不以
得地為喜
崇德意也

江廣洋
柔姦怠
政

太祖選士於

牛以供耕作。養馬以供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以飼之乎。命以虎送光祿。他禽獸悉縱之。○以宋濂為太子贊善大夫。先是濂坐失朝降編修。改司業。又坐考祭孔子禮違慢。謫安遠知縣。未幾召為禮部主事。遂擢是職。○靖海侯吳禎還京師。先是禎督餉定遼。盡收遼東未附之地。至是還。上曰：海內悉歸版圖。固可喜。亦可懼。禎曰：陛下威德加於四海。復何憂。上曰：君天下者在德。不在地。今之天下。即元之天下。地非不廣。而元主荒淫。國祚隨滅。可不懼乎。禎對曰：聖慮深遠。臣慮不及此。

正癸丑 洪武六年

正月置六科給事中。掌叅駁糾劾之事。○徵孔克表為翰林脩撰。克表溫州平陽人。孔子五十五代孫也。博學篤行。前元至正戊子進士。○黜丞相汪廣洋為廣東行省叅政。以柔姦怠政也。後竟賜廣洋死。詔天下鄉貢舉人罷會試。開文華堂於禁中。命選舉人年少質美者肄業其中。河南解

太祖詔桂彥
良以治道
天下賢君
也桂彥良
對以道在
正心等語
賢臣也明
良合德天
下不足平

知彥良受

額內選張唯等四人。山東解額內選王璉等五名。并各省共十七名。

此之隆有如此

饌士於禁中

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賦詩。稱旨皆擢翰林院編脩。命入堂中讀書。詔儒臣桂彥良宋濂分教之命。光祿日給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迭為之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時賜白金鞍馬。寵錫甚厚。又選成均之秀入武英堂。俾練習政事。蔣學方徵彭通。宋善王惟吉等皆拜給事中。○桂彥良浙之慈溪人。被薦召為太子正字。入侍大本堂。上嘗從容諮以治道。彥良對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期也是以君人者。將忿怒是務去。時上懲元氏以寬縱失天下。立法甚嚴。臣民有犯必誅。無輕貸者。蓋即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之意。上謂彥良曰：法數行而數犯柰何。對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他日彥良侍。上曰：卿何官。曰：正字。上曰：卿帝者師也。又一日謂彥良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

太祖暫停科
率急於德
行亦重本
意也

昭釜錄

太祖所諭皆
急於求賢
誠治天下
之根本高
宗文王美
於前而我
太祖亦美
於後矣

太祖
遠聲

宋濂劉基 上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彥良受知於上如此。○命
宋濂等類編歷代藩王事跡。名曰昭釜錄。以示諸王。○詔科舉暫且停
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文。藝次之。○大軍出鴈門西北。巡
長城外。傅友德為前鋒。虜聞之。絕塞而遁。追獲故元平章孛羅帖木兒。○
七月。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諭之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賢。恒
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
而皇皇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為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為
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以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以其有
賢人而為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文藝德行之足稱者。宜令有司採舉
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是年徐州人一產生三子。聰明
特達。報聞於上。上令光祿每月給以衣食。然此亦見上之愛惜人才。
處。○上謂儒臣詹同曰。朕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其為害甚于鴆毒。前代

相

色于
理欲
大節
極見
得到

胡惟庸誣害
劉基非太
祖之明不
能大功於
外而成混
一之業哉
看未此禽
獸當日太
祖何不殺
之

惟庸誣
害劉基

人君以此敗亡者不少。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為迷惑者
幾人。况創業垂統之君。為子孫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陛下此言
乃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奪誠意伯劉基祿。先是基言於
上。溫處之間有地。曰談洋。僻絕富險。民多負販私鹽。卒逃遁為梗。宜設
巡檢司蒞之。基又言。郡縣豪猾。吏當治使其子。璉奏上三事。皆不先關白
中書。時胡惟庸行丞相事。恨之。適有旨逮豪猾。吏惟庸乃使刑部尚書吳
雲。怵吏誣基善祖地。以談洋踞山面海。有王氣。欲圖為墓地。民弗與。則建
立司之策。以逐其家。遂為成案。以奏。上下之有司。惟庸請加以重辟。又
欲逮基子璉獄。上皆不聽。惟奪基祿而已。既而基入朝。謝恩。遂居京師。
不敢歸。○以臨江侯陳德為總兵。節制諸軍。仍出塞外。敗虜兵於三岔。擒
偽樞密失刺罕等七十餘人。師還聚陝西。秋師再出。合戰於則刺河。大敗
其衆。斬首六百。級擒偽僉樞忻都等五十四人。○七月。以左丞胡惟庸為

李卓吾批點皇明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三

編為
辨奸
錄分
賜諸
王

太祖慮軍士
疾苦不忍
其飢寒各
賜水米有
一民之寒
由已寒之
一民之飢
由已飢之
意也

右丞相右丞陳寧為御史大夫。○真臘國王忽兒那遣使來朝貢。○命宋
濂搜萃歷代姦臣之蹟，編為辨姦錄，分賜太子、諸王。○八月，命詹同、宋濂
等纂脩大明日曆。○詔西番吐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受職，賜
印，俾因俗為治。以故元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為熾盛佛寶國師，分設烏思
藏、其朶衛二都指揮使司，自指揮宣慰、招討等司及萬戶府千戶所，凡三
十六處，以官其酋長。自是番僧有封為灌頂國師及化善王、闡化王、正覺
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印章，誥命頒其人，皆間歲朝貢。○九月
賜臨濠造作軍士衣米，諭中書省臣曰：憂人者常體其心，愛人者每惜其
力。朕嘗親軍旅，備知其疾苦，凡有興作，未免資軍民之力。土木之功，亦甚
難集。朕進一膳，即思天下軍民之饑服一服，即思天下軍民之寒。今臨濠
造作之士，宜加給米五斗，衣一襲，使不至饑寒也。○詔禁四六文辭。先是
上命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為法者，遂以韓愈賀兩表、柳宗元代柳

太祖詔儒臣
正文休欲
其簡不欲
其煩欲其
寔不欲其
華即孔夫
子辭達而
已矣之意

禁用四
六對偶

詔釋經註亦
太祖嘉惠
後學明經
取士之意

公綽謝表進。上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頒為天下式。諭群臣曰：唐虞三代
典謨訓誥之辭，質實不華，誠可為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為近古。晉宋間
文體日衰，駢儷綺靡，而古法蕩然矣。唐宋名儒輩出，雖欲變之，而卒未能
近時若詔誥章表之類，仍蹈舊習。朕嘗厭其彫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為
浮文所蔽。其自今凡誥諭臣下之辭，務從簡古，以革弊習。爾中書省宜播
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

謹國初凡在外司府州衛等衙門所進表箋，皆令學官為之。當時以
聲音字樣犯嫌，諱而被誅者甚多。後來遂令翰林撰為定式，如
聖節冬至正旦賀表之類，臨時惟書膳以進而已。其他如謝除官謝頒
賜表之類，一切革去，不用以省繁文，至今便之。

正詔翰林脩撰孔克表、御史中丞劉基、秦府紀善林溫，以恒言註釋群經時
上留心經籍，以為經之不明，傳註害之。傳註之害，在乎辭煩而旨深，乃詔
克表等取群經要言，析為若干類，以恒言釋之，使人皆得通其說，而盡聖
賢之旨意。又慮諸儒臣未達註釋之義，親製論語解二章，以賜。俾取則而

爲之克表等承詔釋四書五經以上賜名曰辟經類要

太祖看書議論英發不蘇故常正在此處

謹按 順天日錄云 高廟看書 談論英發 不襲故常 每排朱文公集 註常呼爲宋家迂濶老儒 因講論語 夷狄之有君 不如諸夏之無也 辨曰 夷狄禽獸也 無仁義禮智之道 孔子蓋謂中國雖無君 長人亦知禮義 勝於夷狄之有君 長者 宋儒乃謬謂中國之人 不如夷狄 豈不謬哉 又講攻乎異端 斯害也已 辨曰 攻是攻城之攻 已止也 孔子之意 蓋謂攻去異端 則邪說之害止 而正道可行也 宋儒乃以攻爲專治 而欲精之爲害也 甚豈不謬哉 聖祖說經 簡易明白 如此

太祖詔儒臣更定律法 務求至常 有出死入生之意 典秦酷法 刑民者不類矣

十月京師虜爲邊患 都指揮宋晟帥兵討之 迨至亦集乃之地 斬其渠帥也 速兒擒斬 其部落甚衆 又招降偽國公吳把都等 萬八千人 ○李文忠將兵屯代縣 出朔州 擒元太尉伯顏不花 ○命刑部尚書劉惟謙及宋濂等更定大明律 先是 上念律令尚有輕重失宜 有乖中典 命儒臣同刑部官講唐律 日寫二十條 取進止 擇其可者 從之 其或輕重失宜 則親爲損益 務求至當 至是復有是命 十一月律成 宋濂撰表以進 ○潞州遣官貢人參 上謂之曰 朕聞人參得之甚艱 豈不勞民 今後不必進 如用當

一本作洛

尺

禁止貢獻

太祖令大原勿進葡萄酒 之惡言酒一類也

王禕所諭故元雲南主之言表 忠義不屈 之節垂於千古

鐵 天兵 下征

遣人自取 因謂省臣往年金華進香米 朕命止之 遂於苑中種田數十畝 每耕耘割穫之際 親往觀之 足以自適 及計所入 亦足供用 朕飲酒不多 太原進葡萄酒 自今亦令其勿進 國家以養民爲務 豈以口腹累人哉 嘗聞宋太祖家法 子孫不得於遠方取珍味 甚得貽謀之道也 ○十二月故元雲南梁王殺我使臣王禕 吳雲等 先是禕奉詔至雲南 見梁王君臣諭之曰 皇上聰明神聖 隆起大業 作君萬邦 皆天命人心之所歸 惟爾有衆 僻在西南 久阻聲教 故遣使者來諭 意今能祇若明命 亟奉版圖 歸職方 則天地一民 安堵如故 高爵厚祿 身名俱全 柰何欲以一隅爲中國抗哉 不聽 館於別室 數日 又諭曰 予將命遠來 非爲身謀 朝廷以雲南有萬生衆 不欲殲於鋒刃 曾不聞乎 元經解紐 陳友諒據荊湖 張士誠據吳會 陳友定據閩關 明王瑄據全蜀 天兵下征 不四五年 悉膏鐵鉞 惟爾元君北走 以死擴廓帖木兒之屬 或降或竄 曾無用武之地 不煩一刃 而

李古字北帖是月用已充宗

天下大定當是時先服者賞後者優及宗乃今自料勇悍強橫孰愈陳張
二地甲兵孰愈中國度德等義孰愈天朝推亡固存孰愈天命天之所廢
孰能興之不然。皇上命將將龍驤百萬會戰於昆池爾猶魚遊釜中不
亡何待時梁王君臣相顧駭服已有降意改館禱等厚待之會故元太子
自立於沙漠遣使脫脫微糧雲南且欲連兵以拒我脫脫覘知梁王有二
心因以危言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禱知不免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
兵夕至矣遂與副使吳雲俱被害續是年有一夥人長八九尺相貌奇怪
上不問其何處人恬然不以為介意及後群雄消落元君遠遁天下混
一乃知天兵助捷而興大明。

梁王之殺士
禱乃脫
以危言逼
梁王殺之
也王禱死
心雖然復
何憾

王禱死

親記閣
江樓

正甲寅洪武七年

謹按

王子克有濟世之才不獨文名而已使柄政事業當有可觀不幸
厄於雲南弗獲展其志君子惜之

春建閣江樓於京師之獅子山山在金川門內。上昔屯兵立黃赤二幟

四征北

上巡幸
中御

李文忠佐太

祖起義兵
平定廣浙
追逐北虜
封曹國公
追封岐陽
王謚忠武
尚像功臣
祠配享太
廟

破陳友諒之所也樓成。上親為之記。○命曹國公李文忠總兵北伐文
忠駐代縣遣將各出至三不刺者擒其平章陳安禮木屑飛至順寧陽門
者斬其將珍珠驢至白登者俘其國公孛羅帖木兒。○四月。上巡幸中
都改中立府為鳳陽府徙府治於新城賜名鳳陽者以其鳳凰山之陽也
○五月詹同宋濂等纂脩大明日曆成凡一百卷又擇言行之大者為皇
明寶訓五卷。○七月李文忠領兵攻太寧高州大石崖克之斬故元宗王
朵朶失里擒承旨百家奴八月師至豐州擒胡官十二人部眾百餘人馬
駝牛羊以萬計魯王敗走追斬之獲其妃蒙哥及其金印并斬其司徒答
俊海平章把都知院忽都等。○海上倭寇有警命靖海侯吳禎率沿海各
衛兵出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人船俘送京師。○時有人上書言鎮守此

平淮安侯華雲龍之過者。上命都督何文輝代之雲龍回京卒葬以

侯禮。○九月成穆孫貴妃薨詔禮官翰林考定禮儀皆云父在為母服杖

期若庶母則無服。上以為不近人情。命諸儒臣編考諸書以報於是

太祖親定服

制不加厚
而不薄其
親者其賜
名曰孝慈
錄信哉

太祖徙民實

鳳陽亦通
交宜民之
術也

禎

甘露
屢降

太祖嘗大亂

之後詔恤
軍民有文

上親定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眾子為庶母皆齊衰
杖期。五服亦稍有升降。編輯成書使內外遵守。名曰孝慈錄。上自序之。
○十月命徙江南民十四萬以實鳳陽。上謂太師李善長曰。濠州吾鄉

里。兵革之後。人煙稀少。田土荒蕪。天下無田耕種。村民儘多。於富庶處起
數十萬散於濠州鄉村居住。給與耕牛穀種。使之開墾荒田。永為已業。數
年之後。豈不富庶。遂移江南民十有四萬詣鳳陽。命官監墾田畝。以善長

同列侯吳良周德興等總督之。○十一月甘露降於鍾山。劉基作頌以獻

謹按

劉基甘露頌稱洪武四年。十月甘露降於鍾山。沾潤草木。若若疑
脂五年十一月又降。今年仍降如初。帝德動天。至祥連年屢降

詔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數。生者備歷艱辛。已有年矣。朕起布衣
削群雄。定禍亂。改元洪武。今紀七年。但才疎德薄。日夕慮。上帝有責。思

王加惠旁
之遺意

經兵

妻寡
子幼

父南
子北
太祖
兩不
忍者

之再三。惟兵後苦殃者。朕失撫養存恤。蓋軍士為朕開拓疆宇。奮不顧身。
沒於戰場。尸不至家。魂無所依。父母年高。妻寡子幼。一旦拋棄。至今不能
存活。此朕之過也。民間今年避難。父南子北。至今不能會聚。奉養者有之。
亦朕之過也。興言至此。實可憫傷。今詔天下有司。各各具名以言。朕當會
居存養。使不失所。

如我聖

莊誦此語。即大禹飢溺由已之心。即文王發政施仁之心。即一夫
不獲。時予之辜。幸之心。歷考三代而降人君恤念困窮。惠鮮寡寡無

太祖官功臣

庶子者尤
推恩以廣
仁也。豈特
嫡子承祭

而受享已
即其所待
庶子者抑
又厚矣

官功臣。庶子誥曰。古者爵有功。官有德。則爵分五等。其於世食祿者必宗
子。承之庶子。則庶人也。朕於洪武三年。定功行賞法。前王之制。今已數年。
暇中秉鑑。窺形貌。已蒼顏皓首矣。靜思曩者。髮烏氣壯。當群雄擾攘之秋。
披堅宵晝。提三尺之鋒。鉞帥六軍。而四出其野。宿風殲與。諸功臣立命於
白刃之杪。麤戰於猛士叢中。其患難之苦。朕備知之。且朕有天下。諸子皆

官功臣
庶子九
太祖之
加惠者

封王爵立國方隅惟功臣庶子未有所得古者宗子承之而食祿其後庶子無所存活者有之所以朕為諸功臣庶子慮恐後無依故勅中書都府皆爵以流官倘後有能捍大患而禦姦侮則功入世襲不在流官數或內有不恭而怠事者則律如憲章

乙卯洪武八年

太祖下詔恤
養窮民其
念民瘼也
至天下安
能不一
人心安能
不歸附

正月命中書省行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糧無所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愛養之昔吾在民間目擊其苦鰥寡孤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如此者宛轉於溝壑可坐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於代天之工亦不能盡也爾等為吾輔相當體朕懷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也○三月命御史臺選國子生分教北方諭之曰致

王政大要教
養而已太

相於少春
之後即還
太學諸生
俾往北方
分教其詳
孔夫子既
富而教之
意典

化民
善俗

治在乎善俗善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為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為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不知學欲求多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大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人材可興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時上以為天下既已安輯而化民善俗之道猶有未備乃下詔郡縣凡閭里皆啟塾立師守令以時程督之於是雖窮居僻壤莫不有學

建曰天生蒸民立之司牧惟教與養二者為急此事以觀自三代而隆教養善書未有如我聖祖者矣

太祖詔務農

桑學校深

帝王治天

下之真筌

自三代以

來未之有

改也

詔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道理之原朕嘗設置有司頒行條章使敦篤教化務欲使民豐衣足食理道暢焉何有司不遵朕命往往給由赴京者皆無桑株數目學校緣由甚與朕意相違特勅中書令有司今後敢有無農桑學校者論擬違制民有不奉天時而負地利者如律究焉○德慶侯廖永忠坐累卒

計謀

千古名將

吳會服國而擒友定靖。兩廣而縛明昇降。玉破國於指顧之間。斬將。未忠論功當封公。太祖謂其使所善儒生寬朕意。何以邀封爵。止爵。為侯而終復獲譴。以沒其所以居功者。未盡善與。

劉基臨卒

遺囑無非欲太相。傷德省刑。寬疾並用。以因社稷。耳若惟庸。奸臣不足道矣。

四月誠意伯劉基卒。先是。上欲相胡惟庸。基以為不可。既而。上克相。胡惟庸。基大感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因憂。憤舊疾愈增。時惟庸潛蓄姦謀。深惡基。乃遣醫視疾。飲其藥。二服。有藥積。腹中如卷石。基以白。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上御製文一通。遣使送基還家。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未卒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其子。璉。使俟服闋即進之。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謂次子仲璟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奉遺表無益也。日後。上必思我。待有問當密為我奏。其畧以。為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為政寬猛。當如循環耳。幸聖主留意。基劉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

改

以劉基擬子房

太祖待基。稱先。而。不。名。尊。之。至。也。獨。怪。不。信。基。而。竟。任。惟。庸。為。相。卒。至。於。敗。余。以。太。祖。亦。有。失。也。

太祖凡事尚

朴不尚粉飾。苑樹荒下遊觀之主不同矣。

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上天威嚴重。惟基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於中。上亦甚禮基。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基密為救解。而免。又以文章為當代首。稱云。所著有柳離子。覆瓿。集。寫情集。犁眉公集。○時丞相胡惟庸專恣。以禮部員外郎吳伯宗劉直。不屈。惡之。坐事出之。鳳陽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斥胡惟庸罪過。不互獨。任以政。恐滋久為國大蠹。辭甚切直。上覽其奏。即召還。○九月。詔解建大。內宮殿。上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宮室朴素。後世窮極奢麗。習尚華靡。去。古遠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華麗。凡雕飾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堅。壯可傳永久。使吾後世子孫。守以為法。至於臺榭苑囿之作。勞民費財。以。事遊觀之樂。朕決不為之。其勅所司。如朕之志。○十一月。甘露降於員位。青松之上。待。上詣齋宮。省視壇場。親觀甘露凝脂。懸垂上下。有若明珠。命採而嘗之。入口甘如飴。詔諸臣從行者。共採食之。儒臣咸獻歌詩。以。

時

太祖不以甘
露之瑞為
祥即著其
露論以示
群臣深得
保治之道

著甘
露論

常

遼東馬雲葉
旺等諸將
計敗虜兵
似虎驅羊
逃之必矣
敢與我敵
乎

頌德。上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而不戒。祥未
必皆吉。觀妖而能懲。妖未必皆凶。蓋聞災而懼。或蒙見休。見瑞而喜。或以
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脩省之不
暇。豈敢以此為已所致哉。因著其露論以示群臣。○發罪人工役屯種於
鳳陽。令各處人民雜犯死罪者免死。工役終身。徒流者照年限工役。其官
吏受贓及犯私罪當罷職者。發鳳陽屯種。犯流罪者。鳳陽工役一年。然後
屯種。○十二月故元太尉納哈出入寇遼東。都指揮馬雲葉旺知其將至。
命蓋州衛指揮吳立等嚴兵城守。虜至堅壁勿與戰。及納哈出至見城中
備衛嚴不敢攻。乃越蓋州城徑趨金州。時金州城池未完。軍士寡少。指揮
王富常勝聞虜至。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
將乃刺吾自恃其驍勇。率騎百餘。徑至城下挑戰。城上發弩射之。乃刺吾
被傷悶絕。遂獲之。虜勢大沮。納哈出慮援兵且至。引兵退走。以蓋州有備。

經
沿

遼東諸將
將計敗
虜兵

河

遼東諸將如
漢陳平等
之流虜兵
見之且落
胆笑何待
戰

亡元之
兆見於
紅雨之
下

不敢徑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沿林河道歸葉旺策其將退。先移兵林河
自連雲島至窟駝塞十餘里。緣何疊水為牆。以水淋之。經宿皆凝。冰隱然
如城。藏釘板於沙中。設陷馬穿於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捲旗伏兩山
間。戒以聞砲即豎旗。令指揮周鶚等各肅兵以俟。四顧寂寞矣。已而虜兵
至。旺等俟其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雷動。矢石雨下。
虜駭倉皇北奔。趨連雲島。遇冰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穿中。遂大潰。馬雲亦
於城中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戮虜人馬及凍死者甚眾。旺等復
乘勝追至。猪兒峪獲其士馬無算。納哈出僅以身免。續是月天下紅雨三
日。下泡連夜。直至胡元北走方定。

丙辰洪武九年

春遣使齎勅獎勞遼東諸將。擢馬雲葉旺並為都督僉事。○三月詔免河

南北平山西陝西浙江江西福建湖廣等處安慶揚州徽州池州等郡今

太祖遣使齎

勅獎勞亦

漢高封雍

齒之意

太祖諭湯和等防邊等無遺策其見如神

斬將奪關大敗元兵進克州縣威聲大震傳將軍其壯哉

太祖擢宋濂為學士待之甚厚守之官其子

孫世享其極亦偉哉優寵宋濂

太祖下詔求言亦虛心之主也訓導葉居昇上萬言書太祖怒其疎間骨肉係死於獄此典洛陽賈生輕言取禍同一類也是誰之過與居昇上萬言書

年稅糧。命中山侯湯和、潁川侯傅友德等帥師往延安，備元逋臣伯顏帖木兒。上諭和等曰：自古重邊防，邊安則中國無事，而四夷可以坐制。

會延安地遙西北，與胡虜接境，虜人聚散無常。若邊防不嚴，即入為寇。待其入寇而後防之，則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故常令邊將嚴為之備，復恐久而懈惰，為彼所乘。今特命卿等率眾以往，眾至邊上，常存戒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矣。○湯和等至延安，伯顏帖木兒請和。上命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兵以備之。四月，伯顏帖木兒果犯邊，友德設伏大破之，獲士馬輜重無算。○六月，以宋濂為學士，承旨諭之曰：朕以在衣為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以子璫為中書舍人，孫慎為儀禮司序班。復以濂艱於行步，選良馬以賜之。上親作馬歌，詔群臣咸作之，以寵輝焉。濂素寡飲，嘗侍宴，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

一章以賜，仍命群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如此。

御製文集語文有曰：爾濂雖情通古今，惜乎臨事無為，每事牽制，弗決。若使檢閱則有餘用之於施行，則其有不足然方今儒者以文如卿者甚少，朕念卿相從久矣，特受卿翰林學士，承旨爾宜懋哉。聖誥如此，蓋不以所長掩所短，不以所短棄所長也。

時欽天監奏五星紊度，日相刑，下詔求言。於是山東布政使吳印、海州學正曾秉正、監察御史孫化、刑部主事茹太素等皆應詔上書陳言。

上擇其可行者施行之。吳印、鍾山寺僧也，有文學。上親選命，玄髮拜官，經授方面，寵之甚厚。所言多從。○時又有山西平遙訓導葉居昇、字伯臣，乃上言三事，尤切直云：居昇游之寧海，人聞詔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易見而為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為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即為萬言書言三事，其畧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繁也。今四方已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大治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畜治難矣。答杖徒流死，今之五

章以賜，仍命群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如此。

御製文集語文有曰：爾濂雖情通古今，惜乎臨事無為，每事牽制，弗決。若使檢閱則有餘用之於施行，則其有不足然方今儒者以文如卿者甚少，朕念卿相從久矣，特受卿翰林學士，承旨爾宜懋哉。聖誥如此，蓋不以所長掩所短，不以所短棄所長也。

時欽天監奏五星紊度，日相刑，下詔求言。於是山東布政使吳印、海州學正曾秉正、監察御史孫化、刑部主事茹太素等皆應詔上書陳言。

上擇其可行者施行之。吳印、鍾山寺僧也，有文學。上親選命，玄髮拜官，經授方面，寵之甚厚。所言多從。○時又有山西平遙訓導葉居昇、字伯臣，乃上言三事，尤切直云：居昇游之寧海，人聞詔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易見而為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為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即為萬言書言三事，其畧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繁也。今四方已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大治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畜治難矣。答杖徒流死，今之五

章以賜，仍命群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如此。

御製文集語文有曰：爾濂雖情通古今，惜乎臨事無為，每事牽制，弗決。若使檢閱則有餘用之於施行，則其有不足然方今儒者以文如卿者甚少，朕念卿相從久矣，特受卿翰林學士，承旨爾宜懋哉。聖誥如此，蓋不以所長掩所短，不以所短棄所長也。

時欽天監奏五星紊度，日相刑，下詔求言。於是山東布政使吳印、海州學正曾秉正、監察御史孫化、刑部主事茹太素等皆應詔上書陳言。

上擇其可行者施行之。吳印、鍾山寺僧也，有文學。上親選命，玄髮拜官，經授方面，寵之甚厚。所言多從。○時又有山西平遙訓導葉居昇、字伯臣，乃上言三事，尤切直云：居昇游之寧海，人聞詔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易見而為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為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即為萬言書言三事，其畧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繁也。今四方已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大治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畜治難矣。答杖徒流死，今之五

章以賜，仍命群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如此。

御製文集語文有曰：爾濂雖情通古今，惜乎臨事無為，每事牽制，弗決。若使檢閱則有餘用之於施行，則其有不足然方今儒者以文如卿者甚少，朕念卿相從久矣，特受卿翰林學士，承旨爾宜懋哉。聖誥如此，蓋不以所長掩所短，不以所短棄所長也。

時欽天監奏五星紊度，日相刑，下詔求言。於是山東布政使吳印、海州學正曾秉正、監察御史孫化、刑部主事茹太素等皆應詔上書陳言。

上擇其可行者施行之。吳印、鍾山寺僧也，有文學。上親選命，玄髮拜官，經授方面，寵之甚厚。所言多從。○時又有山西平遙訓導葉居昇、字伯臣，乃上言三事，尤切直云：居昇游之寧海，人聞詔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易見而為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為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即為萬言書言三事，其畧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繁也。今四方已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大治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畜治難矣。答杖徒流死，今之五

章以賜，仍命群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如此。

御製文集語文有曰：爾濂雖情通古今，惜乎臨事無為，每事牽制，弗決。若使檢閱則有餘用之於施行，則其有不足然方今儒者以文如卿者甚少，朕念卿相從久矣，特受卿翰林學士，承旨爾宜懋哉。聖誥如此，蓋不以所長掩所短，不以所短棄所長也。

時欽天監奏五星紊度，日相刑，下詔求言。於是山東布政使吳印、海州學正曾秉正、監察御史孫化、刑部主事茹太素等皆應詔上書陳言。

上擇其可行者施行之。吳印、鍾山寺僧也，有文學。上親選命，玄髮拜官，經授方面，寵之甚厚。所言多從。○時又有山西平遙訓導葉居昇、字伯臣，乃上言三事，尤切直云：居昇游之寧海，人聞詔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易見而為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為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即為萬言書言三事，其畧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繁也。今四方已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大治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畜治難矣。答杖徒流死，今之五

章以賜，仍命群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如此。

御製文集語文有曰：爾濂雖情通古今，惜乎臨事無為，每事牽制，弗決。若使檢閱則有餘用之於施行，則其有不足然方今儒者以文如卿者甚少，朕念卿相從久矣，特受卿翰林學士，承旨爾宜懋哉。聖誥如此，蓋不以所長掩所短，不以所短棄所長也。

治獄求平允

訓導居昇言

詞太狂少

欠規諷其

取怒於太

祖身死於

獄奚疑

始賞罰不準

分封太

修

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得罪。或以職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平允。豈易得哉。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仕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箠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摺摺。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一跌於法。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焚亂之後。緩之則多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令病民之不安。姦邪之不正。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所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禍亂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秦晉周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逸。有事則易

禁人樵牧

借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為患難見者也。書奏。上怒其踈間骨肉。逮

欽刑曹問狀病死獄中。○八月遣官視歷代帝王臨寢。命百步內禁人樵牧。設陵戶二人守之。三年一遣使致祭。○改各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

司。○議將征雲南。命潁州侯傅友德。巡行川蜀。永寧雅播等處。脩治城郭

關梁。於是金筑普定中坪乾溪等寨。酋長皆相率來降。○十月詔改建

太廟。從同堂異室之制。國初立四親廟。德祖玄皇帝廟居中。懿祖居

東第一廟。熙祖居西第一廟。仁祖居東第二廟。至是始定此制。前為

正殿。後為寢殿。九間以一間為一屋。奉安各廟神主。時享歲祫。則設累朝

帝后衣冠於神座而祀之。○吐蕃所部川藏。邀阻烏思藏。使者掠其輜重。

十二月命衛國公鄧愈為征西將軍都督。沐英為副將軍。總兵往討之。

丁巳洪武十年

正月進封湯和信國公。食祿二千石。世襲。○二月學士承旨宋濂致仕歸

議定在制

太祖定議。制亦尊親。敬祖乃仁。人孝子之。用心也。視祭紂之宗。廟弗備。高伯之放。綴不祀。遠矣。

金華○四月鄧愈沐英等至西蕃分兵為三道併力齊入蕃部川藏覆其

巢穴窮追至崑崙山斬首不可勝計俘男女一萬口馬五千牛羊千三萬

○命監察御史李鐸往誠意伯劉基家取其觀象玩占天文諸書先是基

子璉遵父命收諸書藏石室中俟服闋上進及鐸至璉即日出諸石室

悉取送官從鐸赴闕言其父遺命上喜欲官之璉以未終制辭甫釋服

即除考功監丞尋兼按察御史復擢江西叅政○始定天地合祀之典先

是郊祀一如周禮冬至祀天於南郊夏至祀地於方澤行之既久風雨不

時天多變異上因覽群議獨斷於衷謂天地猶人父母為子之道致父

母異處安得為孝乃採古明堂遺制即圓丘之舊壇為崇宇名曰大紀殿

并列合祀六宗之神各築壇以從饗每歲正月擇日而行禮焉○秋南菴

淡巴國入貢是年強梁斂跡四夷率服進貢殿廷皆金銀寶貝

獅象異物上悉去之異日不許再貢○九月詔中書省免浙西今年秋

可基子璉承

父命以天

文諸書俟

服闋進上

以不惟遵

亦命之子

亦共佐國

家之令器

也

祀定郊

不許四

夷進貢

異物

獅象

異物

上悉

去之

異日

不許

再貢

糧免秋

治天下者無

逸而後可

逸此語君

古之名言

山河社稷

何愁不承

子孫黎民

何患不享

亦仁君之

大德

糧以去年水災人民艱難故也。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皆莫不以

堊拱無為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孰知治天下者無逸而後可逸朕即

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待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卧不能安席披衣

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

第筆記待旦發遣朕亦不欲暫安但祇畏天命不敢故耳朕言及此者但

恐群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既惰元首叢勝民何所賴書曰功崇

惟志業廣惟勤爾群臣但能以此為勉朕無憂矣○置通政使司掌出納

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以曾秉正為通政使○十月衛國公鄧愈自可

州頒司至壽春愈以疾卒計聞上哀慟追封寧河王謚武順車駕臨奠

親擇視塋地命配享太廟仍肖像祭於功臣廟愈器量宏偉沉毅謙恭

慎密臨大敵而不懼有大功而不矜禮賢下士寬惠愛人所歷廣德宣城

徽嚴饒撫南昌襄陽八郡之民皆懷其德○封沐英為西平侯食祿二千

太祖揮淚臨

奠思良將

亦仁君之

大德

八郡

徽嚴饒撫南昌襄陽八郡之民皆懷其德○封沐英為西平侯食祿二千

濮真死節

濮真剖心死節臨死出言大罵壯哉真也忠義不屈赤心貫日月矣太祖以真子璵即襁褓中封為西涼侯亦報真之殊功耳

五百石子孫世襲。都督僉事濮真征高麗被執不屈死之。真鳳陽人國初從舉義以忠勇被遇有功。歷官都督。至是征高麗被執。高麗王愛其驍勇欲降之。真厲色曰：吾為天朝大臣視爾夷君猶若下風敢以此望我耶？王怒欲兵之。真大罵曰：夷虜爾害吾。吾主必滅爾國。爾不知吾大丈夫有赤心肯爾屈耶？即抽刀剖心示之而死。王初意止欲迫脅真耳。不虞真之死也。真死。王大懼。遣使入朝謝罪。并歸真從行兵士。上曰：濮真當危難秉義不屈。忠義可加。追封樂浪公。謚忠襄。表其門曰：班超群將志邁群英。時真子璵生甫數月。即襁褓中封為西涼侯。以報真功。○有內使以文事內廷者。從容言及政事。上怒責之。即日遣還鄉。終身不復用。諭群臣曰：自古賢明之君。有謀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侍得預謀者。况閣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聲音笑貌。日接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佞僻專忍。其體態也。苟一為所惑而不

康

憲官不許讀書識字

之者。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而階亂者多矣。朕常以為釜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灑掃。不許干預政事。今此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乃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

謹按

傳信錄云。高廟舊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至宣廟始以翰林官教之。於內侍監。二聖之所處。皆有意謂然。以臣之愚。觀之高廟之思患預防。可謂深遠矣。建謂聖祖此諭。曲盡閣寺之情。深得處閣寺之要。乃世聖子神孫宜為一通置之座側。

正四川松江 寺處亦為亂。命御史大夫李王為平寇將軍。帥師討之。

觀心亭成

觀心亭成。上臨幸焉。時宋濂來朝。乃召語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為難。况有事于天地宗廟社稷。尤用祗揚。是以作此亭。名曰觀心。卿為朕記之。傳示永久。

正戊午 洪武十一年

給牙牌以防姦

正月給朝奉文武百官牙牌。懸帶出入。以防姦偽。○李王討松潘。蠻平之。

偽成

置松州衛戍守其地。○北平有警。命信國公洪和率列侯韓政郭興俞通

源黃彬等練兵臨清以聽調遣。○四月命江陰侯吳良督造皇堂於陵

所。上以前所製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不足以為後鑒。乃親製

皇陵碑。備述昔日之艱難以示後世。上微時同里有劉繼祖者。常助其

不給。且助其善地以葬。皇考妣即今之皇陵也。及上得天下。切念

劉之恩。欲報之。而劉已亡矣。追封為義惠侯。妻姜氏為義惠侯夫人。親撰

誥文。具道其事。仍親撰祭文。遣官祭之。○八月南番彭亨國及百花國各

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二國前代皆未嘗通中國。○詔免應天太平鎮

江寧州廣德徽州六郡及長興安吉宜興江陰四縣今年秋糧。○西番姚

州特處戎寇為亂。命西平侯沐英為征西將軍。率都督藍玉王弼金朝興

吳復張龍葉昇謝成章溫周武曹興等統兵征之。首取其朵降其萬戶乞

失迦夷其部落俘獲無算。姚州十八族番首三副使汪哥朵兒只阿烏阿

太祖親製皇

陵碑文不

用儒臣粉

飾是故以

昔日創業

艱難示子

孫不欲其

易視以隆

先業耳

親撰祭

文遣官

以祭

沐英奇謀往

征西番斬

首元計投

降敗走者

不可勝數

英亦人傑

此後封駁

國公子來

公爵宜矣

苗軍作

亂

馬似有

陰助

此與番侯

授書於地

上老人同

一類

下商莽。據納鄰七站之地。英莽進兵擊之。○十一月臨江侯陳德卒。追封

杞國公。續金華由軍作亂。殺恭政胡大海。上痛念之。追封越國公。初

大海未遭難。一日前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炯炯。有光若紅燈。及既薨。敵兵

有犯境者。軍中輒夢大海坐胡床。指麾方畧。儼如生時。或夜見火光遍野

洶洶。若數萬人馬聲。師出輒大捷。似有陰助。○劉誠意基在元嘗為高安

縣佐。縣有一耆老。日造庭下。察基所為。一旦請問曰。予精天文術數。今老

恨無所授之。觀公聰明絕人。器識宏遠。他日當為一代名臣。予書願以相

付。基亟延以受學焉。再旬日。令人召之。則已不知所往矣。此與留侯授書

地上老人絕類。宜其位與王之業先後而一揆者乎。

己未洪武十二年

正月沐英等兵至姚州古城。番酋三副使莽帥衆遁去。我師追擊敗之。斬

磧石州。叛逃士官阿昌七站。士官失納莽。遂於東籠山南築城戍守。既而

沐英大敗西

番志氣不
凡豈不是
定亂良將

夷人多
變詐不
納高麗
之降

太祖以北平
久旱不雨
夏稅秋糧
盡行蠲免
厚德深仁
見矣
太祖以沐英

班師凱旋
之日命功
封爵亦分
封之典當
如是耳

太祖於播種
之時禁奪
農時亦重
農務本之
意也有居
如此何患
民有阻飢

優札致
壯鄉官

番寇引兵來敵我師大敗之生擒三副使并斬俘數萬人獲馬二萬牛羊
橐駝二十萬得納鄰七站之地歸於職方置**沘州**衛設官領兵守之○五

月靖海侯吳禎卒追封杞國公。上親臨奠壘塑像祭於功臣廟○命都

督僉事張赫督遼東海運代吳禎○閏五月勅遼東守將潘敬葉旺曰奏

至知**高麗**龍州鄭白等率男婦來降特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居海

隅其俗尚詐况人情莫不安土重迁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耶中國方

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境慎勿妄生小隙使彼得以藉口符至

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姦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戒則師出有名矣

其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啓矣○

詔以**北平**久不雨今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六月沐英等班師至京

上以諸將征西有功封藍玉為永昌侯 王弼定遠侯 張龍鳳翔侯

吳復安陸侯 葉昇靖寧侯 謝成永平侯 張溫會寧侯 曹興懷遠

侯 周武雄武侯 金朝興宣德侯並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上又以都督仇成積有功劳封安慶侯亦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八月遣使賫勅諭宋國公馮勝時勝獨建周王宮殿於開國封府將以

九月興役以其時民當種麥諭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麥耳近聞爾令

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赴工正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也過此則

天寒地凍不得入土來年何以續食誠恐小民之怨咨也勅至其即放還

俟農隙之時赴工未晚也○十月定致仕官處鄉黨之禮惟於族內序尊

卑如家人禮其於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

官者之下如與異姓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則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

見不須答禮庶民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永嘉侯朱亮祖鎮

廣東所為多不法**番禺**知縣道同 上言其數十事皆實 上徵還以其

功臣不下吏但罷職令居京師未幾病卒仍以侯禮賜葬 **續** 武中江伯

李貞吉

母病子固當留心至於殺子以祭則不近人道謫戍南海為后監宜也

謫戍南海

誅逆

太祖誅賊臣

胡惟庸之逆

李善長共股肱心腹

之功臣亦見太祖不忘故耳

見者母病割脇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以祭事聞上大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為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絕倫滅理宜急捕之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南海乃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宜

正庚申洪武十三年

正月丞相胡惟庸謀逆誑言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往觀惟庸居第近西華門守門內使雲奇知其謀乘輿將西出奇走衝躍道勒馬街言狀氣方勃舌駛不能達意上怒其不敬左右搥亂下奇垂斃右臂將拆猶奮指賊臣第弗為痛縮上方悟登城煩察則見彼第內裏甲伏屏帷間數匝上亟反遣兵圍其第罪人一就縛并其黨御史大夫陳寧及都督李王等皆伏誅上召雲奇死矣深悼之追封右少監賜葬鍾山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給洒掃戶六人○胡惟庸辭連韓國公李善長群臣請罪之

殊惜庸之逆党寬宥善長之功臣太祖之見到

仲亨股肱心腹

皇士宋濂非皇后之諫亦危於斃美濂其危哉

太祖詔罷丞相等官因賊臣胡惟

上曰朕初起兵時善長來謁軍門曰有天有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書記贊計書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此吾初時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其勿問惟庸又語侵吉安侯陸仲亨上曰朕初起兵時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為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伏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成就以功封侯此吾初起時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其勿問○宋濂孫慎坐黨逆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上怒欲誅之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待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愁况濂致仕在家必不知情乞赦其死上意解濂遂得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年七十二濂博極群書名滿天下文傳四夷而於佛老之言尤深研究所著有潛溪集芝園集龍門子無相謄語等書傳於世○革中書省罷丞相等官不設陞六部為正二品衙門分理天下庶務改大都督府分設左右前後中五軍都督府 皇明祖訓

庸謀逆罷也為後之子孫罷也其謀深其慮遠矣

詔罷丞相寺官

太祖減蘇松嘉湖稅額亦通變宜民之道當如是耳豈有厚店於其間

詔減四府稅額

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剝全家處死○二月命戶部減蘇州松江嘉興湖州四府重稅糧額吳中自昔號稱殷富元末張士誠據以為資與王師相抗者十餘年徐常二大將統兵二十萬圍姑蘇百戰而後克之上憤其城久不下惡民之附寇且受困於富室而更為死守因令取諸豪族租佃簿曆付有司俾如其數為定稅故蘇賦特重而松江嘉湖次之蓋以懲一時也至是乃命減其額舊一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以下仍舊○時元偽國公火脫赤知院愛足屯衆和林為邊患上命沐

命沐英總陝西兵討和林

太祖遇災而慎大赦天下罪人亦省躬悔過意耳豈忍坐視天變而慢大不戒謹哉

詔李善長理臺事

蠲免天下秋糧停罷王

英總陝西兵討之由亦集乃路渡黃河歷賀蘭山涉流沙至其境去其營五十里英下令分軍為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英率驍騎當其前夜街枚以進合而圍之脫火赤等駭惑不知所指皆俯首就擒獲其全部以歸○四月命群臣各舉所知以備任用○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大赦詔曰朕以非德託於萬姓之上奉天動民於茲十有三年矣不期宰輔失職肆姦擅權使賢愚陷於不義朕思創業之艱難念守成之不易首除姦惡鋤根前蔓爰及餘黨獄荆戮之際不無過焉其非上帝好生之德乃於是月初四日申時雷震謹身殿朕甚懼焉於是赦天下罪者除十惡不赦外其餘已未發覺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賜御史臺左中丞安然歸鄉里命韓國公李善長理臺事○六月詔曰朕荷上天眷佑君主華夷十有三年倉廩盈府庫充皆吾民之所供也今民未甦詔告有司今洪武十三年天下秋糧盡行蠲免○遣使齊勅諭江陰侯吳良豫章侯胡美瑞改名時

蠲

府工役皆
為天變也
太祖其敬
天恤民哉

院

以備治不
敢以天下
而獨理有
舜臣五人
而天下治
之意

周氏不
能白婦

和尚計
謀人妻

去母家
天殺他

事久
終有
明

密擊大
明鼓

徐元帥有不
測之機湯

和有奇謀
之策出塞
一討賴不
花寺逃走
无地

良重建齊王府宮殿於青州。美重建潭王府宮殿於長沙。諭之曰：昨者上天垂戒，朕思治理，恤民為先。其王府一切後作，宜皆停罷。
謹按 三代而降，人君遇災而懼，克謹敬戒，未有如我。

九月置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秩正三品。告於太廟，必欲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以徵至諸儒王本李祐龔敷為春官。張政趙民望吳源為夏官。惟秋冬官未得其人，以本等攝之。每賜坐講論治道，且令圖其像，各賜衣三襲。又有待漏詔記之賜，既而王本犯極刑，召前御史中丞安然代之。然以憂卒，餘皆坐罪黜。此職遂廢。○詔列侯楊暉薛顯并赴北平督兵屯田，兼往遼東訓練士卒。楊子江造稅家妻周氏，有色，金山寺僧惠明密使一老嫗常送花粉往來，久之甚熟。一日夫出外，周氏邀嫗同眠，潛將僧鞋一雙安發上。迨夫歸，見鞋怒責周氏，通和尚誓去之。周不能自解，年二十三生一男，歲餘明日將與夫辭別，泣謂曰：去燕

有歸期，去婦長別離。妾有堂堂夫妻，何呱呱兒撇了大與子，出門欲何之？有聲空嗚咽，有淚徒漣漣。百病皆有藥，此病諒難醫。丈夫心番覆，曾不記當時山盟與海誓。瞬息有更移，吁嗟一女子，方寸有天知。既歸婦家，惠明蓄髮托媒娶之，生一女。一日惠明抱女戲曰：我無計安得汝，毋周笑問何謂。惠明以夫妻情厚，吐露前情。周氏密擊大明鼓，伸冤。上親鞫其事，惠明凌遲處死，同房十僧絞死，寺僧眾六十名，邊遠克軍。此紀平雲南貴州以後事，自辛酉至壬申，凡十二年。

正辛酉 洪武十四年

正月命魏國公徐達率諸公侯湯和傅友德耿炳文沐英并將兵出塞討，乃顏不花至北，黃河虜騎駭遁。友德并選輕騎夜襲灰山，克之，擒其平章別里哥樞密副使文通，獲其部落人畜甚眾。沐英領兵出古北口，獨當一面，克嵩州高州全寧，諸部過驢駒河，獲知院李直并其部眾而還。○五月

詔免五
郡秋糧

詔仍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郡秋糧

八

聖祖所以優恤五郡之民者恩至溥矣民之愛戴當何如耶

太祖創編賦
後黃冊時
零亦深念
民瘼意也

時零
冊

太祖頒經書
於北方以
知學見學
校之有益
於人也大
矣君子謂
太祖深知
治本者以

創編賦後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為里推丁糧多者十八為里長餘百戶分為十甲歲役里長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都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十年一周每里編為一冊冊首總為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帶管於一百一十戶之外而列於圖後名曰時零冊成一本進戶部各布政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十年攢造一次遂為定制○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上謂廷臣曰夫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經乃聖人之道者也譬之粟菽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為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夷質而無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經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知學則道興小人知學則俗美他日

定翰林
官品

太祖許
德與饗

德出師討
蠻忠勤不
懈年雖近
而志不衰
所謂老當
壯其德與
之謂典

德與忠
勤不怠

周將軍忠勇
楊名蠻人
納款投降

收効亦未必不本於此也○始定翰林院官制為正五品衙門先是設翰林院學士正三品侍講學士正四品又有學士承旨及直學士侍制應奉之設至是官制始定○五月湖南五溪蠻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年老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示其饗餼狀上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為國者盡智勇筋力之所能及禦災捍患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圖取西羌馬援請征交趾朕嘗嘆羨謂古有其人而今不可得乃者五溪蠻叛阻遏王化貽禍良民朕方擇將命師爾德興奮然請行朕憫興年老不敢煩卿卿乃固請爰命為大將軍往靖南服嗚呼忠勤不怠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尤在斯行功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也○七月師至五溪蠻人見兵威甚盛悉散走不敢復出○時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亦皆作亂荼毒傍近郡縣上議征之乃祭太歲諸神於龍江曰上帝好生凡有國者必欽承而效之則民安物阜邇年以

德與討重還

京亂定功

成太祖廟

勅慰勞賜

田一庄亦

報功盛典

太祖於雲南

未定命將

出師登地

勢以示其

險易蓋天

授非力也

賜田一庄

來西南諸夷咸為邊民患斯患也稱自堯舜以至於今化弗循教征弗畏

威蓋恃崇山而固險倚林木之深叢跳梁出沒虐良民而傷生今命江夏

侯周德興充征南將軍安慶侯仇成充副將軍征取容美等洞以及散毛

其遣將發兵必欲摧堅撫順以靖西南時德興方搜捕五溪聞是命即偕

仇成等移兵進討諸洞未幾皆平之德興還京上頒勅慰勞賜田一庄

○時天下大定邊境咸寧四夷八蠻莫不稱臣奉職貢惟雲南恃其險遠

殺我信使納我逋逃九月朔命穎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

西平侯沐英為征南副將軍率師二十萬往討之列侯吳復金朝興仇成

張龍王弼都督張銓等皆從征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方行師之際當

知其山川險阻以窺進取朕嘗覽輿圖咨詢於衆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

自永安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

害乃進兵曲靖雲南之喉嚨彼必併力於此以抗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制

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兵向烏撒應永安之師大軍直

擣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

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及師行上出餞於

龍江旌旗蔽天而上師至湖廣友德分遣都督胡海郭英陳桓等率兵五

萬由四川永安趨烏撒友德等帥大師由辰沅趨貴州十一月進攻普定

擒土酋安瓚羅鬼苗蠻犵狁聞風迎降○時閩南廣東群盜為亂勢猖獗

命南雄侯趙庸帥師討之○衢處溫三府山寇吳達三葉丁香等連結作

亂命延安侯唐勝宗率兵往擒之并討平福安縣亂寇八千人○江陰侯

吳良卒上痛悼輟朝親為文祭之追封江國公肖像祭於功臣廟○十

二月傅友德等兵至普安攻下之遂進取曲靖故元梁王把匝刺瓦爾密

遣其偽司徒平章達里麻特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拒我師沐英曰彼謂

大軍直

擣雲南

太祖於龍江

出餞其厚

待將士惟

我太祖一

人

將士吳良卒

太祖痛悼

輟朝亦仁

君也

无虞心乃可破

三府山

寇作亂

亂命延安

侯唐勝宗

率兵往擒

之并討平

福安縣亂

寇八千人

○江陰侯

吳良卒

上痛悼輟

朝親為文

祭之追封

江國公肖

像祭於功

臣廟○十

二月傅友

德等兵至

普安攻下

之遂進取

曲靖故元

梁王把匝

刺瓦爾密

遣其偽司

徒平章達

里麻特精

兵十餘萬

屯曲靖以

拒我師沐

英曰彼謂

我師疲於

深入未有

虞心及其

無虞心乃

可破也於

是倍道進

師將至白

神兵飛至

傅友德用沐英之謀可謂萬全之策

砲斨齊發

友德大破雲南兵梁王先縊其妃後自飲其藥迹生无路一夢付南柯矣

石江忽大路四塞衝霧及江而止頃之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見之大驚以為神兵飛至倉皇失措我師作欲濟勢達里麻擁兵陣南岸友德用沐英謀分遣一軍沂流潛渡出其陣後吹銅角樹旗幟為疑兵山谷間達里麻益駭急撤陣後軍以禦之岸上軍心動而陣亂友德等趣師濟江以猛而善泗者先之長刀彘盾砍敵軍敵氣奪却數里而後敢陣我師既濟整列進戰天石砲斨齊發呼聲震天地戰數合復縱鐵騎擣其中堅敵眾披靡遂大敗之生擒達里麻死者不可勝計橫屍十餘里俘其衆二萬友德悉縱使各歸本業夷人見歸者皆喜慰而軍聲益振友德自率衆數萬擊烏撒分遣沐英并帥師趨雲南梁王聞達里麻敗棄城走滇池島中先縊其妃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父老爭出金馬山焚香拜迎王師英入城秋毫無犯收梁王金印並官府符信圖籍撫安其民實是月二十四日也自出師至是僅百日雲南平而友德并兵亦敗諸蠻城烏撒初友德自曲

未戰友德出奇策又破之傅將軍真百戰百勝而區區野狐敢與飛龍戰哉

友德平諸蠻

萬髮皆齊

靖率兵循格孤山而北以通永寧之兵遂搗烏撒諸蠻時元右丞實卜聞胡海等兵進自永寧乃聚兵赤水河以拒之既而海等造木筏夜半濟河進師而友德亦至兵威振盛實卜遁去友德令諸將士築城版鋪方且蠻寇復合兵來戰友德屯兵山岡持重以待之諸將欲戰友德故弗許士卒無不奮勇思致死力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合心必不一併力與戰破之必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合也我軍既陣有芒部土酋率衆援之實卜合勢迎戰我軍鼓噪趨之戰十餘合其酋長多中輿墜馬死我軍執益奮繼衆力不能支遂潰斬首三千餘級實卜率餘衆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里節又克河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懼皆望風降附續上一夕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於燈下結網巾問此何物對曰網巾用以裹之於首則萬髮皆齊矣上遂悅明日朝罷召道士來命為道官頒網巾為定式蓋元以前無此也

臨安弟
皆下

沐英平諸蠻
又取臨安
寺處似此
勇智謀
古今所未
有也

太祖即位十
五年下十
二詔蠲免
稅糧可謂
愛民之主

正德洪武十五年

正月沐英等率兵略徵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海次弟皆下。二月進兵
攻大理克之。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為固。南詔皮羅閣所築龍首龍
尾。上下二關。號險要。土酋段世間王師且至。聚眾五萬扼下關。英自將攻
之。牢不可破。乃令王弼以兵出洱水東趨上關。英兵綴下關為犄角。勢別
遣胡海將一軍夜從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而上。立我旗幟。
遲明我軍踴躍。誦呼。賊眾驚亂。斬關而入。海帥山上軍下攻之。賊腹皆受
敵。遂潰。拔其城。擒段世。遂分兵取鶴慶。平麗江。破石門。闕下金齒。由是車
里及摩娑和泥等部。相率歸附。及略建昌元平章月魯帖木兒降。雲南悉
平。○前太子正字晉府長史桂彥良入朝。獻萬世太平治要策十二事。
上嘉納之。○詔免直隸浙江及江西河南山東等處今年稅糧。
建泰親 聖祖未即位之先。已有免民租稅之令矣。自即位至此
十五年。而蠲稅之詔。凡十餘下。自漢文帝而降。未有厚下愛民如

者

此者

置錦
衣衛

多此一
司

傳友德承勅

諭平諸寇
勇畧著聞
諸寇相率
未降傳將
軍亦人傑
哉

趙庸討福建南靖盜及廣東程鄉海陽龍川河源歸善及東莞諸寇盜皆
平之。○三月置錦衣衛及鎮撫司。先是置儀鑾司。至是改為衛所。隸有大
漢將軍力士校尉人等。專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本衛鎮撫
司推鞠。

重 本衛鎮撫司後以非法凌虐將本衛刑具燒毀。本衛官皆得罪。以
所係囚送刑部。洪武二十年復申明鞠刑之禁。凡有罪囚俱送法
司。二十六年臣謂既置刑部三法司。又設鎮撫司推鞠。多此一司。矣。只
宜依洪武晚年定制為是。且武夫鷲暴。其於鞠獄尤非所宜。

四月烏撒及東川三部諸蠻復叛。上勅諭傳友德曰。諸蠻伺官軍散處。
大勢不合。故有此變。今宜屯聚大軍。蕩除諸部。變寇戮其酋長。使之畏威。
方可屯兵守禦。七月詔至。友德乃移檄沐英會兵進討之。大敗烏撒諸蠻。

之衆斬首三萬餘級。餘黨懼相率來降。蠻地悉平。乃以烏撒烏蒙三部
三部地近四川。奏隸四川布政司。○管陽侯楊璟卒。追封芮國公。○宣德

衙

考較空印之弊

侯金朝興從征雲南卒。追封沂國公。六月命安陸侯吳復充總兵官。平涼侯費聚為副統領官軍。普定等處勦捕。凡攻破亦寨數十。諸夷懾服。未幾置貴州都指揮使司。以聚署都司事。始令各衙門用半印勘合行移。先是各布政司因循舊弊。用空印紙於各部。查得錢糧軍需有差錯。改正却將空印紙填寫咨呈補卷。事發。上大怒曰：如此作弊。瞞我遂大行考較。將各尚書及各布政司各府州官多論死。輕者謫發充軍。或斷發工役。內外官僚坐累大半。遂議用半印勘合。出納關防。其勘合之制。令在京五府六部都察院衙門各置簿籍一扇。合空紙之半。照各地方編寫字號。押印完畢。外號底簿發諸行部。都按司直隸府州衛所收掌。內號底簿并勘合紙本衙門收貯。凡行移在外事務。發勘合科填寫號紙。下各地方。比照硃墨字號相同。將開去事件奉行完報。如號紙盡絕。照字號編接如前。各該司府州衛候年終將發去勘合底簿拆粘具本奏繳。仍具青冊一本。

考較空印之弊始用勘合之制。水

明見万里

孰能知此

用此勘合

之制哉

始用勘合之制

送原發衙門以憑稽查比較。遂為定制。

遺意良法

遺意良法

此即前代刻木剖竹防奸符契遺意良法也。

皇后恭儉寬

仁御下有

思之申有

舜我后有

馬太祖得

之非天作

之合哉

正是月丙戌。皇后馬氏崩。后性恭儉。既貴服澣濯之衣。而衾綯雖弊不恣易。每製衣裳。餘帛緝為巾褥。織工治絲。有荒類棄遺者。亦俾緝而織之。以賜諸王妃公主。謂曰：生長富貴。當知蠶桑之不易。當為天地惜物也。后初未有子。撫育上兄子文正。妹子李文忠及沐英等。數人愛如已出。及太子諸王生。恩無替焉。接妃嬪以下。有恩被寵。顧有子者。待之加厚。太子諸王雖愛之甚篤。勉令務學。諄切懇至。諸王有以衣服器皿相尚者。必切責之。上以威武治天下。后嘗濟之以寬仁。上每殿前決事。后必潛聽之。如聞。上或震怒。回宮必詢。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曰：上位已有衆子。正好積德。不可縱怒。致殺死者。冤枉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祚亦長久。上從之。決事多從。是時風調雨順。國太民安。上以

皇后寬仁

太后諫太祖

罪文正事

與夫吳興

民沈萬三

富可敵事

此仁后也

自三代以

來無有也

上幸太學

為太后所致凡事每決之不敢自恃惟漸以損厥德。○文正鎮江西荒淫

無度。上誅其左右取文正回京欲罪之。后諫曰文正雖驕縱自渡江

以來克太平破陳也先取建康多有戰功及堅守江西陳氏強兵不能克

皆其智勇也况乃骨肉親姪縱有罪亦當宥之。上曰。后言是也後文

正復出怨言。上欲廢之。后又極諫而止吳興民沈萬三家富敵國

上嘗因事欲殺之。后諫曰彼固富可敵國然未嘗為不法事奈何疑而

殺之殺之甚切遂得不死但流之於雲南而已。上幸太學還。后聞太

學諸生有携挈妻孥者無所仰給勸。上賜以月糧給其家遂為求制至

是。后病劇不肯服藥。上強之終不肯曰死生有命雖扁鵲何益使吾

服藥而不瘳。陛下寧不以愛妾之故而殺此諸醫乎妾不忍其無罪而

就死地也。上曰第服之縱萬一無效吾當為汝貸之耳。后終不服藥

而崩年五十一。上慟悼終身不復立后。○九月葬馬皇后於鍾山孝陵

后終不肯藥

慮及殺醫

仁后也太

祖終身不

復立后仁

君也

謚曰孝慈皇后

不復立

自三代而下創業與王之后未有如我高皇后之賢聖者故備

雲南諸夷復叛沐英討平之先是大軍既平雲南即分兵四出攻諸蠻部

未服者雲南城守者少諸夷因相扇為叛謀有土官楊苴者尤桀黠給其

下曰總兵官已領大軍回矣雲南城可圍也糾集蠻衆二十萬來攻進逼

城下守將都督謝熊都指揮馮誠督士卒嬰城固守多置強弓弩於陣上

賊至輒射之往往應弦而斃賊不能攻遂為困城計時沐英駐兵烏撒聞

之即選驍騎一萬還援至曲靖先遣一健卒潛入報城中為賊所得詰之

曰總兵官領三十萬軍至矣賊衆駭愕轉相告報拔營宵遁走雲南

江川等處復據險樹寨欲謀再舉英調兵悉勦殲之斬首六萬餘級生擒

四千餘人諸部悉定雲南復平。洪武二十四年誅涼國公藍玉收其黨

四萬餘人殺之初王出師時諸將十餘人陛辭。上方與王論兵命諸將

沐英平雲南

擒番將獲

鞫重亦解

大同之間

沐將軍其

雄哉

沐英

計平

叛夷

三呼不如一麾

而

太祖詔高僧分侍諸王

而僧道衍又往燕府

天意不熱

永樂為帝非偶然矣

廣孝之過文皇猶劉基之遇太祖

退三呼其三不應王舉袖一麾諸將即起上甚惡之後遂以事誅之所

謂三呼不如一麾四萬餘人之命皆併於此矣○癸丑六月旱上於丹

墀祈雨皇太子跣進蔬膳數日不雨乃禱曰應天及刑部囚凡三千餘天

苟不欲殺之三日即雨朕即釋之不雨乃天意不欲其生當盡殺之果不

不雨遂盡殺之後五日始雨○詔選高僧分侍諸王命僧道衍往燕府住

持慶壽禪寺

道衍即姚廣孝也姑蘇人幼出家為僧好讀書工詩文遇異人傳

術能知人休咎及善術數之學太祖擇名僧輔諸王文皇帝

時為燕王廣孝自請於文皇帝曰殿下若能用臣當舉一白帽子與

大王戴也既而文皇帝自水廣孝於太祖許之蓋王上加白乃皇字

是時廣孝已知燕王必有不善世徑擢太子少師輔導東宮復其

廣孝之謀也未幾初山僧錄司在善世徑擢太子少師輔導東宮復其

姓名竟不蓄髮娶妻卒封榮國公謚恭靖配享太廟按姚廣孝之遇

文皇猶劉基之遇太祖皆佐命天界非偶然也

傳信錄記洪武末姚廣孝在燕侍文皇帝時天寒甚文皇

出一對子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廣孝應聲曰國亂民愁

王不出頭誰作主文皇帝大喜及靖難師將起令擇日必項某日某日

某時方可舉事至期疾風暴雨文皇帝謂廣孝曰出師大風雨此真象

之是也廣孝對曰聖殿下是箇龍正要大風雨方助得勢頭起臣豈

不先知今日有風雨哉急行毋緩其後果驗

十月置諫院官以耆儒劉靜閑賢為左右司諫蕭春坊左右庶子趙肅何

顯周為左右正言蕭左右諭德○十一月置殿閣學士以禮部尚書劉仲

質為華蓋殿大學士翰林院學士宋訥為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為

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沉為東閣大學士○十二月封都督僉士李新為

太祖置殿閣

學士以待儒臣自三代以未諸君莫及焉

始置殿閣李士

備邊急

錄

勇騎十三萬人習馬二萬三千五百疋

國初備邊惟以督軍屯田訓練士卒二者為急此兵食所由以足

庚秋所由以畏邊境所由以安萬世所當法也

二月命魏國公徐達率列侯郭興趙庸薛顯周武謝成等巡撫北邊訓練

士卒○吳沉等進精誠錄先是上謂沉等曰朕閱古昔聖賢其垂訓立

精誠錄

太祖精誠錄
一書則人
道尽矣有
因所當監
經世之嘉
謨也

沐英晉
鎮雲南

太祖獨晉沐
英鎮守雲
南者以英
有斬開奪
將之才盡
人不敢叛
故也

太祖優待恂
詩者儒其
言詞禮貌
何苛謙遜
漢唐宋諸

居莫是過
焉

給諸番國勅
合漫古未
有大祖給
之以社姦
詐之弊其
獨見哉

山甫善
鑒人

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
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三事以類編輯至是
書成上之賜名曰精誠錄○命復鳳陽臨淮二縣民雜差○傳友德等

平蒙化府鄧州破佛光砦過金沙江攻北勝府擒偽平章高生復平麗
江府平津等州前後斬首一萬三千餘級蠻民降者數十萬戶上以雲

南平命耿炳文往諭傳友德班師沐英留鎮雲南麓川之外有國曰緬甸
里之外有國曰八百媳婦皆請內附○徵耆儒崇德鮑恂上海全思誠安
吉余詮高郵張長年入見恂等年皆七十餘上喜賜坐顧問者久之並

命為文華殿太學士輔導皇太子及皇太孫恂等固辞上曰朕以
卿等年老故授此職以輔導太子耳免卿早朝日安而入不久當從其志
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而鄉里亦有光矣卿何辞焉恂等復固辞翌日賜
勅放還

殿閣詞林記廖道南曰粵自商山茹芝實鴻寥落上下千載數人
而已思誠賜勅恂詮被寵麗眉皓首安車蒲輪雖竹帛所書圖畫
所傳何以加焉

十月給諸番國勅合上以海外諸國進貢信使往來真偽難辨遂命禮
部置勘合文簿發諸國俾往來俱有憑信稽考以杜姦詐之弊但遇入貢
咨文俱於所經各布政司比對勘合相同然後發遣於是暹羅占城琉球
等五十九國俱給勘合文冊○安陸侯吳復卒於貴州追封黔國公塑像
祭於功臣廟○鞏昌侯郭興卒追封陝國公興一名子興以與滁陽王同
名故止名興以別之

與之父名山甫善鑒人太祖龍潛時嘗過之山甫驚異急具饌
與交權酒酣器上備陳天表之異他日貴不可言幸無相忘

上去山甫語諸子曰吾視若曹皆非田舍郎也今日始知所以
此公宜謹視之役以女入侍後為皇寧妃孝慈前嘗攝宮事後山甫
追封營國公次子英亦封
武定侯德成驍騎指揮

十一月建滁陽王廟於滁州以報祀郭子興子興女亦為皇妃生蜀王

豫王及如意王

正甲子洪武十七年

三年一
大比
太祖以科舉
得舉並行
則遴選公
而匪人不
得冒進誠
治國之良
法乃世之
龜鑑也

春頒行科舉成式。三年一大比。自是遂為定制。○是歲又令各布政司直隸府州縣舉秀才人才。必由鄉舉里選。知州知縣等官會同境內耆宿長者訪求德行聲名著於州里之人。先從鄉里保舉。有司再驗言貌書判。方許進呈。若不行公同精選者。坐以重罪。

謹按是春始頒科舉成式。既復申薦舉之令。聖祖之意。蓋欲二舉並行。不悖不使天下有重文輕行棄本趨末之弊。誠開國之遠猷。萬世治平之軌範矣。

太祖謹內臣
之防是杜
外臣交通
之弊其明
見肺腑去
受唐元及
也其貽禍

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謂侍臣曰。為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於此。縱宦官與外臣交通。規視動靜。夤緣為姦。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為害非細故也。間有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待行。交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

可勝言哉
詳內已
之防

謹按三代而降。人君謹內臣之防。未有如我

傅友德等凱旋至京。論功。進封友德。穎國公。食祿三千石。封郭英。武定侯。

胡海東川侯。陳桓。普定侯。張翼。鶴慶侯。並食祿二千五百石。並賜鐵

券。子孫世襲。其仇成。張龍。王弼。先已有功。身受封侯。今功著征南。

當及子孫。世世承襲。亦加祿二千五百石。吳復。金朝興。先卒。亦授世

襲侯爵。鐵券加祿同。餘陞職。賜金帛有差。○三月。曹國公李文忠有疾。

上與東宮臨幸。其弟視之。是月丙戌卒。年四十有六。上痛悼。輟朝。親製

文遣使致祭。追封岐陽王。謚武靖。賜葬鍾山。配享太廟。聖像功臣廟。位

列第三。文忠器量沉閑。人莫測其際。臨陣蹈厲奮發。至遇大敵。膽氣益壯。

故有不戰。上必勝。東征西討。挺立殊勳。威震遐邇。名播華夷。性好學。飭行

釋兵家居。恂恂若儒生。嘗師金華胡翰。講明性理之學。出為詩詞。皆雄壯

太祖於平雲
南之後倫
功封侯報
功之道當
如是豈有
厚薄於其
間
平雲南
功臣

太祖於文忠
功臣之卒
痛悼不止
親製文以
祭亦仁德
之居也何
痛於功臣

文忠文
武全才

河南大水禾稼蕩盡
民相飢死
視即命附
馬李棋往
河南驗戶
口以賑恤
之亦仁主
也
太祖以厚禮
待陳遇每
車駕幸其
宅稱為先
生而不名
亦法劉先
主三顧之

可觀。上嘗命黃頌國子監事。可謂文武全才矣。子景隆襲封曹國公。始定都察院官制。國初置御史臺。從一品衙門。設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正二品衙門。定今官制。○七月河南大水。禾稼蕩盡。命附馬都尉李棋往同有司驗民戶口。預為賑恤。棋善長子也。○九月江寧陳遇卒。遇初為元温州路教授。兵亂退隱於家。國初以秦元之薦。上致書禮徵與語。大悅。俾典戎務。籌畫禮待甚厚。稱為先生而不名。車駕屢幸其第。咨以機密。授以官。輒辭。常命為翰林學士者再。又命為太常卿。為禮部侍郎。最後除禮部尚書。皆固辭。每召見。賜坐。顧問。賜宴。賜肩輿。校尉十人。舁其出入。前後錫賚無算。群臣以過被譴者。率為救解。上亮其誠。未嘗為忤。命其子克宿衛。亦辭。蓋恬淡靜退。始終一致。至是率遣中官賜祭。及賻。賜塋鍾山。若遇者。可謂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者矣。○欽天監博士元統言曆日之法。其

意也

元統言曆法
亦經國之
大典不可
紊太祖以
曆法難推
只依洪武
甲子為曆
元此他見
也豈他人
推策所能
及哉

二統皆
難憑

是年颶風多
起於遼東

來尚矣。今曆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見授時之法。以至元辛巳為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經云。大約七十年。面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脩改。臣今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為大統曆元。推演開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王者。精明九數之理。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天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幾。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書奏。上是其言。要統為監正。其後欽天監監副李德芳言。故元至元辛巳為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矣。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非是。今當用至元辛巳為曆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爭之。上曰。二統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與差者為是。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為曆元。仍依舊法推算。不用捷法。○是年遼東多颶風。命東川侯胡海榮陽侯

太祖命造巨舟以備邊預防之術見矣

徐達 卒

視喬木之樞折而知大臣之有故太祖之見神於下

萬里長城之寄

太祖親製神道碑寫其

鄭遇春督金吾等衛造巨舟一百八十艘以備航海。○魏國公徐達自五年北征還。即命沿邊輯守。歲鎮於燕。至是年始召還京師。至冬疾作。

乙丑洪武十八年

二月魏國公徐達卒年五十四。上慟悼罷朝。親為文祭之。追封中山王。

謚武寧。賜葬鍾山之陰。皇殿西邊喬木。於是年正月午刻。忽被風雨。

擺折。上朝暮視朝。每不悅。侍臣請其故。上曰。今年為朕腹心者。恐不。

能晏然。是以不悅。時至二月。徐國公果卒於病。上謂群臣曰。朕起自徒。

步。大將軍為股肱。心膂。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群醜。克濟大勳。今邊胡。

未殄。朕方倚重。為萬里長城之寄。而太陰屢犯。上將不意遽殞其身。天何。

奪吾將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欷歔流涕。思盡心國家。為社稷之重。安得。

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耳。乃著其勳烈。宣於金石。使後世。

知斯人為國之元勳也。遂親製神道碑。稱其平且且言簡慮精。當提兵之時。

痛心為國痛悼不已

太祖之不忘功臣有如此者

不忘元勳

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攻城不屠。與人不戲。凡受命而出。及成功而旋。每不自矜。至於封姑蘇之府庫。置胡宮之美人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忠志無疵。昭明乎日月。命配享太廟。塑像祭於功臣廟。位皆第一。祖考三代。皆封王爵。子男四人。各上所賜名。輝祖襲魏國公。添福勳衛增壽。左都督。應緒都督。僉事女四人。長仁孝。各王后次。安王妃。次代王妃。

謹按

徐武寧王天性端謹。重厚。上下咸敬而愛之。傳信錄記其一二事。舊內為吳王時所居。宿焉。中夜武寧酒醒。問曰。此何處耶。內侍曰。此舊內也。即起趨。下北面四拜。三叩頭而出。上聞之。喜自此愈信愛之。不疑武寧嘗南征。至姑蘇。見一女子。絕色也。則以重幣結之。曰。且即納。當為後期。及師旋。悔之。使人道意。令其他適。女婦堅求與女。以侍巾櫛。武寧固拒不從。更遺數十金。以助其資粧。且謝負約。武寧之厚德如此。

不納姑蘇絕色女子

武寧王比面四拜二叩頭而出

會試天下貢士

取分宜黃子澄第一。新淦練子寧次之。既而殿試。以建陽丁顯為第一。子寧次之。子澄又次之。並受翰林脩撰。

下貢士

黃子澄初名混練子寧初各安俱以字行後並死於建文之難丁
顯後獲譴歸德業无聞焉

宋訥上守邊

策言入

教語經

畧有古者

寓兵於農

之意聖子

神孫舍此

无以為策

矣

守邊
策

大學士宋訥上守邊策略曰。今海內既安。蠻夷奉貢。惟沙漠未遵聲教。若
置之弗治。恐歲久滋患。邊圉卒荒。若窮追遠擊。恐士馬疲費。餽餉艱難。
陛下為聖子神孫萬世計。莫若善備邊之策耳。備邊固在乎足食。足食又
在乎屯田。今諸將中豈皆借才於異代哉。宜選其智勇謀略者。數人。每將
以東西五百里為制。隨其遠近高下。分屯所領衛兵。斟酌損益。率五百里
一將。彼此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
久安邊之策也。上善其言。

謹按

此策在承平
時尤宜行

五色雲再現
太祖不以
為賀典前
代諸君喜
言祥瑞者
不同

四月五色雲再現。禮部請率百官表賀。上曰。朕德不逮。治化未臻。豈可
遽以是受賀。前代帝王喜言祥瑞。臣下從而和之。往往不知省懼。以致災
異之來。不復能弭。蓋誇侈之心。生則謹。憂之志息。故鮮克有終。可以為戒。

湯和諸將率

師勦捕

寇諸洞

過樂教

○思州及五開山諸洞蠻寇作亂。命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率師討
之時。蠻寇出沒不常。聞王師至。輒竄匿山谷。退則復出剽掠。和等師底其
地。恐蠻人驚潰。乃於諸洞分屯。勦捕夷其窟穴。俘戮四萬餘人。旋師。是冬
周德興卒。

湯和乞歸故

鄉太相厚

待之亦見

手足腹心

之愛

謹按

開國功臣錄諸功臣之卒。凡祭賻贈卹恩典。皆備載。德興無載者。
蓋獲譴也。餘倣此。

湯和還京師。以年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上喜之。賜鈔五萬。俾造第
鳳陽。而謂和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卿等老強。為朕行視要地。築城增戍。
以固守備。和行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一為兵以守之。○時戶部侍郎

太相詔戒奸

貪刑具庸

以息天下

之謗太祖

其明見万

里乎

郭桓等犯賊盜。過官糧。凡七百萬石有餘。詞連天下。諸司官吏繫獄。擬罪
者數萬人。招指賊鈔。寄借滿天下。皆至破家。御史余敏丁廷舉言。法司逼
令桓等妄指平民。皆歸謗朝廷。於是遂將審刑司右審刑吳庸等。凌遲示
衆。以息天下之謗。乃編榜天下。續是年黃河清。一日濁。一日。上不為

太祖不計黃
水之清
惟一心
德以畜
致治本
當如是

為民
造福

天赦不
赦戒奸
貪也

太祖以水旱

介意惟脩德行仁以恤民瘼。侍臣宋濂曰：陛下若此，真子民父母矣。黃河之水清濁，何與陛下。上然其言，以宋濂為學士，承旨知制誥。○詔曰：嗚呼！罪盈自己，蠹政害民。如戶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閩部、刑部尚書王惠迪、閩部、兵部侍郎王志、閩部、工部侍郎麥志德、閩部、等禮部尚書趙瑁、閩部、等，賊貪亂政，罪已分明。及其問賊，下落供招大半，妄指平民。嗚呼！朕為民設官，為民造福，必欲除姦復生姦，甚擾害吾民。實朕不才之所致，今詔天下。凡我良民，憐朕不敏，以居君位，言不云乎。天位艱哉，寢食不安，以畜民康。仰天俯察，求治姦貪，愈增若此，人心為之奈何。自詔之後，凡擾吾民者，大赦不赦。○以劉三吾為左春坊左贊善。三吾，湖廣之茶陵人，博覽彊記，元為廣西儒學副提舉。至是以通政茹瑺薦，召拜是職。時年七十三矣。○七月詔曰：嗚呼！天位艱哉，朕自即位以來，十有八年，不遑暇食，以惜生民，柰何內外之臣，數用弗當。實在予一人，以致上天垂戒，災

柱，仍罪已
失德十三
詔蠲免秋
糧，憂恤民
瘼也

太祖諭武臣

子弟請書
及諭勸農
桑此二者
皆經國之
根本，子民
之要道也。
聖子神孫
克守以經
遠，何患天
下不長。
求富貴不
長保乎。

千萬姓。水旱相仍，今聞山東、北平兩水愆期，農艱栽植，歲苗有虧。詔書到日，令歲秋糧盡行蠲免，有司如命，毋擾吾民。今後凡有水旱災傷去處，有司若不來聞，本處者宿連名赴京申訴，以憑優恤。朕則罪有司極刑。

謹按

自三代而降，人君憂恤小民，未有如我太祖之勤懇者。

八月命都督府選武臣子弟入國學讀書，諭之曰：武臣從朕定天下，以功世祿，其子弟長於富貴，又以父兄早沒，鮮知問學，宜令讀書，知古今識道理，俟有成立，然後命官。庶幾得其實用也。○九月上諭戶部臣曰：人皆言農業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至，自什一之制，湮奇巧之技，而後農業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作織，而百夫待衣。欲民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可以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弊也。○十月命平涼侯費

事

聚為總兵官。率指揮丁忠等征廣南。府叛首平之。命蜀王閱武於中都。蜀王上第十子也。諱椿。最有賢德。博通經藝。旁及釋典。上所鍾愛。呼為蜀秀才。王至中都。首闢西堂。以讀書自娛。閱武餘暇。召儒臣李叔荆。蘇伯衡及各僧來。復輩與之講道論文。殆無虛口。復建寶訓堂。尊奉祖訓。錄及前代帝王經典。命來復記之。又命來復作正心觀道崇本敬賢四箴。以自警。

蜀王命來復作四箴以自儆亦齊王也六祖稱為蜀秀才豈虛語哉

謂我為友未

國初召僧二人

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有司積歲官吏為民室者至京論罪。並作築城役。

謹按 來復字見心。後以賦詩含譏。諷被戮。所著有清菴集。行世。見心嘗承召賜食。謝詩云。琪園花雨曉。吹香手挽袈裟。近御床。闕下彩雲生。雉尾座中紅。弟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王。盤醍醐出上方。稠疊溢承天上。賜自慙。無德頌陶唐。是謂朕無德。則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反朱耶。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朕無德。則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何物。茲僧敢大膽。如此。遂誅之。宗泐台州人。博通古今。凡經書。過目輒能誦。善為詞章。住持京師天界寺。上一日幸寺。見其動止異常。命蓄髮授官。固辭。上不欲奪其志。從之。賜宗泐免官。說奉詔者。心經金剛楞伽三經。有全室集。行世。國初名僧二人為首。

後章人通儒術工詩文一時名士皆与之交與高僧宗泐奇名上聞召見之

有朱季用者。台州人。由薦知福州府視事。僅五月。以例起入京。法司一切論罪。作城役。嚴償。重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謂其子煦曰。吾資力豈足堪此。吾旦夕死矣。汝收吾骸骨歸葬。爾。煦惶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共守。不少寐。季用由是得不死。時告枉甚重。令益嚴告。而謫戍雲南。者三人。被極刑者四人矣。煦謀於父僚友。同役者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雖戮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辭於通政司。通政司以聞。上憫其情。遂赦季用。復其官。同時錄此得免。復官者十有四人。皆拜煦父謝曰。非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為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季用傷煦死。病益甚。亦死。時人皆哀傷之。同郡王叔英。脩撰。為作孝子傳。以傳。

太祖論罪作城役以為積歲官吏民害者戒法當如是耳厥后太祖憫孝子季煦之訴而赦其父亦以風天下之為孝子者

季煦孝子

盤

謹按 國初俚諺云。為官不要錢。工役魚來纏。葉居昇萬言書。且亦謂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一時法嚴。敢如此。

太祖命儒臣編集存心。命儒臣編集歷代帝王祭祀感召祥異。可為鑒戒者。萃為一書。名曰存心。

錄省躬錄。又命編集漢唐以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別為一書。名曰省躬錄。

錄省躬錄。無非使為君為臣者知所警戒。

丙寅洪武十九年

春命穎國公傅友德同長興侯耿炳文等再征雲南貴州等處勦平蠻夷。

州錄存心

○上謂李善長曰湖廣江西直隸府州縣六房有主文先生積年把持官

府蠹政害民爾行文書盡數起取赴京發雲南五開等衛充軍。○議定各

處工匠驗其丁力以三年為限更番赴京輸作名曰輪班匠免其家徭役

著為令。○六月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凡耆民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

產業者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賜帛一疋絮一斤若

有田產足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年八十以上賜

爵社士九十以上賜爵鄉士天下富民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以上賜

爵社士咸許冠帶與縣官平禮免雜泛差徭正官歲一存問給賜之物本

正官歲一存問

詔養老以風天下之尚齒者

錄存心

州錄

錄省躬錄。無非使為君為臣者知所警戒。

太祖詔天下

行養老之禮

政而論及

呂尚蹇叔

者見老成人不可不敬耳

老人古

傳人所重

御製大

誥

太祖作大誥

訓臣民欲其法善以戒惡者深且切矣

禮部試尚書李原名曰尚齒所以教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莫不以

齒為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而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曩者

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尚慮有司奉行不至爾其以朕命申之。○七月詔舉

經明行脩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上諭禮部臣曰比來有

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

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博經豈可槩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

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執翰林以備顧問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

司按察司用之。○八月陸安侯王志卒追封許國公。○十二月御製大誥

三篇成頒示天下。初上以天下臣民滌元之汙俗徃徃不安職業觸罹

憲章欲做成周乃法大誥治之製以訓化之乃取當世事之善可為法惡

可為戒者著為條目大誥天下既而又慮誥條所載未能盡天下之情續

為一篇以申其意使民觀感知所勸懲自是民之作非者鮮從化者多故

作大誥
三篇

忘源失
委承訛踵
謬

太祖耕籍
田重農意
也萬世而
下芳規懿
範誰有能
及之者

耕籍
重農

太祖命將胡
海等出師
討蠻智謀
兼備前後

精騎窮追之
金山何尼
特乎相率
歸降而已
命將
詩

太祖革詭寄
田稅之弊
命造魚鱗
齒冊以防
之此法泛
古所未有
太祖其物
業之賢君
乎

魚鱗齒
冊

又作三篇大誥其意益切至詳盡焉。上親為之序。

重校 先是戶部侍郎郭桓等犯賊事竄連坐者衆因此遂作大誥頒示
天下令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有此一等若犯笞杖徒流罪各每
減一等魚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觀為戒見大誥末條後來官府大
獄遂有大誥減一等之文其原出此後人不知其原弊以為凡犯罪者
大誥皆減一等誤矣天下事忘源失委承訛踵謬如此者何可勝歎。

正丁卯洪武二十年

二月 上躬耕籍由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群臣於壇所諭之曰耕籍古禮
也一以供粢盛一以勸農務本也朕即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盡力
於農畝以遂其生養非事虛文也今禮成與爾群臣享朕於此非徒為燕
飲之樂正欲群臣知重農之意。**續**是年各省大豐民安事治。上甚喜
之令光祿寺設豐年宴以享太平盛事。○時殘元遺孽故臣收服殆盡惟
納哈出尚擁衆金山時為邊患命宋國公馮勝佩征虜將軍印率列侯郭
英胡海張龍王弼等統師三十萬往征之師至金山納哈出懼而遁勝選

精騎窮追之至乙迷河納哈出知不可免乃乞降并降其學士也先帖木

國公官童等所都共二十餘萬悉驅入山海各城屯住捷聞 上大悅旋

師城大寧。○御註尚書洪範成命贊善劉三吾序其後。○浙江布政司及

蘇州等府進魚鱗圖冊先是命戶部覈實天下田土而兩浙富民畏避差

從往往以田產詭寄親鄰佃僕謂之貼脚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

縣州縣欺府姦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矣。上聞

之遣國子監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為幾區區設糧長四人

使集糧長者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員次其事悉書主名及

田之四至編彙為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圖冊至是成上之

重校 宋季朱子知漳州以版籍不正田稅不均貧者有稅無田富者有

田無稅公私不勝其弊倦倦議行經界國初魚鱗圖冊即經界意也嗚呼自井田之法廢而民得無井自限田口分世業之制不行而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地無立錫君子已為長太息矣至此復增詭寄之弊焉富者坐享無稅之田貧者空納無田之稅富者稅少而差輕貧者稅多而役重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無惑矣歷考前代禍亂多由於貧富

承哀麻
大笑

不均使姦雄得以為亂。我聖祖所以深惟晉火積新之慮而亟加整頓也。今日此弊視國初益甚矣。經世君子其可慮乎。
上嘗微行。暮至朝天宮前。一婦人衣衰麻而大笑。上問之曰：觀爾

死忠死
孝極難

婦人有
其其笑

笑者喜
其夫之

能死忠
子之許

死孝乎
亦賢願

也

有司春秋享祀之

封何
真

太祖論功封
侯何真在
元未歸附

八月封何直為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子孫世襲。先是直既歸附。歷江西、山東、叅政、山西、浙江、湖廣布政使致仕。至是念其歸附之誠。授以封爵。仍賜第于京師。官其三子。○九月封都督張赫為航海侯。食祿二

衝

太祖嘉其
誠。諸將
同其侯封
蓋不追其
往不拒其
將來也

命征北
虜

千石。子孫世襲。赫先以軍功。歷陞至都督。洪武己未。命督遼東海運。至是年。每歲一行。拆衝風濤。勤勞備至。軍食賴之。同時有都督朱壽者。亦以督軍糧餉有功。封舳舻侯。食祿世襲。與赫同。○十一月。永成侯薛顯卒。追封永國公。○以河南府學訓導葛鈞為翰林侍講學士。○十二月。命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武定侯郭英統大軍征北虜。又命靖寧侯葉昇、普定侯陳桓統兵征東川。普定等處蠻寇。

命大軍
征勦蠻
寇

正月。命穎國公傅友德統蕃漢大軍征勦雲南諸蠻寇。○雲南平緬蠻叛。結砦為馬龍他。即甸之摩挲勒。總兵沐英遣都指揮甯正擊破之。斬首千五百級。○三月。平緬復舉衆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寇定遠。勢甚肆。沐英自

沐英令諸將
破賊之術
諸蠻片甲

將精銳二萬往討之。旬餘抵賊營。遣都督馮誠以輕騎三百挑之。賊驅萬衆乘二十象來戰。誠一戰殺賊數百人。獲一象而還。英喜曰：吾知賊不足

元回壯哉
沐將軍再
世之孔明
也

沐英大
破平緬
象陣

狀元坊古所

赤有建之
自我太祖
始太祖其
旌表人才
之芳規乎
建坊旌
考泰

何真
之夫

藍玉破
虜

藍將軍出師
直搗虜營
如探囊取
物擒其虜
將獲其輜
重庶解我
明之恨

破也。即令諸將曰：破賊之術，多置火銃神機箭，分吾將士作三行。俟彼象近，則前行之銃箭齊發。若象未退，則第二行者繼之；第三行者又繼之。銃聲不絕，象必驚走。然後以大軍乘之，破之必矣。明日賊悉眾驅百象來戰，象皆披甲背負鐵樓若欄楯，然挾大竹筒於兩旁，置短鎗其中，乘以標之。勢恃以張，英分軍為三，命馮誠領其前，審正領其左，都指揮湯昭領其右。復申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者一級，必重賞；退而斃者一隊，必盡戮。於是將士皆鼓勇而進，陣既交，彼象為前列，我前軍火箭銃砲連發，星流烟飛，雷擊電走，霹靂之聲不絕，山谷為之震動。象皆驚奔，寇之勇而力者曰：昔刺亦殊死戰，我左師少卻，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帥之首來。左帥遙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塵埃復前，英書戰益急，三軍大呼而塵不移。時賊眾大敗，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生，獲四十七象。餘象皆被矢如刺，蝟以死。渠帥刀斯即斯即理各中百餘矢，斃象背上，餘黨走死山谷中，生還

者百無二三，自是諸蠻龍服，平緬歲入貢賦，不復反矣。○廷試進士明注，亨泰等及第，出身有差。亨泰，襄陽人。上命有司建狀元坊，以旌之。聖旨：建坊自此始。○東莞伯何真卒，上親為文遣奉御祭之，命其子榮襲封東莞伯。

謹按：真初與元末群雄方國瓛、陳友定等同時而起，各據一方。惟真能保境安民，識時達變，歸命真主，光被冠裳，策勛盟府。大非一時群雄所及。歸朝之後，復能一心事上，夙夜畏威，惟勤。一時黨禍方熾，而真獨無所染事。高皇踰二十年，未聞有微譴加焉。此尤一時功臣所難也。若真者，不獨為識時務之雋杰，雖謂之賢可矣。

藍玉等進兵至哈刺哈河前鋒，探知虜營不遠，來報。玉等帥輕騎衝枚捲甲，倍道而進，出其不意，直搗虜營。虜王脫古師帖木兒大驚，帥十餘騎潰圍走。其將蠻子木剌來拒我師，奮擊擒之，獲兩營輜重金寶及馬四萬餘，俘其眾五萬餘人。復追至捕魚兒海，生擒虜將咬咬司徒十，不刺王子及後宮后妃等四萬餘人，馬駝萬五千疋，牛羊輜重無算。都督俞通淵

四泉湧出救軍士之渴天助之非人力也

水天助泉

何福文帥師至曲律運河招降平章阿晚木等人口馬駝亦萬計乃旋師是役方大軍之追虜也進次遊魂南道無水軍士渴甚至一小山下忽聞有聲如礮使人視之則四泉湧出土馬就飲得不困之餘流溢出如溪衆咸懽呼曰此朝廷之福天之助也先是上嘗夢殿西北隅有小山流泉直下至御足所履而止至是泉湧悉與夢符王等還至京獻俘上大

祥徵治世

太祖不計雲物之祥其所見典漢唐諸君三代之主大

彩緞四十疋餘有差
五月乙酉五色雲見劉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於治世舜之時興於詩歌此實聖德所致上曰古人有言天降災祥在德誠使吾德靡悔災亦可

不相類

葉昇平諸蠻典夫馬勝

等乎叛逆皆奇功也赤心為國竭力推亂忠哉忠哉

葉昇平諸蠻

馮勝討平叛僊

嘉湯和

弭苜莖其德雖祥無應國家之慶不專於此也○葉昇等兵至普定勦平陸肇白照水腦等洞蠻寇七日復進勦東川托達烏路大發等寨皆平之○傳友德率兵至雲南討曲結普安孟定龍海曲麻馬乃等處蠻寇叛復不常者戮之脅從者論遣歸業都督張銓從征有功封永寧侯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宋國公馮勝往東昌等處調遣兵隨征雲南達兵至常德四川等處皆叛命鳳翔侯張龍統兵追至重慶悉誅之○八月安慶侯仇成卒追封皖國公○十月納哈出所部達軍有安置陝西者中途皆叛河南都指揮王德追至延安麻街等處勦平之

信國公湯和鳳陽新第成和率妻子陞辭上降手勅褒嘉賜和黃金三百兩白金一千兩鈔一千五百錠文綺四十端夫人胡氏亦賜黃金二百

嘉湯和
手勅褒
嘉湯和
百兩白金一千兩鈔一千五百錠文綺四十端夫人胡氏亦賜黃金二百

解縉奇才太

才彼冠

祖寵之

惜有才而

以遜恭不

能善用太

祖遣婦益

進其學使

之大才當

晚成勿使

為時所傾

真愛若已

子然哉

大川

猶未

晚

義則君臣恩

日猶父子太

祖此言發

於解縉之

前若縉真

曠古未有

之遇也

兩白金一千兩鈔五百錠彩緞三十端。○以廢吉士解縉為監察御史。未

幾遣歸進學。縉吉水人。天性英悟奇絕。七歲能賦詩。日記數千言。年十八

舉江西鄉試第一。連登是年進士。上親選拔為廢吉士。讀中秘書。日侍

左右。特被寵眷。一日寓太庖西室。諭之曰。爾縉試舉今日施政所宜。直述

以聞。縉退即草封事九萬言以進。極論悉陳。無所諱忌。上嘉其識時。兵

部侍郎沈潛忌縉才。誣其狎侮胥隸。上不聽。擢監察御史。適都御史袁

泰怙勢恣橫。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為章者。縉揮筆立就。歷詆其姦

狀。上慮縉少涵養。將為衆所傾。召縉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

者晚成。其以爾子歸益進其學。文諭縉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其

歸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大用爾。未晚也。

解縉 解縉奇事其要畧有云。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授職不量於重

輕。建不為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姦罔上欺法為姦之

條。所謂用之如泥沙。又言。陛下神聖有間。用刑太繁。每多自悔之時。

輒有無及之嘆。又言。律以人倫為重。乃有給配夫婦之條。聽之於不義。

恐傷節義之化。又言。大常非俗樂可肄。官妓非人道所為。可以禁絕。釋

老之壯者。宜出之。使復人倫。經呪之妄者。悉火之。以杜俗惑。治曆用方

何煞。神天德日德之類。取甚不經。但申播種之時。不用建除之謬。又言

陛下天資清明。而孝問不充。善端間發。而心孝無素。與師取寶。真偽莫

明。神僊徵應。誣謾莫信。申明旌善之亭。徒為虛設。藍田呂氏鄉。義門

鄭氏家範。可以頒行。又言。祀天宜復掃地之。歸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庵

寺宦官。乞命公卿子弟之賢者。以待掃除之役。勅有司。課弓手。教民兵。

習射於農隙。以備不虞。又言。監生進士。多因州縣。孝廉人才。驟歷華要。

推埋負版者。冠裳輿馬。赫奕賢者。羞為等列。庸人習其風流。以貪婪苟

免為得計。以廉潔受刑。為飾詞。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語。請勝官

直論事剛

直无所規

避卒於於

建文之難

令天下愛

惜無此人

之意

以卓敬為給事中。卓性剛直。論事無所顧避。上器重之。時諸王在宮中

服飾有擬太子者。敬乘間白於上。曰。宮中朝廷視效。紀經攸先。今

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在宮中服飾有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

無序。然則何以令天下耶。上笑曰。卿言是。但吾慮未及此耳。

卓敬浙江瑞安人。是年進士。建文中遷禮部左侍郎。嘗密奏防宗

規

此紀天下太平賜 賚功臣還鄉以後事自巳巳至戊寅凡十年

巳巳洪武二十二年

詔諸將還鄉

春 上以天下無事。憫諸將老欲保全之。詔從公侯各還其鄉。於是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南安侯俞通源各陞辭。上賜王弼緡錢五萬造第。鳳陽鈔二千錠。與聶先瑩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二千錠。彩緞三十表裏。安福廠家英通源各賜賚有差。

太祖報功之厚

其

我太祖之報功臣。可謂無所不周。無所不厚矣。崇其爵焉。重其祿焉。未也。復有山田之錫焉。有佃戶儀仗戶守墳戶之賜焉。賞延於世。嫡焉。末也。衆子庶子皆官之焉。非子尚公主。則女為王妃。馬猶未也。其還鄉也。有安富國家之金幣焉。有造第之緡錢焉。有葺先塋之造錠焉。自秦漢而下。假功之典。未有如此其周且厚者。厥後功臣不保終者。無亦其自取也夫。

唐鐸為人重厚德量可嘉。太祖任之以輔導。東宮得其人矣。

四月置詹事府官正三品。以兵部尚書致仕唐鐸為詹事。先是惟以廷臣兼東宮輔導。未嘗設專官。至是。上謂吏部臣曰。朕觀歷代賢明之君。於輔導太子。必擇忠正賢良之士。今東宮官屬未設。衆務無所統領。唐鐸為

唐鐸為人重厚

慎密

人謹厚有德量亦當是任。其以鐸為詹事。仍兼尚書之祿。

鐸鳳陽虹縣人。為人重厚慎密。

大誥稱其始友及臣數十年交。不知變色。絕不出惡聲。其德量可見。

詔以兀良哈之地置朵顏泰寧福餘三衛。兀良哈古山戎也。歷代為渾莫奚為奚契丹時。大軍征敗北。胡朵顏元帥等各差人來朝。願為踰藩。詔以其地置三衛。自全寧抵喜峯。近宣府曰朵顏。自錦義歷廣平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窪踰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以其酋為指揮等官。各統所部。

自是每歲朝貢。○冬沐英入朝。上宴之奉天。敕賜黃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鈔七百五十貫。文綺百匹。別賜鈔五萬為鳳陽建第費。上諭之曰。

太祖既賜沐英其亦厚待功臣總之為保國計也

朕聞雲南諸夷心服於爾。宜亟回以安之。英遂回雲南。

庚午洪武二十三年

榜列勳臣

正月肅清逆黨。榜列勳臣。凡五十七人。功高望重。連歲贈總兵者八人。曰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衛國公鄧愈。信國公湯和。長興

太祖肅清海

太祖肅清海

內之後標榜列元勛於徐建為首稱餘皆次第之則知徐達之功大矣

建功者十五人

太祖功臣不止於此還有未盡錄者此特畧託耳

侯耿炳文江陰侯吳良西平侯沐英專簿書而職指示者一人韓國公李善長以義氣而封者三人榮陽侯鄭遇春六安侯王志平涼侯費聚所在隨軍征討累有戰將之功未有總兵之名而論舊封者十九人江夏侯周德興鞏昌侯郭子興南雄侯趙庸安慶侯仇成崇山侯李新南安侯俞通源永平侯謝成鳳翔侯張龍靖海侯吳禎東勝侯汪興祖普定侯陳桓航海侯張赫舳艫侯朱壽德慶侯廖永忠臨江侯陳德濟寧侯顧時延安侯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淮安侯華雲龍建功者十五人穎國公傅友德涼國公藍王靖寧侯葉昇會寧侯張溫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景川侯曹震懷遠侯曹興雄武侯周武安陸侯吳復宣德侯金朝興永成侯薛顯東川侯胡海鶴慶侯張翼永嘉侯朱亮祖因父功而封者四人開國公常昇斷春侯張鐸全寧侯孫恪西京侯濮瑁持兵負固於兩間可觀望而不覩望來歸者七人東平侯韓政宣寧侯曹良臣營陽侯楊璟河南侯陸聚汝

南侯梅思祖宜春侯黃彬豫章侯胡美共五十七人

功臣封侯五十人

定遠黃金氏所輯功臣錄詳矣然亦遺景川侯曹震不載孫恪孫與祖之子功臣錄止著其歷官都督亦不載其全寧之封以此知功臣錄亦尚未盡

大征雷

上欲諸王知軍旅之事文皇帝時為燕王命率穎國公傅友德等北征沙漠至迤都山擒虜將乃兒不花而還○命東川侯胡海為征南將軍帥師十萬征九溪蠻三月師渡九溪大庸度天火嶺六古卑洞擒獲蠻酋夏三八古皮等械送京師還次賀山擊斬蠻兵千餘分道勦捕散毛部落俘獲一千計還京尋以公侯還鄉例賜海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幣帛六十四匹歸老於家是年海卒○五月賜韓國公李善長死先是善長坐他累削祿一千四百石既又有以胡惟庸黨類為言者上亦未之究也是春榜列功臣猶前善長會有星變其占為大臣災上疑之時大殺京民之怨逆者善長請免其黨數人上大怒遂賜善長死

太祖李善長賜其功者皆善長之自取以其請免逆黨之殺故也于何

其未備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刊行。

太祖凡議論諸書高出人一等豈怪生所能彷彿萬世而下亦惟我太祖一人而已

謹按野記云。高皇帝聖學超傑。以尚書容義和惟天陰騭下民二節。蔡沈註誤。嘗問群臣七政左旋然乎。編修答祿與權仍以蔡氏新說對。上曰朕自起兵迄今未嘗置步覓焉。可徇儒生腐談。因命諸儒臣改正為書傳會選。劄示天下學者。其畧曰。允前元科舉尚書專以蔡傳為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為不然。當依朱氏詩傳十月之交。註文為是。又如洪範內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一節。俱以天言。不知陰騭下民。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天之陰騭也。君之相協厥居者。何敷五教以教民。明五刑而弼教。使強不得凌弱。眾不得暴寡。而各安其居也。若如蔡氏之說。則相協厥居。事皆付之於天。而君但安安自若。奉天勤民之政。畧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之意哉。○時并令儒臣脩孟子節文。先是上覽孟子至士芥寇讎之說。大不然之。謂非臣子所宜言。謀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抗疏入。諫輿輟。自隨袒胸受箭。曰臣得為孟軻死。死有餘榮。上見其誠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而孟子配享得不廢。至是乃命修孟子節文。凡不以尊君為主。如諫不聽則易位。及君為輕之類。皆刪去。

謹按水東日記云。錢宰被徵至京。同諸儒修纂尚書會選。孟子節文。暇日微吟曰。四鼓夢。一起着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察者以聞。明日文筆燕畢。進諸儒而諭之曰。昨日好詩。朕曷嘗嫌汝。何不用憂字。宰等驚悚。謝罪未幾皆遣還。

續上於是年八月封降王初明具據全蜀。上命廖永忠湯和征之。是

太祖封降王封降官死非鼓弄其向義之心以空是志耳

面縛鄧璧與母彭氏及群臣奉表詣軍門降。至京上赦其罪。封昇為歸義侯。賜居第京師。○又於是年加禮降官。九月封何真為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鈔券。子孫世襲。先是真既歸附。歷江西山東叅政。山西浙江布政使。致仕。至是念其歸附之誠。授以封爵。賜第於京師。官其三子。

正幸未洪武二十四年

正月命都督劉真創立甘肅城池。操練軍馬。及提調屯種。○三月廷試進士。賜許觀等三十一人及第。出身有差。

謹按許觀貴池人。鄉試會試俱第一。後復姓黃。建文中仕至禮部侍郎。死於靖難。妻翁氏及二女亦死節云。

故元遼王阿札失理寇邊。屯朶顏山。命傅友德郭英總兵討之。五月至哈者舍利王。友德遽下令班師。虜聞之以為然。越二日復趣師深入。六月至

黑嶺。鴉山等處。次洮兒河。獲人口馬。死數多。七月還至金鞍子山。復征黑

許觀一 家死節 傅郭二將 軍士征北 虜

嶺南山至磨鎌子海打蘭尖山追虜酋札都遂征黑松林之北野人所居

能皮山追達達元刺罕掩襲虜衆大獲人馬而還

傅友德
功冠諸將

定遠黃金曰頴公之為將也。英姿颯氣。猛奪虎貔。出奇制勝。料敵如神。鐵騎長驅。橫騫千里。或降王破國。或斬將塞旗。威震朔南。胡虜畏其犁庭。蠻夷為之褫魄。豐功盛烈。足以冠策府而銘鼎彝。蓋天眷聖祖。啓萬年之明運。故生此名臣。推簡廟清。佐成混一。不拔之業。如此夫。豈偶然而已哉。建按我朝。論開國功者。必以六王為稱首。然以傳頴公之勳烈較之。其猶在寧河東甌之上。與開平岐陽比肩乎。奈何。空累黨禍。襲封無聞。今六王之後。咸復侯封。而無人為頴公訟者。惜哉。

太祖創制士
子中服款
其精雅不
俗此又待
士盛意也

定生員巾服之制。上以學校為國儲才。而士子巾服無異臣胥。宜有以甄別之。命工部製式以進。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襴衫。用藍色絹布為之。寬袖。皂線。軟巾。垂帶。由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焉。

神樂 傳信錄云。上有天下。欲密察民間情偽。數為微行。一日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於窓下。結網巾。問曰。此何物耶。對曰。此網巾也。用以裹之。頭上。則萬髮皆齊矣。上去。明目朝罷。上曰。召神樂觀。昨日結網道士來。至則命為道官。仍命處所為網巾。十三項。頒示。十三布政司。使人無貴賤。皆首裹網巾。遂為定制。蓋自元以前。無此云。按我太祖創法。垂憲不獨見於禮樂刑政之目。雖士庶巾服之微。亦莫不創

制。且民若此。後聖雖有作者。其莫之能易也夫。

太祖詠紅霓
出言吐氣
自是非常

友信所續
兩語亦豈
凡哉信乎
有是君則
有是臣也

征哈
密

續皇明群書題要記以彭友信為北平布政使時友信以貢至京師遇

上微行。口占虹霓詩。一句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兩繫天腰。命續之

友信應聲曰。玉皇昨夜變輿出。萬里長空駕玉橋。上大悅。問其籍。命翌

辰候於竹橋。同入朝。友信如言。候久不至。遂入朝。上召友信。上殿前問

故。具以實對。上曰。此秀才。有學有行。遂命為北平布政使。○八月命都

督宋晟。劉直。統兵征哈密。哈密去肅州千餘里。虜所城也。○九月晟等兵

至其城。破之。擒其偽王子。別列怯。幽王。察里失哥。知院。岳山等。殺其國公

阿朶只。俘獲虜衆千三百人。及金印一。銀印二。悉送京師。○賜長興侯耿

炳文。緡錢五萬。造第鳳陽。鈔二千錠。與葺先塋。黃金四錠。白金四十錠。鈔

一千錠。彩緞三十表裏。優老干家。○十月南豐縣典史馮堅。上言九事。其

一言王者之居。四方瞻仰。設置宦寺。守門使之傳命。供給灑掃而已。然往

馮堅上言九
事言及內

管之弊詞
極痛切太
祖嘉其言
誠虛心納
諫之主也
可多待哉

勅清釋
道二教

昔之君多為所制。由其為左右親近之人。故其言易入。易信。遂養成內患。而不自知也。願鑒諸史籍。裁擇冗員。以防異日弄權之患。上嘉其言。有闕政體。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勅禮部清理釋道二教。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衆者。數所併居。天下僧道。有創立庵堂寺觀。非舊額者。悉毀之。○十二月。命都督俞通淵。統貴州辰沅各衛軍。征古州諸蠻洞。

正 壬申 洪武二十五年

命將軍承命
勅戒諸蠻
洞及斬賊
無數。雖命
將軍之力
亦朝廷之
福也

正月。俞通淵進軍。首克銀賴洞。及三門合水古州。滿洞。克銅羅蠻。二月。克龍里四寨。克晒洞。及赤沙上黃洪州。迷洞。三月。克楊潮三連。及龍寨兩洞。俘斬蠻賊數多。諸洞悉平。通淵班師。○四月二十五日。皇太子薨。謚曰懿。文。是年。皇太子薨。長孫允文。太祖以為半邊月。亦知其不克終。但不敢明言。繼統者。成祖耳。杜爭端也。○五月。俞通淵回京。上以通淵屢立

太祖天聰明
之畫者亦

異日之變
但不敢明
言以俟後
日之何如
此得太祖
之肺腑

太祖封功臣
獨英三代
皆王爵其
待英也至
然而英之
功績亦出
於群臣之
一零耳

雲南
為集
出

戰功。克績父兄遺烈。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越雋侯。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鐵券。世襲。○六月。西平侯沐英卒於雲南。英聞皇太子薨。號慟不輟。遂至失聲。飲食為少。是月丁卯卒。年四十八。上哭之。勸輟視朝。親製文遣祭。追封黔寧王。謚昭靖。塑像功臣廟。仍配享。太廟。贈三代。皆王爵。英為人寬弘。沉毅。識明。而見高。謀深。而慮遠。臨事果斷。賞罰明信。用兵如神。有功不伐。居貴不驕。允得上賜。悉以給將士。故能得其死力。其鎮雲南也。簡官僚。修惠政。剔姦蠹。興學校。治水利。通鹽井。來商旅。墾田至一百一萬二千畝。軍食贏足。恩威並施。教化大行。雲南遂為樂土。

雲南

雲南在前代皆為蠻貊異域。至我朝乃聲教覃敷。文物蔚然。與中土埒。固我太祖天威神筭之所致。而傳穎公沐黔寧二臣之績亦不可誣也。黔寧四子皆才。長春。襲西平侯。嗣鎮雲南。沈勇有義。夙屢討平。蠻寇洪武末卒。次嗣仍襲西平侯。永樂中以平交趾功。進封黔寧公。卒。追封定遠王。以昂任都督。亦嘗總兵鎮守雲南。次嗣尚公主。授附馬都尉。

胡冕小年不
敢近邊周
將軍仁威
所及

周致心盡言
直諫不城
漢廷之汲
黜朝廷不
可無此人

王至
非王

九月立嫡長孫允玟為皇太孫以脩撰黃子澄兼少詹事侍東宮講讀○
遣都督宋晟總兵征暹東西番叛寇俘斬七千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羊
十萬而還○遣都督周興總兵討故元逆臣也速迭兒先是藍玉北征虜
王脫古思帖木兒走至也速迭兒之地為所弑其部屬皆奔散來附至是
興等進討追至徹徹兒山大敗之胡寇自是不敢近邊者十餘年○時朝
廷訪求通曉曆數推往知來試無不驗者必爵及封侯食祿千三百石○
東監生周敬心上疏畧言國祚脩短在德厚薄非曆數可定 陛下但當
脩德則皇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小技之人耶又言 陛下連年遠征臣
民萬口一辭皆知為耻不得其傳國寶欲取之耳臣聞傳國寶出自戰國
楚平王時以卞和所得之王琢之秦始皇秘之名曰御璽自是以來歷代
珍之遂有是各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
寶王璽非寶也且戰國之君趙先得寶而國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寶皆不

仁義為
定

治天下在仁
義不在王
至萬世君
天下者之
名言

此數言極凱
切今日朝
廷之弊

太祖納敬心
之奏而息
北征之議

旋踵而亡蓋徒知王璽之為寶而不知仁義之為寶故也天下治安豈國
長久者莫如三代之時未有王璽是知有天下者在仁義而不在此
璽亦明矣今為取寶使兵革數動軍民困苦是忽真正之大寶而易無用
之小寶也 聖人智出天下明照萬物何乃輕此而重彼愛彼而不愛此
耶又言方今力役繁雜戶口雖多而民勞者衆賦歛過厚倉廩雖實而民
窘者衆教化博矣而民不悅所謂徒善也法度嚴矣而民不服所謂徒法
也昔者汲黯言於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
治乎方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城池則願高深宮室則願壯麗土地則願
廣人民則願衆於是多取軍士廣積錢糧征伐之功無虛日土木之工無
已時如之何其可治也又言洪武十二年欽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
黨十九年起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殺京民不分臧否一槩殺之豈
無善人君子誤入各項之中方今水旱連年未臻大稔未必不由殺戮無

李卓吾此點是月有已充宗

五三

亦虛心納諫之令主也

方孝孺 穎絕倫

宋濂大異方孝孺

此莊士也

太祖以方孝孺稱之為異人以為後口翼子

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疏奏上頗納其言自是北征之議稍息

讀

後園雜記謂此疏三千餘言餘若通鈔法慎刑嘗罷充軍等事皆切時弊無官守言責而能直言極諫如此何其壯哉不可畏也

以方孝孺為漢中教授孝孺台州寧海人父克勤洪武初知濟南府有異

政註誤死獄中孝孺聰穎絕倫雙眸炯炯如電讀書一日十行俱下方髫

亂已善屬文見典冊所載聖賢遺跡欣然有願慕之志鄉人呼為小韓子

年二十持所為文謁宋濂願受業濂一見大加賞異謂孝孺曰吾備位禁

林數年來閱天下之士亦多矣而未有如子者子之文非當世之文也顧

肯從我遊耶洪武壬戌以學士吳沉薦詔徵至京上使人覘之見其舉

動端整謂皇太子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靈芝甘露論上每

面試舉子輒親定高下註選至孝孺獨不註曰異人也吾不能用留為子

孫光輔太平足矣孝孺歸杜門著述會仇家得罪辭連孝孺有司籍其家

械赴闕下上立命釋之已而家益貧寒嘗病絕糧亦處之泰然授徒

石鏡若將終身至是復徵至上方重賞罰以其志存教化謂左右曰今

非用孝孺時乃除漢中府教授詔許水陸給舟車赴任

讀

孝孺在洪武建文間卓然為一世儒宗洪武末太祖深人漸遺令必先召孝孺孝孺固曠世異才而我太祖所以待之若亦異矣

語曰知臣莫若君若我太祖深知孝孺哉

時雲南建昌王官月魯帖木兒叛糾合西番摩此大肆殺掠命涼國公藍

玉越雋侯俞通淵將兵討平之遂於邛部州築城建越雋衛鎮守其地○

冬上患熱病危甚諸御醫進藥皆無效俄有赤脚僧詣闕下云天眼尊

者及周顛仙遣進藥視其藥一曰溫涼藥三片一曰溫涼石一塊其方用

金盆盛石磨藥注之沉香醖以服上服之服在末時聞至點灯時遍體抽

掣藥之效也其藥味香若芎藭而醖底凝朱紅彩迥異是夜病愈精神日

強

癸酉洪武二十六年

孫輔太平其見之真而審之的矣豈謾談耶

太祖深知孝孺

天生太祖豈偶然一旦

患病赤脚僧進藥特

天假手耳豈熱因而進哉

周顛仙進藥

徒

卷之六

五

藍王為謀不軌

太祖於藍王恃功暴橫

以法繩之非太祖之過也乃王自取之吾於太祖何尤

藍党伏誅

此等禽獸受朝廷之爵食朝廷之祿日為王黨或有餘辜

萬世所當法

二月涼國公藍王謀不軌事覺并其黨皆伏誅王始以常開平妻弟從征

累功至大將所向多克捷素狠愎不學恃功暴橫裝奴假子數千嘗奪民

田民訴之御史王執御史捶而逐之北征還私載無算比度喜峯閔閔吏

以夜不即納王毀門而入上聞之怒會有言其私元妃主上詰責之

王不為意每侍上宴容止悻傲總兵在外專黜陟刑罰至違詔出師迨

征西歸意望進爵時已封涼國公上命加大傅王攘袂曰我當為太師何

太傅也及奏事上不從王退曰上疑我矣遂謀反密召故部曲令收

集士卒并家奴伏甲為變將發為錦衣衛士將獻上告捕訊伏誅并大誅

逆黨凡戮數萬人連坐者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舳艫侯朱壽吉安侯

陸仲亨南雄侯趙庸靖寧侯葉昇及吏部尚書詹徽翰林典籍孫普等九

數百千家○七月選秀才張宗濬等隨詹事府春坊官分班入直文華殿

侍講畢近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問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藝

萬世所當法

教諭太子似此舉尤善萬世所當法也

八月詔褒吳浦江鄭氏累世同居家範克篤里人王氏效之遣官簡拔二

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赴闕既至今自推舉乃以鄭濬為左春坊左庶子

王動為右春坊右庶子浦江鄭氏自其祖綺教子孫勿異爰至濬傳十世

矣食指至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凡出納雖絲毫咸有文可覆無敢私諸

婦惟事女工不使與家政子孫馴行孝謹執親喪哀毀三年不御酒肉家

畜兩馬一出則一為之不食其家僮施慶居親喪哀泣不輟亦三年不御

酒肉其所感如此家以田多推擇為糧長數以事入覲上識之後被人

妄奸其家與權臣通財時嚴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與不實必死而

覆其家其宗長鄭濬與從弟湔兩人爭先就吏上獨憐之曰我知鄭門

無是也人誣之耳擢湔福建布政司叅議上問濬治家所以長久之道

太祖詔褒鄭

王義門子弟此我明

特也世漢

唐以上三

代以下無

聞焉

我知鄭門無是

不所婦人言

太祖詔赦胡

藍二党于未犯米拿者一弊赦宥之其出死入生之仁乎舜德好生莫過是也

重直言

太祖左克新而右俊華者重言路也歷年久

對曰守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上深嘉之。至是尚書嚴震直述其家世

孝友以聞。遂有是詔。○九月詔曰。朕荷皇天眷命。削平禍亂。今二十餘年

矣。邇者朝臣其無忠義者。李善長等。陰為構禍。事覺。人各伏誅。今年藍賊

為亂。謀泄。捉拿族誅。已戮五千人矣。餘不盡者。已榜赦之。猶慮姦頑無知。

尚生疑惑。日不自寧。今特大誥天下。除已犯已拿在官者不赦外。其未犯

未拏者。不分胡黨藍黨。一槩赦宥之。○頒大成樂器於天下。令有司如式

制造。以祀孔子。○十一月擢秦州訓導門克新為左贊善。紹興府教授王

俊華為右贊善。時天下學官入覲者。上親詢以民間政事得失。在列者

多。應對不稱旨。獨克新敷奏亮直。俊華善文辭。故有是擢。上召二人謂

之曰。朕所以左克新而右俊華者。重直言故也。

雜錄 近日有梓行龍飛器者。雖亦編年終。洪武之世。然徒詳於細碎。如倉官巡檢。陞降資格。及禮儀俯伏拜與之類。皆備載。而鉅要多遺。如此年處分五六事。皆刑政之大者。而此紀不載。一焉。他可知矣。且其間外謬殊多。而鄙誕可笑。處尤不少。如妄談四夷。儉易。謂冊師可以復

而恭慎者動於治也。有君如此我民之福也。

天地神人之福

太祖榜戒僧道出入為防民財慮也。豈過計

本不許民間自削髮

太祖令天下多種桑棗

甲戌洪武二十七年

正月。上退朝。謂劉三吾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若恐為治之心懈也。懈心

一生。百事皆廢。生民休戚。係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猶未

臻。甚矣為治之難也。三吾頓首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

榜示天下。寺觀僧道。俱不許奔走於外。及交構。有司以書冊稱為題。疏強

求人財。其一二人於崇山深谷。脩禪及學。全真者聽。三四人。不許。毋得私

刑庵堂。若遊方。問道。必自備路費。毋索取於民。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冊。驗

實。不周者。笞送有司。問充軍。不許民間兒童。私自削髮為僧。違者。并兒童

父母。皆坐罪。○命戶部。行文書教天下百姓。務要多種桑棗。每一戶。初年

一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共六百株。栽種過數。自造冊回奏。違者。全家發

慮凶年可
為不食之
助念民瘼
也可多得
哉

遇凶
歉可
為衣
助食之

遣充軍諭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飽即忘饑暖即忘寒不思為備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也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暖比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給足田里皆安者可以無憂也然預防之計不可一日而忘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或遇凶歉可為衣食之助○三月廷試進士賜張信等及第出身有差信浙定海人○五月定武職比試襲職例九內外指揮千百戶子弟未及二十歲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試初試不中襲職署事食半俸二年後再比中者食全俸乃不中者降充軍

謹按

國初此試之嚴如此而今不行矣

推恩功臣官至二品以上者皆得賜第於其鄉置享堂樹碑於先墓皆官為給費○七月上因改定書傳謂儒臣劉三吾等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於奎壁今年春暮其氣始消文運當興爾等宜考古證今

繪

天象以景
星慶雲疑
聚於奎壁
也豈是
謾言又運
而無微步

有所述你以稱朕意於是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贈衣被○十二月大

正月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春討

阿資擄龍窩縱殺掠累為民害朝廷命諸將率兵救萬征之師無功自

後無敢議伐者得肆猖獗春復討之衆以為難進兵紫溪山擒其黨著宗

春謂衆曰歷年不獲此寇者彼恃其地多險阻及各處土酋皆姻婭得以

匿之今調土酋悉從征設謀羈絆俾不能通復多置營堡相犄角制其出

入授首必矣乃進兵至赤窩果獲阿資梟其首以殉并誅同惡二百餘人

蠻夷震服○四月宋晟兵過温腦江分兵為二道遂至鎖兒口與虜戰大

敗之斬與獲千餘人又逐北路野人皆敗遁去乃旋師

宋晟鳳陽定遠人求

宋晟

鳳陽定遠人求

李... 卷...

議討

太祖罷春湯

和生前厚
享以後厚
祭待功臣
者當如是
矣

恩禮之
隆時莫
與比

太祖核定
之後累以

廣西南丹奉議慶遠等處蠻酋作亂命左都督楊文為總兵官都督僉事劉真都指揮使韓觀為副率師十五萬徃征之。○八月貴州士官阿榜作亂都指揮顧成討平之斬首三千餘級俘獲二千餘人。○信國公湯和卒先是和亂成復討平之斬首三千餘級俘獲五千餘人。○信國公湯和卒先是和既歸鳳陽暮年多疾。上眷念之每歲必一召入覲賜以安車入殿庭宴資備至相對語舊勞撫慰感泣賜緡鈔預為營葬之資至是卒。上嗟悼輟視朝親為文授使者以祭追封東甌王謚襄武塑像功臣廟復配享太廟。上之初起兵也和為滁陽王部曲率先推戴聽命惟謹故上喜焉。恩禮之隆時莫與比。○九月詔曰朕二十八歲渡江二十九歲入建業勳兵秣馬與群雄並驅旌旗甲仗一應供給皆出我江東五郡之民太平應天靈國鎮江廣德以此平定天下禍亂海內寧謐今朕老矣思民效勞無可撫勞今年合納官秋糧盡行蠲免少蘇前日之勞。○又詔以山東布政

下詔蠲免
秋糧其撫
勞吾民者
至矣

至

楊文分軍勦
捕斬克叛
酋偉哉將
軍威聲播
揚

司供給遼東軍裝。山西北平軍需民勞已甚今年應納官民秋糧盡行蠲免。○用行人司副楊砥言黜莽大夫楊雄進董仲舒從祀孔子。○十月楊文等師空奉諫用分軍勦何武都康龍英等州斬叛酋黃世鐵黃嗣微等。又征南丹州斬其酋莫金分兵勦大藤峽江南岩蓮花寨等處徑賊擒戮其叛首陸公光等餘悉撫定之擒斬共一萬八千餘人開設奉諫南丹潯州慶遠四衛向武池河懷集賀縣四守禦千戶所鎮守其地。○命秦王將兵征土番回以疾薨謚曰愍。

丙子洪武二十九年

正月擢韓觀為右軍都督同知賜第京師觀韓成子也。○選才問右以浦江鄭沂為禮部尚書鄭榘為監察御史。

選用稅
戶人材

飲

洪武中多選用稅戶人材湖州富民張震直接布政司奏議累官至尚書蘇州富民沈萬四有孫曰玠擢戶部員外郎受官辭祿。上器重之他如立顯湯行之屬皆大力。蓋洪範所謂九闕正人既富方設亦至王用人之一道立資之無方也。

辰戌丑未為期

大賚致仕武臣

太祖大賚致仕武臣

昔效勞賊

平禍亂今

日致仕以

終天年安

以資養老

此太祖厚

盛心也

太祖論翰林

始定外省官朝覲之制以辰戌丑未為期其前一歲一朝之制俱革○四

月命禮部會同翰林院考國子監六堂師弟子甄別高下送吏部以次擢

用○八月詔復免太平應天鎮江寧國廣德五部今年秋糧○九月大賚

天下致仕武臣諭之曰元末兵爭中原鼎沸人不自保爾諸將臣從朕效

謀宣力共平禍亂勤勞備至天下既定論功行賞使爾等居官任事子孫

世襲末享富貴朕思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今皆老矣久不相見心恒思

之故召爾等來所賜簿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天年諸臣

皆感激叩首謝有墮淚者○十一月詔翰林院議定制凡官民房屋墳

塋等第及食祿之家禁例為書名曰稽古定制頒行天下○以脩撰張信

為侍讀編修戴彛為侍講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為職然既列近侍

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在群

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談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

林陸贄李絳之徒亦

正言談論

以曉之故

使之陳政

治之得失

也此太祖

用意

楊文往

征遼東

景星慶

聚奎

正洪武三十年

正月命都督楊文往遼東操練軍馬提調屯田○二月會試天下貢士翰

林院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白信稱為考試官取太和宋琮等五十二人

中原西北士子無預者○是年殿試景星慶雲會於聚奎上以士氣

充斗牛關係不小命考官致意毋得視為泛常○三月殿試賜進士闈縣

陳如為第一被黜落考成以為言上怒命儒臣再考下第卷中擇文理

優長者復其科第於是侍讀張信侍講戴彛贊善王俊華司憲司直張謙

成揚州江都人未樂初封鎮遠侯開國功臣至末樂方封侯者惟

慶

胡藍 餘黨

第一

校書嚴叔載其字重貫二府長史苗章紀善周衛蕭楫等受命閱卷或傳
三吾與信稱受其所囑以卷之最陋者進呈 上閱卷驗之果以不堪文
字奏進益怒謂其胡藍餘黨命刑部拷訊惟三吾信稱及司憲為藍黨餘
皆胡黨惟藍不與焉招宥三吾謫戍邊餘皆凌遲於市於是覆閱取六
十一人皆此人也六月朔殿試再策問以山東韓克忠為第一仍賜進士
及第出身有差

太祖故易太

子 痛哭未為 不是但天 意在文皇 難痛哭亦 何為

詞林詩云 太祖嘗欲易太子李士劉三吾痛哭曰太子天下本
者欲易之置秦晉二王於何地 惟旨降為博士尋復李士易儲事
竟寢又考 文皇帝封建詔亦稱 皇考嘗欲立朕為嗣則知 聖祖
果有此意矣 但歷於秦晉二王而不果爾 迨洪武末二王相繼薨而
聖祖隨亦晏駕使更得一二年在位 其立文皇為嗣無疑而天下免數
年戰爭之苦矣 嗚呼 豈非運錄所謂殺運猶未除耶

袁珙精 相術

術人袁珙識 真主而曰 殿下異日 太平天子 也豈妄談 哉卒之果 登天法而 享萬歲

金忠 因卜 召

有無情弊以定功罪至是官吏上計者皆付刑部等衙門問罪煨煉慘酷
無不誣服自無所輸皆以寄借為名動以數千萬計凡所繫連皆至破家
既而開濟亦被誅○時郵人袁珙精相術姚廣孝薦之燕邸 文皇使人
召之至使者與飲於酒肆 文皇服衛士服偕衛士九人同入肆沽酒使
者因謂珙試看此十人珙趨拜 文皇前曰殿下何如此輕行 文皇曰
胡說我等十人皆後護衛長官也珙不答 文皇還宮命召入詳扣之珙
稽首曰殿下異日太平天子也龍形鳳姿天廣地濶額如圓璧伏犀貫頂
日麗中天五岳附地重瞳龍鬚五事分明二肘若玉印狀龍行虎步聲如
洪鐘是底龜文有雙痣俟年交四十鬚過於臍即登寶位

此方人宜豫防之同縣金忠當戍趙州不樂行珙一見相其面曰
此尚善骨法也他日當大貴此行勿憂登舟即順境矣忠善卜 燕邸
召至問以猜難忠卜以大言告遂署長史承梁初擢兵部尚書其相術
奇驗類此 文皇登極召珙拜太常丞卒賜葬祭子忠徽克傳其術官
至尚寶少卿

八征蛮斬
擒無數郭
英諸將神
謀妙笑

詔免轉
運之勞

因初立法罪
有輕重法
皆不宥罪
親如附馬

川陝寇發執猖獗命武定侯郭英長興侯耿炳文計之兵至漢中之後河
生擒賊首高佛興及其黨數千餘人英等疏其同謀者請誅之勝從者勿
治上可之○五開等處蠻人作亂七月命都督楊文韓觀帥師二十萬
從楚王征之復命都督顧成率貴州都司軍馬策應文等進兵直抵洪州
洎里福祿未從等九官司所屬峒寨用機設奇擒殺蠻賊一萬九百餘
人俘賊屬一萬六百餘口顧成亦勦平臻部六洞蟒蠓天柱天堂大坪小
坪等處蠻寇而還○十月詔天下郡縣夏稅秋糧自洪武二十八年以前
拖欠未納者許折輕資隨地方出產聽從民便以免轉運之勞每金一兩
折米二十
石銀一兩折米四石鈔三貫五百文折米一石緝每匹折米一石二斗
綿布每匹折米一石夏布每匹折米七斗半綿花每斤折米二斗
○附馬都尉歐陽何有罪賜死先是立茶馬司於陝西四川等處令西番
納馬易茶以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極刑時駙馬倫奉命西使
以巴茶私出境貨易倚勢暴橫所在不勝其擾而播闢大臣皆奉順不敢

亦不少貸
法亦愛矣

違倫令陝西布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茶渡河州倫家人有肩保者索車
至五十輛蘭州河橋巡檢司吏被捶不堪以其事聞上大怒命布政司
官不言并倫賜死保等皆伏誅

倫尚帝女安應公主高皇后所生也國初行法之嚴雖貴戚
至親不少貸如此是以法必行而天下之民蒙其福矣

以茶
易馬

曹國公李景隆還自京師先是景隆奉詔齎金牌勘合直抵西番令各番
酋納馬易茶凡用茶五十餘萬斤得馬一萬五千五百餘疋回京分給京
衛騎士上自序皇明祖訓曰朕觀自古國家建法立制皆在始受命之

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於海內民用平康蓋其創業之初備
嘗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孰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

之士自矜已長者甚相遠矣朕幼而孤貧長值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
為人調用者二年繼而收攬英俊習練兵之方謀與群雄並驅勞心焦思
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剪除強敵統一海宇人之情偽亦頗知之故以

太祖太宗
之日登位
之自示
相訓一篇
寡經國之
昭謀守成
之令典也
自古創業
之君誰加
於此

復為祖訓一編

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

此章太祖又

所見所行與群臣定為國法。華元朝姑息之政治。沿舊俗汙染之徒。且群雄之強盛。詭詐至難服也。而朕已服之。民經世亂。欲度兵荒。務習奸猾。至難齊也。而朕已齊之。蓋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著律。令損益更改。不計遍數。經今十年。始得成就。頒而行之。民漸知禁。至於開導後人。復為祖訓一編。立為家法。大書揭於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九七騰稿。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蓋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自非博採衆長。即與果斷。則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令翰林編輯成書。禮部刊印。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欲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予佑於無窮矣。嗚呼。其敬戒之哉。

謹按 洪武六年。初訓錄已作。更改損益。直至洪武末始定。恭誦聖祖家治日常。少。亂日常多。無不緣此為戒。遠矣。

君刑重法以編民故言此以慮遂為守成者

此章太祖又慮守成之君倚中國勢以討諸夷故言此以儆之

治內馭外之畧

不涉歷其中。姦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頓挫姦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後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劓割之刑。云何。蓋嗣君生長深宮。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又一章云。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僅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謹按 此二章見我聖祖慎重兵刑之謨。焉見治內馭外之畧。焉見賂謀燕翼之道。焉見創業守成之垂焉。嗚呼。懿哉。

正 戊寅 洪武二十一年

齊秦受知於上而益承其鄉試第
一召問過將應數無遺考諸書籍出袖中手冊以進其悉耳豈有他受於主上哉
代齊太受知
太祖皇嗣之盛亦天眷顧耳非偶然也

春以齊秦為兵部尚書。泰，漂水人，初名德，洪武丁卯應天府鄉試第一。德受知於上，改賜今名。初授禮部主事，一日雷震，謹身殿。上躬禱于天，擇九年無過官員陪祀泰，預焉。乙亥進兵部左侍郎，至是進尚書。嘗被召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欲考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以進，其悉自是益承眷遇。○三月，晉王濂，謚曰恭。上皇子二十四人，長懿文太子，次秦王，因晉王，原次成祖文皇帝，初封周王，封皆高皇后所生也。次楚王，武齊王，潭王，團除魯王，州蜀王，都湘王，州仇王，司肅王，甘肅移，遼王，寧慶王，寧寧王，南昌岷王，武崗谷王，宣州，歸王，京，濟王，州安王，絕唐王，陽，却王，伊王，洛，皆諸皇妃所生也。祖訓：凡東宮親王位下各擬名二十字，日後生子及孫，即以上聞付宗人府立雙名，每一世取一字以為上字，其下一字臨時隨意選擇，以為雙名編入玉牒。至二十世後，照例續編，永為定式。如：燕王位下二十字，則曰高瞻，初見祐厚，載翊，常由慈和。

太祖班宗室

祿食之制
凡有等級而不紊非通變祿食之典其誰能典於斯哉
宗室班祿之制

怡伯仲簡，禧迪先猷是也。親王子除嫡長子襲封外，餘皆封郡王。親王祿米一萬石，郡王祿米二千石。郡王子除嫡長子襲封外，餘皆授鎮國將軍，食祿一千石。郡王孫授輔國將軍，食祿八百石。郡王曾孫授奉國中尉，食祿六百石。玄孫授奉國中尉，食祿四百石。五世孫授輔國中尉，食祿三百石。六世孫以下世授奉國中尉，食祿二百石。皇女曰公主，食祿二千石。親王女曰郡主，食祿八百石。郡王女曰縣主，食祿六百石。郡王孫女曰郡君，食祿四百石。曾孫女曰縣君，食祿三百石。玄孫女曰鄉君。

難更數十年當益靡廟之慮而不可無變通之術矣

四月，上不豫，閏五月十日，上崩，壽七十有一。是月十六日，葬於孝陵。

上尊謚曰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

皇明玉牒曰：帝性神武，明達睿智，有大度。始度江時，群雄多淫酒肆，傲

自驕為誇，帝獨克已下人，旁求俊傑，尊以賓禮，聽受其言，晝夜忘倦，勤於

觀此皇明王

經見太祖

心目之間

真可謂聖

神之極矣

聖神之極

聽斷四鼓即興未明而朝日具始罷稍閑即與諸儒講論經史聽政至昏乃還宮隆冬盛暑未嘗少變體或不豫亦強不替凡有陳論無問卑賤皆小心鞠問有小警終夕不安寢思弭患之宜節於自奉非燕群臣不得設盛饌功業益崇愈尚儉朴謹於禮度對群臣必正衣冠漢吳之戒躬拜大將以慰其勞其訓諭群臣徵引古道出言成文動協典誥自為詔勅頃刻即成思如宿構用兵料敵機變如神成算所授無不克捷諸將奉命成功不吝官賞天地嚴於禋祀秉圭瓊瓊兢畏若神降臨誠心愛民尤矜貧弱語及稼穡艱難每為涕泣於大姓蕪併官僚貪濫深惡疾之犯者必置諸法崇尚教化紀綱禮樂制度事物防範靡不備具煥然可述春秋已高彌勤為治飭馬政備邊防較兵籍孜孜不息山陵之制皆預營度務從節儉器用嗚呼其謂聖神之極矣

廣

廣州志黃太史佐曰國初馭下多從重典潘臬守令稍有贓罪懷印未緩即遣之去非遠戍則門誅其有異政者不決拘已位朱紫

矣以故居職惴惴惟恐不能奉法恤

民以忝榮祿由中迄外百職整舉

謹

傳信錄曰洪武間朝廷清明法度嚴密善無微而不錄惡無微而不誅有為老人怕做人材詐為痴愚不識字以冀免者如山西平

陽縣民孫敬先是也有以人材為御史慮事累及詳以他屍作已各究

朦朧相埋而遁去者如太平府當塗縣楊岡是也此類甚多不可枚舉然事露亦竟不免於誅一時嚴密氣象可想見矣

爭露不免於誅

李卓吾增補批點皇明正續合併通紀三卷終

新錄李卓吾先生增補批點皇明正續合併通紀統宗卷之四

靖難

粵濱逸史清瀾鈞叟東莞陳建輯著

建文皇帝洪武之孫太子標之子也。已卯元年立。在位四年。建元仍稱洪武。年號後因削諸王位。以致叔求樂不中。遂起靖難之師。以走之。至癸未元年。求樂始即位。事見下。

李卓吾 戊寅洪武三十一年

批點 續五月十日乙酉

上崩遺詔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於世。定

太祖高皇帝 真王者之言

禍亂而懼兵。安生民於市野。謹撫馭以膺天命。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專志有益於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

輔政福

武臣僚同心輔政。以福吾民。葬祭之儀。一如漢文帝。勿異布告天下。使知

朕意

閏五月十六日辛卯皇太孫允炷即位時年二十二初

懿文太子生太孫頂顛頗偏太祖撫之曰半邊月兒知其不克終及讀

書其聰穎一夕懿文與之侍側太祖命誅新月懿文詩曰昨在嚴陵失

釣鈞何人移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遍九州太孫詩曰誰

將玉指甲搗作天上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太祖覽之不悅蓋未

得團圓影落江湖皆非吉兆也及立為皇太孫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遜

服一日太孫坐東閣門召侍講讀太常卿劉子澄告之曰諸叔各擁重兵

何以制之子澄以漢平七國事為對太孫喜曰吾獲是謀無慮矣初太

祖建都金陵去邊寒遠者踰六七千里北虜時出沒塞下捕殺吏卒以故

命並邊諸王得專制國中提兵防禦地大權重易以驕僭洪武中葉居升

應詔陳言極論分封太侈太祖大怒繫死獄中後無敢復言者太孫既

太子與太孫殊新月詩此中便見志小不果於天位

子澄以漢平七國故事以對建文帝然其言二者皆非也靖難之師寔肇於此

即位由加恩禮黃子澄及兵部尚書齊泰議欲稍削其權諸王遂與中朝浸相疑貳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太祖皇帝慮殘胡為患命邊守諸王訓將

練兵御奏天門早朝罷輿皇長孫議及口占詔勅賜諸王內一欵

云常歲訓將練兵馳視周迴封疆險易造軍器務要精堅堪用庶使奸

邪難以口舌惑聽命脩饌許觀練子寧編脩吳言信執筆聽命書之

上顧皇長孫曰汝諦閱之當使邊陲不動貽汝以安也建按並邊諸王

得提兵專制緣此高郵自以為安邊長策而不知已兆文皇受命之

基矣豈非天哉

是日葬孝陵後遺詔止諸王會葬時諸王自秦晉外皆尊屬各擁三護

衛重兵地嫌勢偏恐其窺伺乃草遺詔諸王哭臨惟在本國毋得奔喪又

令王國所在吏民軍士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皆怒燕王入臨將至

年

成祖受命為天子不在於即位之曰而在太祖勅賜諸王訓將練兵之身看來亦是天意詔止諸王奔喪杜後患也

卷一百一十五

方孝孺輔建文帝此何時哉是知其不可而輔之者與

王叔英書遺孝孺其時欲其審為此時建文帝禍端已搖矣可輔乎哉

煥為徐王。○六月丙午日赤無光。○召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為翰林院侍講直文淵閣同即王叔英時為漢陽知縣遺孝孺書曰凡人有一天下才者固難能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也子房之於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故高祖得以用之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能獲用其言方今明良相逢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是也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井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所貴乎得時措之宜也

書 從此方孝孺以周官輔建文帝君變更舊制似亦未得時措之宜也
英此書豈預知其然而有以為之規與
謫前監察御史解縉為河州衛吏先是太祖令縉歸淮學許十年來朝

謫解縉於河州

權原吉為右侍郎

死亦曉得夏原吉是好人

權蹇義為吏部右侍郎

王紳王棟之子舉動正大朝中不可無此人

擢用未及期會太祖賓夫縉趨赴臨大臣謂赴臨非詔旨遂謫河州○權戶部主事夏原吉為戶部右侍郎原吉湖廣湘陰人母廖氏慶三閭大夫降而生自幼端厚好學喜怒不形有鬼物白晝附人言禍福驚動里中或強原吉往觀鬼卒無所言他日鬼復有言或問之故曰夏公端人吾不可以近舉鄉士入太學授戶部主事以勤敏著名遂超陞本部侍郎○召雲南學官董倫還為翰林院學士先是帝為皇太孫時倫為春坊大學士以註誤謫雲南至是召還○權中書舍人蹇義為吏部右侍郎義四川巴縣人初名瑑登洪武乙丑進士授中書舍人太祖見而問之曰得非蹇叔之後乎瑑叩首不敢對太祖喜其篤實令更名義御書義字賜之義居吏部與時浮沉國子博士王紳以書責之曰執事方負天下重望而治亂安危固係於進退取舍之是非也而所任非其所長所職非其所事位高於器則有覆餗之患才過於職則有積薪之譏非其才而委之至於僨

黃子澄啓事。則是執事雖欲為尋常無間之人而不可得。况敢望其逸樂優游。而與帝制藩全。是禍根由。豈是安國定邦之策。時俗上下乎。紳禘之子也。○廢周王楠為庶人。先是周王與燕齊湘代岷

五府通謀。帝一日罷朝。召黃子澄謂曰。先生憶昔者東閣門之言乎。對曰。不敢忘也。然幾事湏密。子澄退與齊泰謀之。泰欲先燕曰。燕握重兵。素有大志。當先以不軌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預備已久。卒難圖也。宜先取周。剪燕之手足。而燕因可圖矣。乃命曹國公李景隆調兵。猝至河南。周之執周

王及其世子。闔宮眷屬。送至京師。削爵為庶人。遷之雲南。燕王簡壯士為護衛。燕聞齊泰黃子澄等用事。周王見執。且將加兵于諸藩。故也。○熒惑守心。四川岳池教諭程濟通術。數上書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

言。召入將殺之。濟叩頭曰。陛下幸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乃囚濟于獄。○十一月。以工部右侍郎張昂為北平左布政使。以謝貴為都指揮使。時燕齊皆有告變者。帝問黃子澄曰。孰當先討。子澄對曰。燕王久稱病。而

齊泰子澄謀削藩之

術士程濟通上書言此

方兵起期在明年即欲先剪燕王此齊太之謀也

噬臍無及

燕王靖難之謀起此

天之所造二句是道術決燕王靖難之謀何等利害

日操練軍馬。且招異人術士。使在左右。此其機已彰露。討之計將安出。帝召齊泰問曰。燕王素善用兵。討之計將安出。泰對曰。今邊報北虜聲息。但以防邊為名。發軍成開平。其燕府護衛精銳。悉調出塞。去其羽翼。無能為矣。不乘此時圖之。噬臍無及也。帝領之。乃擢用昂貴。俾察燕府動靜。徐為之計。○遣代王桂如蜀。時代王貪虐。將為不靖。方孝孺請以德化道之。命往四川。侍教于蜀。下時蜀王素以賢聞。故也。○加魏國公徐輝祖太子太傅。時燕藩選兵將。練士馬。以勾逃軍為名。招致異人術士。至燕者多。以天命有歸為言。由是靖之志決矣。時建文帝尊禮賢臣。暴行古道。民皆悅之。惟僧道衍號知兵。且知天道。謂圖大事必成。燕王密語道衍。以人心所向。對曰。天之所造。何論民心。自是遂以道衍為軍師。燕王妃輝祖之妹也。輝祖雖與燕至親。而心在帝室。嘗召對密言燕情。帝信任之。詔加太子太傅。與李景隆同掌六軍。協謀圖燕。○僧道衍者。蘇州長州人。姚廣孝也。

卷一百一十五 北史 卷一百一十五 北史

道衍賦詩

薄南朝三字
宗泐其知
僧道衍之
心乎

汝薄南朝

道衍悚然而退

胖一本

成祖之作皇
帝也道衍
之下素拱

之相協成
之耳

識真王
長安
酒家

暴烈劫
增貪卸
不称取

齊王
有異
謀

太祖嘉張統
能其職
賜璽書以
勞之

張統能

初祝髮為相城妙智庵僧。改法名道衍。字斯道。時相城靈應觀道士席應
真者讀書學道法。兼通兵機。道衍師之。盡得其術。然深自晦藏。人無知者。
已而至京口。今鎮江府賦覽古詩曰：「誰攜年來戰血乾，煙花猶自半凋殘。五州
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江水無潮通缺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
事業今何在？北顧青青眼倦看。其黨宗泐見其搔膝高吟笑之曰：「此豈釋
子語耶？」斯道斯道汝薄南朝矣。既而宗泐舉道衍往燕，住持北平慶壽寺。
或薦道衍文武異才。燕王召見，問曰：「爾能卜乎？」廣孝操吳音，連對曰：「會會
即開襟出太平錢五枚。王自祝，連擲之。睨王曰：「殿下將無作皇帝乎？」王
叱曰：「和尚勿謬說。」道衍悚然而退。他日嘗告之道衍進言輒合，因薦相術。
袁珙以決之。蓋道衍嘗遊嵩山佛寺，遇珙相之曰：「寧馨。胖和尚乃爾耶？」
目三角，影白，形如病虎，性必嗜殺。他日劉秉忠之流也。道衍大笑，因此自
負。王亦聞珙名，託以勾逃軍下。召珙至燕，使者與飲于酒肆。王易服雜

衛士中亦入肆。珙一見即趨拜。王前占其為他日太平天子。語在啟王

大喜。館珙于道衍僧舍。世傳二語云：「辨宰相於嵩山佛寺，識真主於長安

酒家。」謂此也。王時時與道衍語多奇秘者。王甚重之。道衍時或誤爾

汝。王前王弗之責也。靖難之圖實起於道衍云。○吏部尚書如瑞有罪

免瑞居位日久多私親識是月保舉人材皆非其人且有賊跡右都御史

暴昭劾奏瑞貪鄙奉賊無狀黃子澄亦議瑞有心計而無典術不宜居宰

衡統百官遂令致仕瑞以此怨二人。○十二月召齊王禕歸京師時齊王

有異謀為其下所告命之入朝赦不罪惟拘留之。○召雲南左布政使張

統為吏部尚書統陝西富平人洪武中平雲南即以統為右叅政陞左布

政使化孚夷民遠近安之。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壇祠公署創置皆出統

裁定中國衣冠流徙雲南者不問識與不識皆厚恤之秩滿入覲。高皇

帝嘉其能稱為天下第一。賜璽書勞之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

稱天下第一
統實先往今有年矣言出則諸蠻聽服令布則四野懽忻皆由誠信相孚

克其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蹟

命仍治黔南汝往歛哉遂還治至是徵拜吏部尚書滇人思慕如失父母

屬朝廷更化旁求四方隱逸日集闕下悉委統統試鑒精明振任抑板

淹滯量才授任各得其宜士大夫起謫籍者彈冠相慶焉○召韓宜可為

右副都御史宜可初為山西布政使坐累謫雲南為人敦厚高潔持法廉

慎時齊黃建議削奪諸王宜可言其當從寬大密加防範勿遽誅討後竟

憤事人知其為老成持重之言未久宜可卒

續時帝視朝稍晏御史昌隆諫曰昔太祖高皇帝鷄鳴而起昧爽而

朝百官戒懼故能庶績咸舉天下文安陛下嗣守大業正宜追繩祖武競

業萬幾未明求本日明忘食常如不及斯為庶幾今乃日晏臨朝群臣宿

衛疲于伺候曠職廢業上下懈弛臣恐備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社稷之福

張統旁
張四方
隱逸之
士

宜可寬大
之言不能
回齊黃二
子制藩之
謀惜哉

朝有此
諫臣何
也君不
明而國
不治而
尤有發
孽於其

昌隆所
言切中
朕過

詔卷老
賜米絮

年與諸
同

誠不所燕
王所為反
以燕國事
情白於帝
亦忠於國

燕府長史葛

誠不所燕

王所為反

以燕國事

情白於帝

亦忠於國

李占十五

占十五

占十五

占十五

占十五

占十五

占十五

占十五

占十五

占十五

占十五

也 上曰昌隆所言切中朕禮部可頒行徧行天下不惟使朕有過人得

而知之且俾天下庶官咸能勤於趨事也

正己卯洪武二十二年元年即建文元年

正月册皇子文奎為皇太子詔老賜高年米絮省有差命官贖民鬻子

減田租

謹按先是帝皇考既謚懿文帝諱文曰允收及皇子生復命名文奎識

者曰此臣下儒生之常稱耳不類天子氣象及改建文年號燕

王聞之訝曰胡乃重復至是使臣民遍呼年與諱同無乃不祥乎小子

且見其敗也初太祖定祖訓於諸王位下各立二十字以昭子孫名

燕王位下則曰高瞻初見祐厚載俯察地也天高地厚氣象甚大誠謂

者曰高瞻仰法天也厚載俯察地也天高地厚氣象甚大誠謂天子

矣燕王聞之甚喜且謂已各載在圖識必有天下望氣者復言燕地有

天子氣靖難之圖由此而起

遣燕府長史葛誠還燕初王使誠奏事京師使覲朝廷所為及至帝

召問府中事情誠不敢隱遂密有委託使誠為內應誠許諾還至燕復命

王覓其顏色有異遂深疑之○二月以都督僉事耿璈掌北平都司事左

者

按燕王宴防
御邊官亦
有意

建文帝詔脩
史館亦賢
君也

採訪
潘事情

余都御史景清署北平布政司叅議尋召還時聞燕藩將有變使獻借清
往視軍以防邊。燕王宴二人及三司官使術士袁忠徹執酒壺相之及
宴畢忠徹啟曰宋忠年五十四面方五大身短氣昏張昇年三十六面方
五小行步如蛇謝貴年三十一擁腫早肥而氣短俱主橫禍景清身短聲
雄耿懃顴骨栴髻色如飛火二人相亦凶皆不足慮也忠徹即珙之子○
詔開史館纂脩。太祖高皇帝實錄以札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董倫為總
裁侍讀學士高遜志侍講方孝孺副之命左都御史暴昭戶部侍郎夏原
吉給事中徐思等二十四人充採訪分巡天下問民間疾苦賞薦平吏黜
貪墨不職者皆得以便宜行之夏原吉採訪福建暴昭採訪北平且得燕
藩事情密封以聞且請預為之備燕王深憾之○陞六部尚書秩正一品
設左右侍中各一員正二品左右侍郎仍舊時朝廷於都察院通政司大
理寺及在外布政司按察司等衙門官各品秩俱稍增損更改○三月

隸

帝執行齊黃
削藩之策
後悔不可
勝言

地震詔
求直言

使朝廷
勿疑

帝不淺輝祖
番高煦之
奏而使之
歸燕此見
亦是不然
番之是使
之剪藩之
疑也

帝用齊黃之策命都督吳忠調綠邊各衛馬步官軍三萬屯開平燕府精
壯悉選調。忠麾下胡騎指揮關童等在燕府者悉召入京師以都督徐
凱練兵於臨瀆都督耿懃練兵於山海關而張昇謝貴則密伺之約期俱
發○京師地震詔求直言御史尹昌隆上疏言姦臣專政陰盛陽微謫見
於天是以地震執政者惡之出知福寧縣○四月燕王使世子及其弟高
煦高燧至京師尋遣歸國時。燕王以。太祖小祥遣世子及二弟往行
禮或曰不宜偕行。王曰使朝廷勿疑也及至京齊奏請先收之黃子澄
曰不可恐事竟彼先得為備莫若遣歸使坦懷無疑也世子兄弟三人皆
魏國公徐輝祖之甥輝祖察高煦異常欲帝留之密奏曰臣觀三甥中獨
高煦勇悍無賴自倚騎射非惟不忠抑且叛父他日必為大患帝以問輝
祖弟都督增壽與駙馬王寧皆力為庇護保其無他帝乃遣之歸國頗行
高煦竊入輝祖廐中取其良馬馳去比追之已渡江矣世子等既還得京

帝悔不用輝祖之言

湘王自殺

北平僉事湯宗首告陳瑛及張璉曹昱等受燕府厚賜結為腹心俱下獄

燕王因詔責許祥狂稱

燕王因詔責許祥狂稱

師動靜甚悉。燕王喜曰：吾父子相聚，此天替我也。吾大事濟矣。及靖難

師起，高勳宣力為多。帝始大悔，不用輝祖之言。削岷王榘，護衛榘所為

凶悖，與西平侯構怨。帝降勅切責之，革其護衛，誅其導惡。指揮宗陞，湘

王栢自殺。先是，湘王偽造寶鈔及殘虐殺人。帝降勅切責，議發兵討之。王

怒焚其宮室，美人已而乘馬執弓，躍入火中死。廢齊王榘為庶人，榘留

京師日久，使人往封國起兵。青州中護衛軍曾名深告王謀反，事由護衛

指揮柴真鞠實，宜極刑，遂廢榘為庶人。逮北平右布政使曹昱按察

使陳瑛副使張璉至京師時，北平僉事湯宗首告瑛受燕府賞賜，結為腹

心，碎連昱及璉，於是俱逮赴京。下詔獄，既而編管瑛于廣西，昱放為民。璉

降銅陵。典史六月，燕山左護衛百戶倪諒上變告燕府官旗于諒，周鐸

等陰謀，詔逮赴京。若沒產伏誅。燕王亦被詔讓，乃稱疾，狂走市奪食，

飲酒，語言蹇亂，或謂土壤，或謂什彌日。張昂等嘗入問疾。燕王擁烘爐，

犹呼寒鳥，歎息而中，寫誠密語云：非病也不得于上故耳。遣中官往逮

燕府屬張昂謝貴以兵圍燕府王城時，燕山護衛百戶鄧庸奏事至京，下

獄訊之言。燕王將起兵，伏齊泰即發符檄遣人往燕，逮王府官屬而謝

貴，張昂受密命約燕府長史寫誠與護衛指揮盧振為內應。先是，燕王

稱疾不出，屢問僧道衍以起義之期。道衍每對言未可，至是朝廷復以此

平都指揮使張信為王所親愛，密勅信擒以來。信受命日以為憂，而不敢

言其毋疑而問之，信不敢隱以實告。毋驚曰：不可。吾聞燕王富有天下，

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汝不聞汝父之言乎？蓋其父嘗言：王氣在燕，分

也。信聞之，益憂不知所出。未幾復有勅，趙之信艷然曰：何太甚乎？乃往啟

見王不可，於是乘婦人輿徑詣王府求見王。見其挺身來，無他也。乃令

信入拜於床下。王陽為感風不能言，信曰：殿下果然有事，當以告臣。王

曰：我誠有疾，非詐也。信復曰：殿下不以誠語臣，今朝廷勅信擒王。王

建文帝勅信

擒燕王信

不果於擒

王氣在燕

王陽為感風不能言

卷一百一十五

地燕王

行善乃

曰天意

欲殿下

易黃瓦

此何等

善言

燕王起兵請

難此時便

見天無意

於建文不

待燕兵至

金川門而

後決也

果無意乎當就執如有意當以告臣王見其誠不竟下拜曰生我一家之

命者子也呼為恩張乃召道衍等共謀語未幾簷瓦飄墜地而碎王以

為不祥色殊不懌道衍曰此祥也王謾罵曰汝何妄言此烏得為祥道

衍笑曰天意欲殿下易黃瓦爾王乃喜是日謀乃定時謝貴等以北平

在城七衛并屯田軍士布列城中填滿街巷逼圍王城又以木柵斷端禮

等四門張昂為飛童奏聞北平布政司吏李友直者智諳人也昂以腹心

寄之友直乃竊其章以獻燕府王出其章以示護衛指揮張王朱能曰

此何為者耶遂令王等帥護衛勇士八百人入王城守衛○七月癸酉

燕王靖難兵起殺長史葛誠指揮盧震執布政使張昂都指揮使謝貴遂

攻奪九門昂貴皆死之時昂貴身諸衛軍士擐甲執兵飛矢入王城四面

鼓譟震動城內王召朱能張士謀曰彼軍布滿城市吾兵少恐不足辨

事奈何朱能曰先擒謝貴張昂餘無能為矣王曰貴等防守既嚴猝亦

貴易一

夫之力

燕王取刀剖

水都有意

味在

張王率

諸將夜

女九門

請難兵

去建文

年號

燕王起兵請

難擒以計取之可也今姦臣遣內官來詭護衛官屬悉依所坐名收之就

令差來內官召貴昂付所逮者則貴昂必來來則縛之一夫之力耳初四

日壬申王稱疾愈御東殿官僚入賀乃伏壯士於左右及端禮門內遣人

召貴昂不來得內官所逮名乃往衛從其衆至王門守者呵止之惟貴昂

得入至端禮門壯士出擒之時王扶雙杖而出燕府官屬先入賜宴行

酒方進西瓜今校尉拳碎之已而曰水出不堪取刀剖之于是西廡伏兵

盡出梓葛誠盧震下殿王乃擲杖曰我向病為爾輩姦臣所迫耳誠等

不服遂斬之時貴昂從者猶未知移時貴昂不出稍稍散去圍王城將士

聞二人被擒皆散去王遂命張王率諸將夜攻九門黎明已克其八惟

西直門未下王命指揮唐雲單騎往諭守者曰汝毋自苦今朝廷已

听吾王自制一方矣衆聞雲言皆散乃下令安集城中王親詰問貴昂不

服皆斬之後既登極族貴昂及誠震家續七月燕府上書言皇考太祖高

上書

詞氣慷慨
有未見削
藩之意

削王爵
奪王土
皆奸臣
之為

有煮豆
燃豆枝
相煎何
太急之
意

皇帝艱難百戰萬死一生定天下成帝業傳之萬世封建諸子鞏固宗社
為磐石安不孽皇考睿天。陛下嗣承大寶而奸臣齊秦黃子登龍包蓄
禍心恣說奮毒假陛下之威權剪皇家之支葉楠搏栢桂梗五弟不數年
間並見削奪雖有愆過未聞不軌輒削王爵奪王土轉徙流離行路矜惻
相尤可憫闔室自焚聖人在上胡能忍此蓋味出自陛下之心皆奸臣
所為也心尚未足又以加臣。守藩於燕二十餘年當畏小心奉法循分
陛下嗣統以來臣事君之誠明於皎日誠以君臣大分骨肉至親恒思加
慎為諸王先而奸臣跋扈蔽陛下之聰明誣直為枉加禍無辜執臣奏事
人筆楚刺藝備極苦毒迫言臣謀不軌遂分布宋忠謝貴張易等於比平
城內外甲馬馳突於街衢鉦鼓喧鬧於遠邇固守臣府固嚴密小大凜
如品湯火已而護衛人絕貴馬始詢知奸臣此詐之謀號地呼天踴踊
無訴竊念臣於懿文皇太子向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天也權姦之

按燕王
所言未
必根心
持為保
已耳

朝無正
法內有
奸惡

建文帝
的詞天下

稱兵犯
境

心不止害臣孽臣伐大樹先剪附枝親藩夷滅朝廷孤立姦臣得志社稷危
矣伏望陛下廓日月之明奮雷霆之斷與發德音去此克戩以肅清朝
廷以求安宗社以保全親藩遠佈天門我摠思懼惟陛下念之臣又竊
計姦臣之黨必已蟠結深固恐陛下未易除之伏觀祖訓有云如朝無
正臣內有姦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
俯伏俟命惟陛下念之續言皆以長興侯耿炳文為征虜大將軍駙
馬都尉李堅都督寧忠為左右副將軍帥師北進詔天下曰朕奉高皇
帝遺詔慕慕大統宵衣旰食周步人櫛潛為不軌辭連燕齊相三王朕以
親之故不忍暴其過止正楠罪餘皆不問今年齊王櫛謀逆事覺推問
犯者又言與湘王栢燕王某同謀栢自知罪惡難逃先已自焚死櫛已廢
為庶人朕以其王於親最近未忍究其事今乃稱兵犯關不得已遣長興
侯耿炳文等率兵三十六萬往討其罪咨爾中外臣民軍士各宜懷忠守

建文帝
的詞天下

鑑意之治

去建文年號

誦祖訓以諭將士

燕與國同心永安至治祭告天地宗廟社稷書諭諸王削燕屬籍時帝方銳意文治日與方孝孺等討論周官法度以為北兵不足憂黃子澄謂北兵素強且兼有營藪之旅不早禦之恐河北遂失又請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李文陳暉平安等各率偏師步騎號百萬數道並進與搗北平撤山東河南山西三省合給軍餉

召金忠卜起靖難

靖難兵破居庸

居庸關北平之咽喉

燕王用謀以智勝韓張

司叅政鄭資稜察司副使墨麟都指揮同知李濟陳恭等皆從之凡三日而省城定矣金忠浙江鄞縣人精於卜靖難師將起召忠卜之以大吉告遂署為紀善命侍帷幄用其謀策○靖難兵次通州指揮房勝以城降進取薊州都指揮馬宣死之○靖難兵破居庸關遼克懷來執都督宋忠都指揮俞瑱以歸時宋忠守懷來俞瑱守居庸關相為聲援計謀攻北平城燕王謂諸將曰居庸關路隘而險北平之咽喉也百人守之乃夫莫窺必據此乃可無北顧之憂今聞瑱不量力欲來攻城莫若乘其初至衆心未定易以取也若稍緩之彼必增兵以守則難取矣諸將皆曰善於是指揮徐安率兵往攻瑱方部伍未定燕前鋒將千戶徐祥領騎兵徑抵關門大呼殺入瑱軍敗走遂拔其城於是瑱走依宋忠王謂諸將曰宋忠擁兵懷來居庸有必爭之理因其未至可先擊之諸將皆曰他衆我寡難以爭鋒擊之未便宜固守以待其至王曰非爾等所知當以智勝難

尚書吳有
及之者

城中皆
為無所
所殺

燕兵涉
河鼓譟
大敗宋
慮

靖難兵
勢大振

策多出
黃子澄
齊泰

燕破
縣雄

今夕中
採彼必
備飲

料彼中
秋無備
燕王之
見神

力論彼眾新集其心不一。宋忠輕躁寡謀，復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矣。遂帥馬步精銳八千，捲甲倍道而進。王獲鞍，指揮有喜色。先是，獲謀者言宋忠誑其將士云：爾等家在此，平城中皆為燕府所殺，委屍積道，道路宜為報仇。將士聞之，或信或否。王乃命其家人張其舊旗，旗幟為前鋒。眾遙識旗幟，又識其父兄子弟，無恙相呼，輒應。皆喜曰：我家固在，遂多降者。忠帥餘眾倉皇列陣未成。王麾師渡河，鼓譟直衝其陣。忠大敗，奔入城。燕師乘之而入，忠急匿于廁，獲之。并擒俞通判有數千級，并斬都指揮彭聚孫、秦于、陸獲馬八千餘匹。餘眾悉降。靖難兵既克懷來，兵勢大振。於是山後諸州皆不守，而開平、龍門、上谷、雲中皆將往往降附矣。靖難兵徇來平府，指揮陳旭、趙彞、郭亮以城降。旭等遂從燕將徐忠分兵克涿河。谷主穗遁歸京師，穗封國于宣府。宋忠既敗，宣府震恐，乃與其妃妾等遁歸。遣長興侯耿炳文佩征虜大將軍印，帥三十萬北伐。時命將出

師多出黃子澄、齊泰二人策畫。建文帝惟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居便殿弄柔翰而已。開設平燕布政使司于真定府。時比平布政司為燕所據，故也。以刑部尚書暴昭掌平燕布政司事。八月己酉，耿炳文帥師次于真定，遣先鋒將都指揮楊松進據雄縣。壬子，靖難兵破雄縣，楊松死之。甲寅，戰于真州，都督潘忠兵敗被執。時炳文帥師三十萬，駐真定，分遣都督徐凱領兵十萬，駐河間。潘忠屯真州，楊松率先鋒驍勇者九千人，進據雄縣。約忠為殿。燕王聞之，躬擐甲胄帥師至涿州。壬子，屯兵于婁桑。令軍士秣馬蓐食，晡時渡白溝河。謂諸將曰：今夕中秋，彼必不備，飲酒為樂。此可破也。亟行夜半至雄縣，圍其城。忠援兵不至，松令軍士登城大罵。燕師益憤，黎明破其城而入。松與麾下九千人皆戰死，獲馬八千餘匹。燕王度潘忠在真州，未知城破，必引眾來援。因諭諸將曰：吾必生擒潘忠。諸將未喻，遂命譚淵領兵千餘度月樣橋，伏水中。各取交草一束蒙其頭。又令

卷之五十一 北平 三月 丙巳

燕王生擒潘忠

燕王大敗真定其料敵制勝蜀之是

王出奇兵大敗炳文等將則帝亦危矣

軍士數人伏路側望忠等接戰即舉砲既而忠等果至。王進兵並擊之路傍砲舉水中伏兵亦起據橋中戰敗急趨橋不得北兵腹背夾擊遂生擒忠餘衆多溺死。王遂至真州盡降其衆萬餘獲馬九千餘匹。○癸亥耿炳文等及靖難兵戰于真定敗績副將李堅審忠顧成等皆被執先是師既勝真州回駐白溝河。燕王語諸將曰炳文在真定不虞我至由間道破之心矣遂推兵次無極縣時炳文軍滹沱河北由西門而營直抵西山次日燕師未至真定二十里擒其樵採問之炳文惟備西北其東南無備。王乃帥驍騎數千繞出城西擊破二營於是炳文率左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右副將軍都督審忠及左軍都督顧成等與燕將朱能張玉譚淵等交戰。王與丘福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夾擊橫透其陣炳文大敗急奔入城李堅為北軍騎士薛祿所擒審忠等亦皆被擒斬首二萬餘級屍填滿城濠溺死滹沱河者無算獲馬二萬餘匹北兵攻圍真定城二日不

炳文敗兵

帝以李景隆文武全才令專掌征伐無之非削藩計也其德太祖之遺休甚矣何不早悔而至乎

燕王替我取大寧必矣

下乃復辟祿以擒李堅超授護衛指揮僉事。○遣曹國公李景隆總兵北伐代耿炳文也時炳文敗報聞帝大懼召群臣問計黃子澄對曰勝負兵家常事無足慮今天下全盛士馬精強兵甲堅利糧餉充足取之不竭用之有餘區區一隅之地豈足以當天下之力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衆寡不敵必成擒矣曰孰堪為將子澄曰曹國公文武全才也何若不遣長興侯而用曹國公必無此矣帝以為然臨行賜景隆通天犀帶親餞之江滸復賜之斧鉞俾專征伐不用命者戮之召耿炳文回京。○詔削大寧三護衛初太祖諸子中燕王善戰寧王善謀洪武末燕王嘗奉命巡邊至大寧與寧王相得其懽建文帝既立諸藩皆有異謀於是燕王與寧王有事成中分天下之約大寧傾京師等三衛多胡人獷悍不靖而戍卒皆中州遷徙之衆北地苦寒日夜思歸。燕王知之至是朝廷以寧王

五十五北

發
平燕王上書

寧王以寵感求為和解。陽為不知詔削護衛之事。寧王得書大喜。燕節兼程遂趨大寧。上書言臣叨奉宗藩見惡權奸橫加大惡。上書自陳。今歷三月未蒙垂察。壘大兵討罪不已。竊聞朝廷論臣有不軌之事。八謹陳其詳。惟陛下垂察。其一謂臣護衛諭額祖訓職掌條王府官軍不拘數目。各王府皆然。此奸臣枉臣一也。其二謂臣不當操練軍馬。祖訓兵衛條王教練軍士。遍數不拘。此奸臣枉臣二也。其三謂臣不當於各衛選用官軍。祖訓軍職條王府武官千戶百戶。從於所部軍職內選用。開奏直謁御前。頒降告勅。此奸臣枉臣三也。其四謂臣私養鞭韉健卒。本洪武中歸附處於北平。皇考命於護衛歲給衣糧備虜。此奸臣枉臣四也。其五謂臣招致各處異人術士。養於府中。日夕論議為非。竟無主名。此奸臣枉臣五也。其六謂臣府中守禦四門。不當僭擬皇城守禦之制。更番甚嚴。祖訓兵衛條凡王府守禦宿衛均番。此奸臣枉臣六也。其七謂臣宮室僭侈。

証祖訓
辨其無
八不軌
之事

此言
一同出
一源
至親
也

康郁上
言

此皇考所賜祖訓營繕條燕因元之舊。非臣僭越。此奸臣枉臣七也。其八謂臣第一子高煦過承州檀宮驛官。此臣失教。然答一驛官。遂指為臣不軌之迹。究濫已甚。何以服天下後世。此奸臣枉臣八也。且陛下與臣偕出。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于屬最親。奸臣猶得誣以極惡。則疎遠小臣天下細民。欲寘死地。可望雪理和。其不濁亂天下。傾危宗社不已也。蓋今諸王之中。臣序為長。周齊相代。岷五府已去。獨臣未去。臣去則楚蜀秦晉諸國不難去矣。寧王無罪。此又削其護衛。譬諸人身手足皆去。身能全乎。伏望陛下鑒臣愚誠。思宗社大計。斷然不惑。去此奸慝。臣頓首頓首。九月朔監祭御史康郁上言。臣聞人主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茲陛下講之有素。行之方篤。而佐之無人。以致激變也。蓋嘗即彼諸王既廢。而官之以言其親則太祖之遺體也。以言其貴則孝康之手足也。以言其尊則陛下之叔父也。彼雖可廢。而太祖之遺體不可殘也。親

卷之七十五

建文帝
初欲削
藩奇太
黃子登
誤之既
而不聽
御史康
郁之疏
是自誤
之也類
倒如此
其不終
於天位
何疑

削藩果
何心

之手足不可缺叔父之恩不可虧也且使二帝在天之靈有子有孫身為天子而使厥子厥弟遭殘戮是則其心為何如哉臣每慕念至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此皆殘忍豎儒持一己之偏見廢天下之大公或者病藩封之太重謀貶削之權衡疑之太過慮之太深所以流而至於此也方周王不軌之際進言則六國反叛漢帝未嘗不削也執法則曰三叔流言周公未嘗不誅也遂使周王父子流離播遷有甚於周公之誅管蔡者矣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理之常也矧周王既竄湘王自焚代王被廢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為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則朝廷激變之也及燕之舉兵厥今兩月前後調兵者不下五十餘萬而乃一夫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將不效謀士不效力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於道路迫於轉輸命不聊生日甚一日九重之慮無已出入帷幄預國大事者方且洋洋自得若無事時由此觀之彼其勸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而

不待十年必有悔

不斷踈者續之而不堅殊有理也陛下誠不察此臣愚以為不待十年必有蹇蹇之悔矣伏願少垂洞鑒興滅繼絕釋齊王之囚封相王之墓還周王於京師迎楚蜀為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以罷干戈之舉以厚親戚之恩如是天下不勝幸甚疏上朝廷不能用

康郁此疏推祖考之心以感建文斥謀臣之誤以警建文極為懇惻深切而建文不悞謂非天耶

當時康郁高

前都督府試斷事高覽上書借漢為喻畧曰昔漢高帝持三尺劍滅無道

魏二疏皆勸帝厚其親藩使帝

秦大封同姓分王天下之半雖曰遠慮然卒遺文景以不治之痼疾賈誼所謂股大於腰指幾於股者也賴文帝寬厚含容之尚不免斗粟尺布之誣景帝寬厚既已弗類又輔以鼂錯之深刻徑削諸侯遂挑六國之禍非命將得人民心輔漢則社稷危矣我太祖皇帝之起與漢高同而神武

而復安矣

過之封建諸王星列棋布比諸古制雖分封過當然揣聖意凡以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府多驕逆不法違犯朝制削則虧紀綱削之則傷親七

帝之失
處全在
不所康
郁高魏
之二疏

二疏忠謀至
計不見用
亦天之無
意於建文

庸也
悲夫

任建文帝
視景隆為
事寄在燕
王視之為

之恩有難處者。賈誼曰：欲天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

為使國小，則無邪心。今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真裁

制諸侯之良策也。其在于今，蓋亦師其意，分行鼂錯削奪之策，而效主父

偃推恩之令。命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於楚、湘、齊、兗。楚、湘、齊、兗子弟分

王於秦、晉、燕、蜀。其餘比類皆然，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書秦帝奇之

命參替李景軍務。

康和高魏之策當時使行其一，則靖難之兵無自起矣。崇之何天

不作建文而欲我

成祖奄有九有，故雖有忠謀至計而亦不見

鎮守遼東 侯吳傑帥師圍**永平**。○李景隆帥師次于**德州**。時景隆乘

傳至**德州**，收集耿丙文敗亡將卒，并調各道軍馬五十萬進營于**河間**。

燕王聞之，呼景隆小字曰李九江，膏梁堅子，寡謀而驕矜，色厲而中饒

伎刻而自用，况未嘗習兵，見戰陣而輒以五十萬衆付之，是自坑之也。趙

和子耳

北平
兵火

括復見於今矣。然吾在此，必不敢至。今須往援**永平**，彼知我出，必來攻城。

回師擊之，堅城在前，大軍在後，必成擒矣。諸將曰：北平兵少。王曰：城中

之衆以戰則不足，以守則有餘。且世子能推誠任人，足辦遇敵。若全軍在

城，祇自示弱，彼得專攻，非策之善。兵出在外，奇變隨用，內外犄角，破敵必

矣。吾出非專為**永平**，直欲誘**九江**來就擒矣。吳高怯不能戰，聞我來必走

是我一舉解**永平**圍，且破**九江**也。遂行。諭子嚴為守備，戒勿出戰。○靖難

兵救**永平**，吳高等遁走。靖難兵追敗之，遂進攻**大寧**。時燕王議援**永平**，

諸將請守盧溝橋。王曰：李九江方圍深入，舍此不守，使彼肆志，將受困

於堅城之下。此兵法所謂利而誘之者也。既而吳高聞燕王將至，引師

遁還山海，燕兵追之，斬首數千級。王遂議攻**大寧**。諸將咸曰：**大寧**必道

松亭關，今劉貞陳立守之，破之然後可入。關門險塞，猝恐難下。遲留日久，

李景隆必來攻。北平恐城中驚疑不安，莫若回師破景隆，徐取**大寧**，萬全

靖難兵解求

手圍且欲

秀九工以

就擒此燕

王料敵之

神得萬全

之計處

閭門
險塞

燕王神

北平守
備完固

陳亨與下軍
共守大寧
亨懷二心
有通燕
執萬赴獄
反問計而
遂使朝廷
懷北顧之
憂亨之罪
何大也

劉貞連
騎負印
浮海歸
京師

計挾寧王
偕行大寧
城為之一
空此又燕
王用計焉

東比夫
一藩籬
則靖難
之勢益
盛

之計也。王曰：今從劉家口徑取天寧，不數日可達。天寧立，悉聚松亭關其家屬在城，老弱者居守，師至不日可拔。城破之日，撫綏將士家屬，則松關之衆不降則潰。北平深溝高壘，守備完固，縱有百萬之衆，未易以窺。正欲使其頓兵堅城之下，歸師擊之，勢如拉朽耳。第從予行，無憂也。○鎮守大寧都督劉貞，執都指揮卜萬于獄。天寧之為鎮也，居遼東宣府之中，在喜峰口外，俯視北平之背，寧主藩封在焉。天寧都司所統軍士，華戎錯雜，故用都督劉貞、陳亨都指揮卜萬、朱鑑四人統之。貞性巽懦，不斷，而亨有二心，陰與靖難師通。惟萬智勇超衆，一心朝廷。燕王忌之，乃設奇為反間計，作書貽萬，盛稱獎萬而極詆毀亨，絨織牢密，召一卒飲之酒，且厚賚之，而置書其衣中，俾歸，與其同獲之卒竊窺之。問守者曰：彼何為者？守者曰：遣歸通意，故得厚賚。卒跪告守者曰：能為我請得偕行，不敢望賚。守者如言為請，遂俱遣而不與賚，不得賚者終不平。至即發其事，劉貞、陳亨

搜卒衣得與萬書，疑萬執下獄，籍其家，萬力辨，卒不能自明。○十月靖難兵襲破天寧，都指揮朱鑑戰死，卜萬亦為北兵所殺。松亭關都督陳友及都指揮房曾、指揮徐理、陳文景、福千戶朱榮等悉降。皆驍將也。惟劉貞單騎負勅印走遼東。浮海歸京師。○靖難兵以寧王還北平，天寧既拔，燕王駐師城外，遂單騎入城，會寧王執手大慟，惟訴窮感，祈請甚切。寧王為之草表陳謝，居數日，情好甚篤。從官稍稍入城，陰結諸胡，并思歸之士皆許之。既行，寧王餞送郊外，伏兵擁寧王偕行，招諸胡及護衛官校成卒皆從。大寧城為之一空。靖難兵自此愈盛矣。於是寧府妃妾世子皆携其貨財，隨寧王還北平。自後天寧棄與，眾頗諸虜，其行都司遷于保定。而京師東北遂失一藩籬云。○李景隆帥師圍北平，因不克，時李景隆聞燕王在太寧，遂帥師度盧溝橋，喜曰：不守此橋，吾知其無能矣。遂薄城下築壘九門，遣別將攻通州，又結九營于鄭壩村，親督之以待燕王之還。

及水灌城以

止南軍登

城之謀此

燕王之世

子一時行

權之妙處

燕王簡
關將士

李景隆敗績

走德州朝

廷其危矣

負國外之

托景隆之

罪也

令壘營入。今為戰非受令不得輕動。遂攻燒順城門。燕府儀賓李讓與燕

將梁銘等拒守甚力。世子嚴肅部署選勇士時時夜緝城砍營。南軍擾亂

退營十里。惟都督瞿能勇奮與其二子帥精騎千餘。殺入張掖門。銳不可

當。顧後軍不繼。乃勒兵以待。景隆忌能成功使人止之。候大軍同進城中。

於是連夜汲水灌城。天寒水結。明日南軍雖欲登城不可得矣。燕兵至

會州簡閱將士。立五軍命都指揮張王將中軍。朱能將左軍。李彬將右軍。

徐忠將前軍。房寬將後軍。軍各置左右副將。以太寧歸附之衆分隸各軍。

○十一月庚午靖難兵及李景隆戰于北平。景隆敗走還德州。時景隆日

夜戒嚴士卒。植戟立雪中。苦不得休息。凍死及墮指者甚衆。燕王謀知之

謂諸將曰。違犯天時自斃其衆。吾不勞而勝矣。景隆使都督陳睥領哨騎

渡白河。燕王率精騎薛祿等逆擊之。睥則僅以身免。乃悉精銳攻一營

盡殲之。莫有救者。連破七營。遂逼景隆營。飛王等列陣而進。至城下。城中

亦出兵。內外夾攻。景隆不能支。宵遁。翌日九壘猶固守。北兵次第破其四

壘。諸軍始聞景隆走。棄棄其糧。晨夜南奔。景隆遂還德州。燕諸將皆賀

王曰。前臣等請破景隆。然後攻天寧。而殿下不從。虜筭神謀制勝。料敵無

一不酬。何其神也。王曰。此適中耳。何卿等所言皆萬全之策。我所未用

者。度有可乘之機耳。此不可為常法。但後有商畧無難於言。

自謙而美衆謀。此

文皇帝鼓舞豪傑。屈群策之雄畧也。可為萬

世法。高魏自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其詞曰。志慕仲連。子善與

人排難解紛。名世不朽。我太祖升遐。遺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我聖

明天子嗣登寶位。誕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戴。奚啻考妣。輒野

皆曰。內有聖明君王。外有骨肉藩翰。帝王之治可待。大王與朝廷有隙。張

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王朝諸臣執言仗義。以順討逆。臣以

為動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

燕將賀

王神筭

制勝而

王不受

尤見謙

德

高魏上

書燕王

和解以

贖骨肉

之親

釋骨肉
猜忌之
疑塞謀
賊離間
之口此
二句極
至言

此一段
為燕王
較量欲
其審已
量力縱
是次其
和好勿

厚臣所以得奉明詔置死度外。來見大王欲盡一言求頸血汚地者稱臣宿許。太祖生當殞首死當結草之願也。昔周公聞流言即避位居東。若大王始知謀逆者擒送京師或戮而奏聞或解其護衛或質其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謔賊離間之口不與周公比隆哉慮不及此遂檄遠邇大興甲兵嚴疆守事者得藉口以為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以誅晁錯為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一奸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釁聚眾數萬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安酸雄縣掩真定易若建瓴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區最爾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馬大王將士殆亦疲矣况朝廷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眾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况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於殿下乎。大王信臣言。

使其骨肉
相殘

久蒙太
相教養
無能補
報

齊黃禽獸
以有餘辜
當時若無
倡削藩之
謀今日即
裡有這等
党亂

街史曾
鳳詔所
言皆維
萬世君
臣之名

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脩親好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僥倖悖事恐與伯夷叔齊泰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徑庭矣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謂何倘有差跌取譏萬世于是時也追復臣言可得乎。魏白髮書生蟬蛸微命生死不懼者但久蒙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愚臣孝行臣竊自負既為孝子當為忠臣死忠死孝臣至願也書再上不報。臣廢岷王梗為庶人岷府典善孝世英等棄市。燕王上書罪狀左班文臣齊泰黃子澄等姦惡且曰乞將姦臣齊泰等發來軍前究問如陛下不發臣必不休兵抵京師赤地千里尋復移檄五下。遼王來朝時太寧既為北兵所破山海關以東守將或遁或降遼王懼遂渡海來朝時諸王入朝有從御道馳入且不拜者御史曾鳳詔抗童劾之言諸王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行家人之禮知叔姪之情。今桀驁不恭亂朝廷之法制非太祖意於是聞者愕然憚之。○十

二月靖難兵趨大同時李景隆在德州復調各處軍馬期以明年春大舉

燕王諭諸將曰李九江集衆德州將謀以來春大舉我欲誘之以散其

衆兵法所謂逸而勞之安而動之者也今帥師征大同必然告急督李景

隆出援大同苦寒之地南卒脆弱不堪使敵疲於奔命則凍餒逃散者必

多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此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諸將曰

遂帥師出紫荆關攻廣昌克之靈丘降○加李景隆太子太師初景隆

之將命北伐也實黃子澄薦之故景隆之敗子澄等匿不敢以聞帝一日

問子澄曰外間近傳軍中不利果何如子澄對曰聞交戰數勝但天寒士

卒不堪今暫回德州待來春更進景隆復以兵退燕師聞故有是命且遣

使齎貂裘文幣白金珍醞賜之○罷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以

燕王表列二人之罪也二人名雖罷退陰實籌畫沿兵如故○召茹瑺

復為兵部尚書續燕王上書言我本太祖高皇帝親子母孝慈高王

燕王熟於戰

書故所言

皆兵法景

隆一豎子

耳安能與

王較

建文帝賜李

景隆以貂

裘令其帥

師退燕以

壯朝廷

父皇之仇

義在必報

召解縉

為文臣

枝葉不

本根發

后皇太子親弟忝居諸王之長禮曰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
今奸臣齊尚書黃大卿等誓必不與共戴天也故欽祖訓統兵三十萬誅
討左班文職奸臣傳檄天下藩屏諸王暨官吏軍民使知朝廷左班文職
奸臣大逆不道我父皇之仇為子者義在必報也

正德二十二年即建文二年

正月靖難兵圍蔚州指揮王忠李遠以城降遂進攻大同○召河州衛吏

解縉還為文淵侍詔重倫薦之也先是縉謫河州過華山題詩云謫宦西

來登華嶽黃河東去一秋毫可憐閑却擎天手萬古霄日月高帝聞之故

召○湖廣左叅議楊砥上書請罷兵大畧言帝克之德始於親睦九族今

日當務悖睦不宜加兵自剪其輔枝葉盡而本根廢矣詔褫其職安置遼

東○李景隆帥師救大同時燕攻大同急景隆引兵出紫荆關援之燕

王帥師由居庸關而回景隆軍凍餒死者甚衆墮指者什二三委棄鎧伏

扼

當時夷虜歸
心助燕亦
天意

擢胡廣
第一

漢陽知
縣王淑
英絕食
祈雨名
是子民
父母

于道不可勝計。○二月韃靼國公趙脫列于司徒劄哈利帖木兒等自沙
漠率衆助燕。王大加賞賚。既而謀報胡寇將侵邊。王以書諭韃靼可
汗坤帖木兒并諭瓦剌王猛歌帖木兒等曉以禍福。○改都察院為御史
府。○三月朔策進士于奉天殿。賜胡廣王良李貴等及第。出身有差。改廣
名靖。廣對策指斥親藩。帝喜。擢第一。且謂曰：北邊方與韃靼為亂。胡豈可
廣乎。即日賜廣名靖。授靖及王良李貴並為翰林脩撰。二甲首名以下吳
溥楊宗劉規楊溥為編修。金幼孜陳繼之梁成黃鉞胡濙為給事中。○召
湖廣漢陽知縣王叔英為翰林脩撰。叔英台州黃巖人。博學有氣節。自少
以孝行稱。知漢陽有惠政。常遇旱虔禱不效。歎曰：民將無食。吾為民父母
敢自飽耶。遂絕食以承天變。不三日大雨雨不止。復祈晴如舞雲禱雨。遂
霽。其精誠如此。○四月朔李景隆會兵德州。武定侯郭英安陸侯吳傑等
進兵真定。以圖燕時。景隆得君驕恣。帝賜以鉞斧旌旄。中官齎往。渡江。忽

景隆進兵
北伐

數子皆

匹夫
憑王謂李九

江志大無
謀又謂部
英等皆匹
夫之勇有
何益於朝
廷其藐之
甚矣

甲兵糧
餉為吾
資

迅雷風雨壞舟皆沉於水。識者知其不祥。至是復賜之。景隆專制生殺。觀
望不肯盡力。朝臣多策其必敗。而帝不悞。○李景隆自德州進兵北伐。命
魏國公徐輝祖帥師繼之。時景隆軍過河。則前鋒已至白溝河。郭英等過
河定期於白溝河合勢同進。燕王聞之。率諸將進駐固安。王謂丘福
等曰：李九江志大而無謀。專而遠。衆如英老邁。退縮平安。復而自用。胡
觀驕縱不治。具傑懦而無斷。數子皆匹夫。其來無能為也。惟恃其衆耳。
然衆豈可恃也。人衆易亂。擊前則後不知。擊左則右不應。左
右不相聞。徒多無益也。況彼將帥不專。而政令不一。紀律縱弛。而分數不
明。往者鄭村壩之戰。衆非不多。兵甲非不堅利。逐之即敗。如風行草偃。其
摧敗披靡。矢志喪氣。至今魂號魄奪。夫將者三軍之司命也。將志衰則三
軍之勇不奮。而敗跡彰矣。其中兵雖多。糧餉雖富。適足為吾之資耳。爾等
但秣馬厲兵。所恃糧糧。舉之如拾地芥。兵法所謂敵雖衆。可使無鬪。又曰

務

王坐高牀以待旦忽見兵刃有火光急於戰也以為有必勝之兆

南北兩軍交戰勝負未分各有殺傷均為未利

識衆寡之用者勝吾東之審矣第患爾等過殺當謹以為戒是日燕軍渡王馬河駐營公孫家橋其夜大雨平地水深二尺王坐高牀以待旦忽見兵刃有火光如執燧燧然相上下金鐵錚錚作聲弓弦皆鳴王喜曰此必勝之兆也帝慮景隆輕敵乃遣輝祖帥京軍三萬為殿星馳會之

景隆兵務精不勝多其在將用之善否不在衆是故善用之文皇以八百勇士而與不善用之景隆以六十萬衆而敗建文之屢敗而遂亡非他咎在兵務多而將不任也文皇之論用兵可為萬世鑑矣

正紀李景隆帥諸軍次于白溝河清難兵迎戰不利時景隆及卯與吳傑等合軍六十萬號百萬列陣以待惟都督平安瞿能奮勇先登燕兵迎戰鋒初交安奮矛帥衆而前能父子亦奮躍所向披靡殺傷燕兵其衆燕兵遂却燕有內官狗兒者亦勇敢相當率千戶華聚等自河北岸力戰王自率軍數萬夾攻亦破之殺數千人都指揮何清被執時日已暝人猶戰未已至夜深始各收軍還營是日也兩軍互相殺傷安軍哨馬失百餘匹

而已○庚申瞿能平安諸軍及靖難兵戰于白溝河敗之斬其將陳亨

李景隆走德州

州

勝負常事

三被創而三易

徐忠自斷其指裂衣被鎗而戰北將亦雄哉

燕王與高煦來戰諸軍大敗瞿能死之李景隆走德州先是燕王既收兵還營其夜秣馬待旦渡河索戰於是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陳亨將右軍為先鋒丘福將騎兵繼之馬步十餘萬黎明燕軍畢渡瞿能及其子先與燕房寬交戰平安帥大軍為兩翼寬陣披靡擒斬數百人張玉等見寬敗有懼色王曰勝負常事耳彼兵雖衆不過日中保為破之即麾精銳數千突入左掖高煦率張玉等軍齊進王先以七騎馳擊之且進且退如是者百餘合殺傷其衆南軍飛矢如注射其馬凡三被創而三易之所射矢三服皆盡乃提劍左右奮擊劍鋒折缺不堪擊乃稍却馬每阻于堤幾為瞿能所及斬其騎數人平安善用鎗刀所向無敵北將陳亨徐忠皆被鎗已而安斬亨于陣忠兩指被斷未斷忠自斷而擲之裂衣裹瘡而戰高煦見事急帥精騎數千前與王合高煦接戰彼此相持而王亦疲矣日

薄午。曩能復引衆耀而前大呼滅蕙斬其騎百餘人前越雋侯前通淵陸

涼衛指揮勝聚復引衆赴之會旋風起。王見其陣少動乃以勁騎繞出

其後突入馳擊與高顯騎兵合遂斬能父子于陣平安與朱能戰亦敗於

是列陣大崩奔北之聲如雷通淵與聚等皆死北兵追至其營乘風縱火

燔其營壘郭英等潰而西李景隆潰而南委棄器械輜重不可勝計斬首

及溺死者十餘萬。燕兵追至月種橋殺溺蹂躪死者復數萬橫屍百餘里

景隆單騎走德州其後白溝河暴骨成堆過者莫不悲焉是戰也魏國公

徐輝祖帥軍為殿獨全軍而還

建文之亡成祖之興皆天也

正靖難兵進攻德州 ○五督餉山東亦政鐵鉉參贊軍務高魏還守濟南

李景隆再以此數十萬衆大敗南軍至此事勢不可為矣建文之亡非他由黃子澄之薦景隆誤之也景隆真一趙括。文皇方幸其來而子澄乃中敵人之所非為其為謀國雖然子澄之誤亦天也。天將有所成則必有所誤子澄之誤天將以成我文皇之大業也。天之不終。雖智者失其謀勇者失其力而況子澄景隆之流乎。是故建文之不終。文皇之靖難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先是李景隆南奔魏及鉉隨之次臨邑諸城堡皆望風奔潰時方端午燕

及鉉酌酒同盟協力固守濟南以須後援相與慷慨涕泣以死自誓遂趨

濟南募兵并收集潰亡士卒以守。○李景隆棄德州走濟南靖難兵遂入

德州時景隆聞北兵將至遂夜德州之衆宵遁往就鐵鉉。燕王遂入德

州籍吏民收府庫糧儲百餘萬自是兵食益饒哨騎至濟南縣執教諭

王省既而釋之省還陞明倫堂集諸生曰此堂名明倫今日君臣之義何

如遂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堂柱而死省江西吉安人

王省一教授耳明君臣之義而不處燕工觸明倫堂柱而死亦人傑哉

易稱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而夷齊乃諫而餓死我成祖革建文之命其為應天順人猶夫湯武也而王省亦觸柱而死實與夷齊異世同心。

正靖難兵進攻濟南李景隆敗走遂圍城鐵鉉等固守不

燕王聞李景隆南走令諸將乘勝追之倍道而進是月庚辰詰旦至濟南時景隆衆尚

十餘萬倉卒出戰布陣未定。燕王率精兵馳擊之景隆復大敗單騎走

靖難兵進攻濟南走景隆

州事勢至此朝廷將棄之何只有一道一若而已

難六攻德

李景隆
棟二心
敗大事
萬成不
足以贖
其罪

建文
乃仁
柔無
斷
詔改
門名
以應
奕此
魚稽
之談
何以

於是圍城環攻甚急。鉉督眾悉方捍禦，不能下。陞鉉山東左布政使。
○召李景隆還，以左都督盛庸為征虜大將軍，右都督陳睢副之。景隆還
朝，帝赦不誅。黃子澄乃哭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謝宗社？」
勵將士不聽。副都御史練子寧亦憤激執景隆於朝班，且哭且數其罪，頓
首曰：「敗陛下大事者，此老賊也。」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姦，請先伏誅，卒不聽。
帝之仁柔無斷，類如此。○七月，用方孝孺等議，更定品官階勳，倣周禮卿
大夫士之制，正一品為特進資政上卿，從一品為資政卿。至正九品，則為
保義士。從九品為保義下士。餘皆類此。復命翰林詞臣參訂損益。洪武禮
制而頒行之。○八月，承天門成，詔改為臯門。先是承天門災，詔營建之。至
是告成，工部尚書鄭賜請更易門名，以應天變。方孝孺乃考周制，改承天
門為臯門，端門為應門，午門為端門，謹身殿為正心殿。帝從之。更定殿閣
學士及東宮官僚，翰林院官制，不可悉紀。改侍讀學士為文淵博士，即以

難請
之請

方孝孺為之

變更官
制舊章
責方孝
孺不能
救正其
失極駐
當

塞水
灌城

謹按自古人君繼體守成，莫大於法祖。故詩書所稱，不曰繩其祖武，則
年問官制舊章，變更始盡。只此也。大不是矣。祖訓序曰：「我子孫欽
承朕命，毋作聰明，亂我己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
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予祐於無窮矣。建文親承祖訓，陵土未乾，奈何
悉取而紛更之，將何以致神明之乎？佑是故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建文
只此一事，足以致亡矣。且改易門名，官名，豈應天變之急務，豈濟時艱
之良謀，無益成敗之策，而祇自速戾，召尤，徒使靖難之師，得以為辭耳。
方正孝一代，稱賢不能救正其君之失，反從而稱周禮，以附會之，愚故著
論以附於春秋責備賢者之義。」

靖難兵解濟南圍還北平。盛庸鐵鉉遂復德州諸郡縣。先是北兵圍濟南

凡三閱月，百計攻之，而城中隨機應變，敵莫能入。一日，北兵塞水以灌其
城，鐵鉉乃設令軍民出降。燕王大喜，下止灌之令。鉉陰伏勇士開門，候

燕王入，用板下之，幾中其計。燕王大怒，乃以礮擊城，將破鉉書。高皇
帝神牌懸城上，師不敢擊。鉉每出其不意，募壯士突擊北兵，皆破之。燕

王憤其計無所出，僧道衍謂王曰：「師老矣，於是撤師退還北平。鉉遂及盛

懸高皇帝神
牌於城上
令彼不敢
擊亦計也

兵執大振庸等兵後

州諸郡縣兵勢大振○權鉄鉉為兵部尚書替禮大將軍軍

事封盛庸為歷城侯○九月詔大將軍盛庸總平燕諸軍北伐命副將

軍吳傑進兵定州都督徐凱守屯滄州○十月靖難兵襲破滄州執都督

徐凱程暹等燕王以盛庸之北向也下令陽征遼東將士聞之頗不樂

行至通州張王朱能請問曰今密邇敵境而勤師遠征况遼地早寒士卒

難堪此行恐非利也王乃屏左右密語之曰今敵將吳傑平安守定州

盛庸屯德州徐凱陶銘築滄州欲為犄角之勢德州城壁堅牢敵眾所聚

定州修築已完城守相備滄州土城傾圮日久天寒地凍雨雪泥淖修之

未易便葺我乘其未備出其不意趨攻之必有土崩之勢今佯言往征

遼東示無南伐之意以怠其心因其懈怠偃旗捲甲由間道直擣城下破

之必矣失今不取他日城成守備堅完難於為力且機事貴密故未令眾

知者慮洩也王與能叩頭稱善徐凱等謀知燕兵往征遼東果不為備遣

軍四出伐木晝夜督軍脩城燕兵過直沽王謂諸將曰彼所備者惟青

縣長蘆今博梁兒竈兒坡數程無水彼不為備趨此可徑至滄州城下是

夜三更起程一晝夜行三百里遇哨騎盡殺之食時掩至滄州凱猶不知

督軍運士築城如故及兵至城下乃覓丞命分守城堞眾皆股栗倉皇無

暇探甲燕兵四面急攻王麾壯士由城東北肉袒而登踰時遂拔其城先

遣兵斷其歸路生擒凱及暹及都指揮俞瑛趙許胡原等斬首萬餘級餘

眾悉降燕將譚淵盡坑殺之械送凱等還北平○十二月盛庸移營東昌

燕兵進次臨清○靖難兵攻東昌盛庸鐵鉉督師與戰大敗之斬其大將

張王時庸等圍燕兵且至宰牛宴犒將士誓師勵眾簡閱精銳背城而陣

具列火器藥弩以待燕王謂諸將曰此易舉耳彼既乏糧而出東昌素

無蓄積其何所恃乎燕師自恃屢勝見庸旗纒往即鼓譟而前盡為火器

所傷俄平安兵至與庸軍合於是庸麾兵大戰斬其都指揮張王于陣騎

燕王本欲南伐乃陽為征遼之舉此用計也徐凱程暹軍不端而陷於計亦天

之默成燕王為帝意也示無南伐之意

洩

取滄州

燕王用計掩

燕兵四面攻急

盛庸背城而陣

燕王陷陣羅馬而出亦天意也

燕王用計掩

取滄州

燕兵四面攻急

盛庸背城而陣

燕王陷陣羅馬而出亦天意也

燕王用計掩

取滄州

燕兵四面攻急

盛庸背城而陣

燕王陷陣羅馬而出亦天意也

燕王用計掩

取滄州

燕兵四面攻急

盛庸背城而陣

燕王陷陣羅馬而出亦天意也

燕王用計掩

帝志欲削藩 兵往往有禁申而降者庸軍厚集圍 燕王數重朱能周長率胡騎奮擊

有殺叔父之名不致 其東北角於是西南抽兵漸薄 王羅馬突出得免庸軍擒斬萬餘人燕

生之致使 師大敗遂北奔庸趨兵追之復擊殺者無數先是帝詔諸將戒約軍士無

燕王恃胆 使朕他日有殺叔父之名 燕王知之故每戰挺身獨出雖短兵接戰莫

以窺敵此 敢加刃 王騎射猶精追者每為所殺至是兵敗北奔 王猶以一騎殿

處便見天 後追者數百人不取近道高顯領指揮華聚等兵至獲庸部下指揮常某

意真正有 等數人而去 燕王喜以高顯為肖己其獎之

不死者世 謂建文君 仁柔無斷 而失位者 正坐此病

謂建文君 仁柔無斷 而失位者 正坐此病

謂建文君 仁柔無斷 而失位者 正坐此病

謂建文君 仁柔無斷 而失位者 正坐此病

謂建文君 仁柔無斷 而失位者 正坐此病

謂建文君 仁柔無斷 而失位者 正坐此病

謂建文君 仁柔無斷 而失位者 正坐此病

謂建文君 仁柔無斷 而失位者 正坐此病

謂建文君 仁柔無斷 而失位者 正坐此病

一作 息兵 文皇 歸國

顧尤為不可况萬難無一易哉乞早息兵歸國書上下義獄後建中權戶

科給事中○詔舉優通文學之士以處士唐愚士為翰林侍讀

正月辛酉朔陳昌捷報至京師詔褒賞將士召齊泰黃子澄還朝復任以

政事○丙子靖難兵回至北平 燕王耻東昌之敗下令召募勇敢之士

初靖難師起僧道衍每曰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敗于東昌 王北還

道衍曰前固已言之費兩日乃昌字也自此全勝耳與朱能力勸 王整

兵前進○二月戊戌 燕王令僧脩佛會祭陣亡將士張王等自為文祭

之涕零如雨自禡所服袍焚之以衣亡者口福見王憤恚謂朱能曰殿下

志氣如此何憂大業不成乎張王者河南祥符人初為元樞密知院洪武

初歸附東昌之戰 燕王以數千騎繞出陣後敵圍數匝王以衝擊而出

王不知 王所在突入敵陣大戰殺數十百人王亦被鎗而沒 王哭之

意也 鼓舞士卒 盛典哉亦 此雖報功 之未已又 燕子以張王

燕子以張王 之陣亡哭 之未已又 燕子以張王

靖難之功居第

生無王其至言乎

生

勳師旋諸將皆侍語及東昌事王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張王良輔吾至今寢不帖席食不下咽墮涕不已後既正大統行報功之典顧侍臣曰張王才備智勇論靖難功當第一惜其早沒追封榮國公焉○乙未靖難兵南下駐于保定先是燕王謂未能曰賊勢鴟張漸來見逼今因其未出先進師禦之不可坐受其制師遂南出諭將士曰爾等懷忠奮勇協力同心臨陣斬敵百戰百勝比者纒戰即退棄前累勝之功深為可惜夫懼死者必死捐生者必生若白溝河之戰南軍怯懦見敵即赴故得而殺之所謂懼死者必死也爾等刀鋸在前而不畏鼎鑊在後而不懼臨陣舍死奮不顧身故能出百死全一生所謂捐生者必生也舉近事為喻不必遠鑑于古此實爾等所知也有地紀律者必殺無赦恪遵予言師至保定與諸將議所向丘福等言定州府民新集城池未固攻之可拔王曰野戰則易以成功攻城則難為收效况盛庸聚眾德州吳傑

背

詳觀燕王言兵法無以乘其制勝其于兵法亦審矣宏建文君疎於法而受敵於人乎

燕王百出百奇百戰百勝而又百東昌之敗者以自恃之過也

平安頡頏真定相為犄角攻城未拔頓師城下必合勢來援堅城在前強敵在後勝負未可決也今真定相拒德州二百餘里我軍出其中賊必出迎戰西來則先擊其西東來則先擊其東賊一軍餘自破膽諸將曰二百餘里不為遠我軍分兩賊聞復合勢齊攻我腹背受敵王曰百里之外勢不相及兩陣相對勝敗在於呼吸之間雖百步之內不能相救矧二百里耶爾等勿憚試觀吾破之○三月戊寅盛庸進兵營于夾河平安駐師單家橋靖難兵由陳家渡過河逆之相去四十里燕王語諸將曰敵每列陣精銳在前寵騎在後明日與戰以勁師當其前摧其精銳餘自震懼中軍嘗云敵五六里列陣嚴整以待之我以精騎先破其陣統其背而擊之如掩靡之勢推之使前彼急行五六里氣喘力乏中軍俟其奔過隨而擊之我躡其後乘勢逐北賊眾必敗慎勿逆擊之彼不得前奔則必致死於我矣切記吾言○辛巳盛庸兵及靖難兵戰於夾河殺其大將譚淵

矢刃不能入

南軍奔潰

勇寇勿追

臨敵貴審機變

壬午復戰敗績都指揮莊得等死之盛庸走德州時兩軍列陣相對。燕王先帥三騎覘之掠陣而過遂麾兵攻其左掖庸軍擁盾層疊有敵矢刃不能入燕軍預作木鑿長六七尺橫置釘于端末有逆鈎令勇士直前擲之連貫其盾堅不得出動則皆牽連不可以敵遂乘其空隙攻之矢下如雨敵衆棄盾走燕騎兵乘之而入南軍奔潰燕將譚淵從中軍望見塵起遽出兵逆擊之莊得帥衆死戰不退淵與其部下指揮重真保等皆為得軍所殺會日暮各歛兵還營明日再戰。燕王謂諸將曰昨日譚淵因敵走逆擊太早故不能成功兵法曰窮寇勿遏故我先戒中軍令整兵以俟敵已過然後順勢擊之蓋彼雖以挫其鋒尚銳汝必欲絕其生路彼安得不激鬪大抵臨敵貴於審機變識進退淵不從吾言以致喪身汝曹當慎之時盛庸軍於西南燕兵軍於東北兩軍交戰自辰達未勝敗未分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沙礫擊面兩軍眯目咫尺不見人比兵乘風大

目

追

疎

帝既削藩又不可加刑之何為卒之削髮披縵乃有誤耳何尤於人自誤耳

燕王設計取糧以誘南軍計也也

薄暮趨兵渡河

呼縱擊之南軍大敗棄兵而走斬首數萬莊得與驍將楚智皂旗張等皆死焉追至滹沱河溺死及躅踐死者不可勝計成庸單騎走德州是戰也燕王輕身出入庸陣將士守上戒諭不敢加及以至於敗。詔盧遂齊泰黃子澄于外責以付託不效令有司籍其家以謝燕人有司奉行徒為文具而已其實使之出外募兵也。閏正月己亥吳傑平安帥師及靖難兵戰于滹沱敗績先是夾河之戰吳傑陳暉等引兵來與盛庸合未至八十里聞庸敗乃退還真定。燕王謂諸將曰吳傑若嬰城固守則為上策若軍出即歸避我不戰是為中策若來求戰則下策也乃設奇以誘之是日散軍四出聲言取糧政令校尉荷檐抱嬰兒佯作避兵奔入真定城報云燕軍各散取糧營中無備吳傑等聞之以為信然乃謀出師掩其不備遂出軍滹沱河距燕軍營壘七十里。王聞之大喜薄暮趨兵渡河諸將請俟明日都指揮陸榮進曰今日十惡兵家所忌不宜進兵王曰時機不可

南軍進
戰中燕
三之計

矢下
如雨

助勝
六風
事兆
偶然

三大戰
皆有風
助帝王
自有其
美

失也若稍緩之彼退守真定城堅糧足攻之難為力矣拘小忌者誤大謀

遂進與南軍遇于藁城傑等列方陣于西南王謂諸將曰方陣四面受

敵豈能取勝我以精兵攻其一隅一隅敗則其餘自潰乃以軍糜其三面

悉精銳攻其東北隅相與大戰王以驍騎救百循源沱河繞出其陣後突

入大呼奮擊南軍矢如雨箭集王所建旗如蝟毛焉燕師多被殺傷

忽大風起發屋折樹燕師乘之傑等軍大潰追奔直抵真定城下俘斬六

萬餘人生擒都指揮鄧戩陳鵬等吳傑平安僅得入城南兵降於燕王悉

釋之南還自是南兵愈解躡矣王遣人送所建旗回北平諭世子曰善

藏之使後世毋忘也靖難兵徇河北郡縣多降遂次于大名

前此白溝夾河與今此藁城三大戰靖難兵皆有風助之異先敗

而後勝天意所在不見而章自此而南北成敗之形成矣嗚呼昔

帝王之得天下向往而非得天以為之本

燕王遣人上書皇朝時大名官吏迎靖難兵送謀者言齊秦黃子澄

燕王上書稱
臣為息兵

卷民共事
之誠偽未

可知在乎
方黃二子

善復之而
兵之一字

決不可言
奈之何其

不然
王父子
之罪

皆實遂有司已簿錄其家王乃上書稱臣燕王棣謹奏為息兵養民事

凡數百言書成王以示左右喜謂曰若臣於燕之上其義爾知之乎皆

對曰不知王曰予各與帝音同皇考太祖皇帝命名之意有在今以

臣先之即神燕皇帝此其兆也左右皆頓首稱賀遣大理寺少卿薛嵩

如燕時燕王書至帝以示方孝孺及侍中黃觀二人閱畢奏曰此機會

也燕軍久駐大名暑雨為沴不戰將困矣今遣人報之以弛其備且各處

兵馬漸集調遼東軍以攻永平德州以擾平燕根本受敵彼必歸援我軍

追躡其後破之在此舉也使人往返之間師已畢集矣投機之會決不可

失帝以為然乃命觀草詔赦燕王父子及諸將士之罪使歸本國勿預

兵政仍復王爵永為藩輔遣薛嵩等齎往燕師又作宣諭數千言刊印數

千紙付嵩令密散諸燕將士使歸心王讀詔大怒欲殺嵩既而釋之乃

耀武令各軍連營百里戈甲旗鼓相接而馳射其中使嵩等觀之留數日

方黃 二子 可為 治平 之相 以之 扶危 則難

乃還

方黃此策。听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夫以文皇料敵如神。明見萬里。豈其為區區淺術所眩。自弛其備。而使敵人得以乘其散耶。必不然矣。且方黃惟務集兵。不知選將。似此舉措。未為得也。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非其人。兵雖衆。不足恃也。耿炳文真定之敗。以三十萬。李景隆北平之敗。以五十萬。白溝河之敗。以三十萬。其集莫衆於此矣。然皆以將非其人。一敗塗地。衆果足恃乎。方黃不知鑒此。乃以此為投機之會。始末之思矣。且數千宣諭。大類掩耳竊鈴。曾此而能密魯。此而可使燕將士歸心耶。有同戲劇。徒貽敵笑。方黃輩德有餘。而才智不足。正有餘而權變不足。祇可為時平之相。以扶危濟傾難矣。

朝廷執武勝 繫微此是 禍端方黃 二子何見 不到此

五月。燕王使指揮武勝等來上書。言得忽兵官四月二十日驛書。又有會合軍馬之旨。遣使息兵。誠即偽耶。張杌以相掩。陷令人豈能自安。如此欲令息兵可乎。此不待明者而後知也。朝廷以燕不肯息兵。執武勝繫獄。○六月靖難兵破濟寧。掠沙河。沛縣。焚其軍資糧運數百萬。京師大震。先是比兵獲者言武勝等繫獄。燕王大怒。謂諸將曰。自古敵國往來。理無執使。今若此。吾必滅之。彼軍翠德州。資糧所給。皆道徐沛。宜調輕騎數

燕王遣 指揮李 遠燒絕 糧道

燕王誘清出 城伏兵擒 殺之神哉 妙計過於 尚韓美

今未敢 也之對 折在曲

千。燒彼糧船。則德州饋餉不給。衆必瓦解。遂遣其都指揮李遠率輕騎六千。擾其糧道。遠等至濟寧。殺亭盡焚。軍興以來。儲積立福。薛祿合兵攻濟寧州。塞濠登陴。破其城。遂潛兵掠沙河。沛縣。南軍不之覺也。糧船數萬艘。糧數百萬石。悉為所焚。軍資器械俱為煨燼。河水盡熱。魚鱉皆浮死。漕運軍士盡散。走歸京師。大震。德州糧餉遂艱。南軍自此益不振矣。○七月靖難兵襲取彰德。軍攻其城不克。時都督趙清守彰德。燕王遣數騎日往來城下。擾其樵採。清遣兵追之。則引而去。於是城中之薪折屋為炊。既而王令伏兵城傍山麓。仍遣數騎至城下誘之。清果遣兵出。誘入伏內。擒殺千餘人。自是不敢復出。王遣人招清清對使者。言殿下至京城日。但以二指許帖召臣。臣不敢不至。今未敢也。王悅其言。為之緩攻。○平安自直定率兵攻比平。營于平村。離城五十里。擾其耕牧。燕世子督衆固守。遣人如靖難兵告急。○靖難兵還次定州。遣其將都指揮劉江救比平。○八

劉江棟
既定策
以砲為號

燕王於北平
被圍虛心
下問定策

則比平之
圍以解若
彼建文所
任匪人又
不能降心
求策其處
戰而屢敗
也又奚疑

月靖難將劉江及平安戰于北平安軍敗績初燕王聞北平被圍召劉
江問策將安出江慷慨請行且曰臣方思之高瞻請與江先往江曰殿下
如何兩處顧得徒圍走不住為敵笑耳俄而曰臣策成矣王喜呼酒送
其行江與王約曰臣至北平以砲嚮為號一次砲嚮則決圍三次砲嚮則
進城若不聞第三砲則臣戰死矣臣若入城中既聞外間救至則守城軍
士勇氣自信宜令軍士人帶十砲俟三次砲嚮之後為殿者放砲常不絕
聲則遠近皆謂大軍繼來平保兒必駭散矣王大喜然其計保兒安小
字也至是江與安戰果如其策六敗之斬獲數千人獲馬六百餘匹安走
還真定○遣錦衣衛千戶張安如燕方孝孺言於朝曰今河北師老無功
而德州餉道又絕事勢可憂向以罷兵之說誘之既不能行則當別用一
策安可坐視臣有一策帝曰試言之孝孺曰燕王素寵愛次子高煦及
幼子高燧其世子嘗為其二弟所說恒不自安今但用計離間其世子使

貽書離
間燕王
父子

明如
燕王
豈離
間之
計所
能投

此見
燕王
謙德
之言

彼父子相疑則必趨歸北平而吾可以徐圖其後矣帝從之遂令孝孺草
書貽世子令背父歸朝許以燕王之位而令張安齋詣世子世子得書不
啓封遣人并安等送赴軍前時燕王有黃儼素附高燧乘此譖世子與朝
廷通密謀高煦亦助儼言燕王不信語竟世子所遣人以書及張安皆
至王覽書歎曰吾父子至親猶見離間况君臣之際乎乃囚安等

謹按方氏是謀亦疎自台豈有以
仇讐而能間父子至親者

續燕王班師還北平諸將入見以東昌之敗皆免冠謝燕王曰東昌之
敗非爾等之失失在予予以爾等皆同心戮力每有小過置不問因循玩
弛遂致違律并廢前功如慈母愛子過於姑息久致驕縱此豈子之罪哉
諸將皆惶恐頓首流汗浹背

燕王不即
皇帝位
不許○遣駙馬都尉梅殷鎮守淮安殷尚
太祖女寧國公主最有才智
燕王勸進宜早即皇帝位以慰天下之望

女寧國
公主受
太祖高
皇帝遺
命

公主梅殷情
屬親誼詞

嚴義正何
人敢出一

言觀其割
來使之耳

鼻不復報
書何等雄

壯國有若
人何患朝

綱不張

揚士奇
有明休

太祖最眷注之臨崩時皇太孫與殷侍側受顧命首囑太孫曰燕王最不
可忽次謂殷曰汝老成忠信可託幼主乃出誓詔及遺詔授之曰敢有違
天者汝其為朕伐之言訖而崩太孫既即位殷以至親嘗在左右至是靖
難兵漸南逼諸將多異矣觀望乃召募淮南民兵合軍士號四十萬命殷
統之駐淮上以扼燕師既而燕王遣殷書以進香金陵為辭殷答曰進
香皇考有禁遵者為孝不遵者為不孝王大怒遣使復書畧言今興兵
以誅君側之惡天命所歸實非人所能沮殷割使者耳鼻不復報書口授
數語詞甚峻且曰留汝口回去說知也燕王陞擢將校以都指揮丘福
朱能張信劉才鄭亨李遠張武火真陳珪李彬陳賢王忠徐忠陳文房實
並為五軍都督僉事陞紀善李忠為右長史餘將士陞秩有差○都督楊
文帥遼東軍圍承平靖難兵劉江擊敗之○以楊士奇為吳府審理副士
奇江西泰和人幼孤貧力學客遊湖湘王淑英見而奇之曰此王佐才也

適河之
才策名

第一

士奇著
名

靖難兵
敗南軍
之後自
是有進
無退

薦於朝召入翰林脩書方孝孺亟稱之奏為副總裁監視諸局未幾令吏
部試諸纂脩者授以官尚書張統讀其策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也以
為第一奏授吳府審理副士奇由是著名○詔內官出使放縱許有司檢
送京師洪武初內官奉使出外約束甚嚴不得與士民交易至是有以內
官暴橫為言詔所在有司但遇內官奉使暴橫虐害士民者即擒縛赴京
以聞於是內官奪氣密謀推戴矣○十二月燕王帥師南伐敗南軍于
蠡縣靖難兵自此有進無退矣

革除遺事云靖難兵起三年屢戰多勝衝突千里罕能禦之然所過城
邑性堅守不下間克之兵去即復為朝廷守是時燕所據者惟一比平
永平保定三郡而已至是內官密遣人言於文廟直據京師約為內
應天下可定文廟然之壬午春奉旨直趨京師不復為歸計意有所
屬也既正大統諸內臣有謀者皆次第擢為邊藩鎮守

同勢危
如累卵

更定六科給事中品級及更定倉官黜陟之制

是時南師屢落靖難之兵日逼國勢危如累卵矣而循以更改制
度為事揚揚若無事時昔人燕雀處堂之喻其建文君臣之請乎

朝廷命將援
山東

正月命魏國公徐輝祖率京軍往援山東○靖難兵攻破兗州府舊縣及

東阿東平汶上鉅野諸縣○靖難兵攻沛縣守備指揮王顯迎降知縣顏

伯瑋死之伯瑋江西廬陵人唐顏真卿之後洪武末舉賢良除知沛縣

時比兵所過皆歸伯瑋集民兵備禦以死自誓既而比兵駐沙河轉攻沛

伯瑋遣縣丞胡先詣徐州告急度不能支預送其子有為出城戒之曰汝

還家曰大人吾不能盡子戕矣因題詩御史行臺壁曰太守諸公鑒此情

只因國難未能平卅心不改人臣節書史誰書懃一木豈能支大厦三

軍空復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恨望采民艱達聖明夜二鼓師入東門指

揮王顯迎降伯瑋冠帶拜堂南向再拜慟哭曰臣無以報國矣遂自經死

其子不忍去復還見父屍亦自刎俄檢主簿唐清典史黃謙亦不屈死○

三月平安率師及靖難兵戰于肥河斬其驍將王真 燕王來戰安軍敗

續時比兵駐泗河謀報平安領馬步四萬為前鋒躡我後 王乃命高

守營親帥精騎二萬至肥河按伏以待之數日安兵始至 王令王真自

建文帝之時
遭靖難之
師當日內
官阿輔者
衆仗義者
少惟教諭
王省触柱
而死沛縣
顏伯瑋自
縊而死其
子自刎繼
之此等節
義可多得
哉

燕王
自將

壯哉真
也身雖
傷而氣
尤奮馬
上自刃
即義無
顧

真
生擒
火耳

燕王
為真

革除遺事是戰也安探長鎗馳馬追

燕王幾及之會馬蹶乃弗
王夜慶與安戰將敗一男子

命天子

豐貌美鬚葉曰馬持六刀。自西北來。聲言救駕。師破安馬。應聲而倒。王得脫難。問其姓名。曰。臣。萃。賊。陰。神。也。既。覺。王。喜。及。與。安。戰。始。終。一。如。夢。馬。我。成。祖。天。命。在。躬。百。神。呵。護。此。理。宜。有。

田 蘇州府知府姚善。奏贊都指揮。儲欽。軍爭。兼督蘇松常鎮嘉興五郡軍。

馬入援京師。善湖廣安陸人。志行淳實。景第。初。朝廷。以。吳。民。薰。染。夷。俗。僭。

靡。造。式。明。法。以。齊。之。器。著。或。更。籍。持。短。長。賊。諂。蜂。起。號。難。理。善。洞。達。政。體。

周。悉。人。情。張。弛。寬。密。各。協。事。宜。每。數。造。請。群。賢。考。求。治。道。商。略。民。生。休。戚。

風。俗。淳。漓。以。為。興。革。由。是。吏。民。回。心。向。義。轉。稱。大。治。為。列。郡。最。隱。士。王。賓。

獨。居。陋。巷。善。往。候。見。舍。車。躬。請。門。賓。問。為。誰。應。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

報。謁。面。府。門。再。拜。而。返。善。自。邀。還。辭。曰。非。公。事。不。敢。入。也。又。將。候。韓。奕。奕。

避。入。大。湖。善。歎。曰。韓。先。生。可。謂。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也。錢。芹。自。守。甚。高。

善。願。見。不。可。得。有。俞。貞。木。者。以。明。經。見。重。於。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宮。講。經。

書。以。論。士。一。日。饋。米。於。貞。木。誤。送。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請。貞。木。以。告。貞。

木明 經見 善重

水曰錢先生與人不苟合。尤不苟取與。今受米不辭。必仰府公之賢。且善

聞之欲往候。乃先使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語。頃見公然芹民也。禮不可

往見于庭。苟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相會。是學宮。善如期至。迎芹置

上座。請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務耳。公今有官守。何不談時務。而乃及此

即善益起敬。請問今日急務。芹出一簡。以授善。竟不交一言而去。視之。則

守禦制勝之策也。善大悅。薦芹為行軍司馬。

續 姚善治郡。無異。西漢循良。王賓。韓奕。諸人。何殊。東漢清節。國初。此

風。件。性。有。之。真。美。人。西。方。足。音。空。谷。矣。

靖難兵破宿州。取徐州。於是齊魯。邊。將。吏。皆。降。軍。吏。或。散。為

群盜。反抄奪芻糧。助比兵為勢矣。○四月丁卯。總兵官都督何福敗靖難

何福敗 燕帥於 小河

兵于小河。斬其大將陳文。韓貴。時北兵至小河。陳文於一要處為橋。先度

步卒輜重騎兵隨之。遂分兵守橋。明日何福列陣。亘十餘里。張左右翼。緣

河而東。燕王帥騎與戰。福麾步兵而前。爭所守橋。福率後軍來援。奮

南北相持民其魚矣念及民瘼惻然有餘悲也
擊破之俘斬數百人遂斬陳文于陣勇氣百倍遂渡橋南燕將張武見文戰沒率勇敢士自林間突出與王騎合擊却之指揮丁良朱彬被執燕將都指揮韓貴亦戰死於是福兵盡燕兵南北對壘相持者數日○甲戌魏國公徐輝祖帥京軍及靖難兵戰于齊眉山敗之召輝祖還京師時北兵駐齊眉山輝祖帥軍夜何福既至相與大戰自午至酉勝負相當薄暮輝祖斬其尉州衛千戶李斌等十餘人斌於北軍中最號勇敢馬蹶為南軍所擒猶力斬數人乃死於是北兵退走還營掘塹以自固是時南軍日捷北將皆懼議旋師朱能獨斥諸將大聲曰漢高帝十戰九敗終有天下况殿下自起兵以來克捷多矣一挫而歸寧能比而事人耶諸將言歸者皆不忠當斬以徇衆不敢復言王遂決意引兵南下會京師傳言燕王已北歸帝以京城不可無兵乃召輝祖還何福孤軍無援遂不能禦

謹按 兩敵相持貴進忌退朱能勸進而何福召還南北成敗之機決於此矣謀臣自古繫安危齊嶺方練帥臣徒爾慙忠而知兵非朱能

塹

南軍行兵無法力疲人困不淨休息燕坐行兵有度敵不敢犯而人淨以休息
而四也何往而不敗哉
丁丑何福移師營于靈壁時南軍所至掘塹作壘為營軍士通夕不得休息成而將且復行往往虛散人力故臨陣之際率先罷困矣燕王行營不為暫壘但分布墜伍列陣為門敵不敢犯故將士至營即得休息自便暇則射獵周覽地勢得禽輒頒將士每拔城破壘悉以所獲財物資之人樂為用至是對壘日久上與將士不解甲者一月矣盛夏淮土蒸濕暑

燕王禁軍士勿渡河恐河一渡則士心必懈而解體此着王見到處
兩敵相持貴進忌退一渡河則士心必懈敵乘勝來邀祇取敗辱耳况敵久乏糧士卒飢窘其心已離邀其餉道可以坐困之今日之勢利已在我不容少緩諸將惟朱能鄭亨以為然餘人猶固請不已王盛怒斥之諸將乃不敢復言遂遣朱榮劉江等率輕騎截南軍餉道又令遊騎擾其樵採何福乃下令移營靈壁以免其擾且就糧尤便然分軍護糧勢不得完

截南軍餉道又令遊騎擾其樵採何福乃下令移營靈壁以免其擾且就糧尤便然分軍護糧勢不得完

優其雄採皆王用計處

銳氣頗衰。○已郊靖難兵及何福與安戰于靈壁。福等敗績時南軍運糧五方平安帥馬步六萬護之為方員負糧者居中。燕王規知之分壯士萬人遮援兵而令高煦伏兵于林間戒伺敵戰疲即出擊於是躬帥師逆戰以騎兵為兩翼安引軍突至殺北兵千餘矢下如雨。王麾步軍縱擊橫貫其陣斷而為二南軍遂亂何福等出壁來援與安合擊殺傷甚衆北兵引却高煦窺見南師疲困即帥眾突出擊之。王還兵掩擊其後福等大敗俘斬萬餘人獲馬三千餘匹盡獲其糧餉福等以餘眾走入營塞壘門堅守是夜福下令期明旦聞砲聲三即突圍出師就糧於淮河。○庚辰靖難兵攻破靈壁營何福遁走副總兵陳暉平安皆被執恭贊軍務禮部侍郎陳悟善大理寺丞彭與民皆死之時。燕王令諸軍攻靈壁營而躬率諸將先登軍士蟻附而上北兵三震砲福軍悞以為已砲急趨門走門塞不得出營中紛擾人馬墜濼輒皆滿北兵急擊之遂破其營生擒陳暉

燕王之子高煦乘南師疲困帥眾追燕

南軍大敗齊黃倡削藩之謀誤之也今曰大事去矣吾等方死不足贖誤國

之罪悔之遲矣嘆之何益

艦

南軍有懼色

慄

燕王與眾將定

平安及參將都督馬濟徐真都指揮孫晟指揮王貴等一百八十餘員獲馬二萬餘匹降者無算悉縱遣之何福單騎脫走自是南兵益衰識者知金陵不能守矣黃子澄聞之撫膺大慟曰大事去矣吾輩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五月遼東總兵官楊文帥師赴濟南至直沽師潰時靖難兵南下朝廷用齊黃策調遼東兵十萬至濟南與鐵鉉合勢以絕北兵後北至直沽遇北將宋貴等截殺遂潰竟無一人至濟南者。○辛卯靖難兵渡淮大將軍盛庸敗走遂克盱眙縣時盛庸領馬步兵數萬戰艦數千列淮之南岸燕兵列北岸相對。燕王命艦舟編筏揚旗鼓譟指麾若將渡者南軍望之有懼色。王命丘福朱能狗兒等將驍勇數百西行二十里以小舟潛濟南軍初不之覺也及漸近營舉砲南軍駭愕福等衝突其陣南軍棄戈卸甲而走庸股慄不能上馬其下掖之登舟遂單舸脫走北兵盡獲其戰艦遂濟淮駐南岸是日遂攻下盱眙。王會諸將圖所向或謂宜先

燕王與眾將定

南軍有懼色

十六

所守既固非攻不下

京城雖駭必有內變

建文當燃有噬臍之時

遣黃觀并三人直往

杭州募兵入援京師

三子雖忠於國而不顧家亦無益於事矣

取鳳陽徑趨滁州集船渡江或欲先取淮安自高郵以達真揚即渡江可

無後顧之虞王曰不然鳳陽樓櫓堅完所守既固非攻不下恐震驚

皇陵淮安高城深池積木既當人馬尚多若攻之不下曠日持久力屈威

挫援兵既集非我之利今乘勝鼓行直趨揚州儀兵兩城軍弱可招而下

既得真陽則淮安鳳陽人心必懈我耀兵江上聚舟渡江京城震駭必有

內變吾於此時索取姦惡事窮勢迫誰能固匿之必有縛獻軍門者吾得

而甘心焉以雪固逼之恥拔諸王之困可指日而收效也諸將皆頓首稱

善○遣禮部待中黃觀往安慶脩撰王叔英往廣德都御史練子寧往杭

州募兵入援京師三人奉詔皆奮不顧家然事勢不可為矣○揚州衛指

揮王禮以城降于靖難師先是燕遣都指揮吳王招論揚州守備指揮

監軍御史王彬不從謀集兵守禦王飛書募人擒之禮先謀應北兵為剛

等所執繫獄至是禮黨千戶徐政等率眾破獄出之遂執剛及彬開門出

降庚子北兵至天長禮政等縛二人以獻不屈皆死燕王遂至揚州命

禮同指揮吳庸等諭下高郵通泰諸城并集舟以備渡江○靖難兵克儀

真遂立大營于高資港儀真既破北舟往來江上旗鼓蔽天鎮江守將童

俊送款建文帝雖下詔天下勤王然而無及矣○呂太后遣慶成郡主如

靖難師議和時北兵既克儀真方孝孺曰事急矣宜以計稍緩之遣人許

以割地稽延數日東南召募壯當車集天塹之險北軍不長于舟楫相

與決戰江上成敗未可知建文帝善其言乃以太后命遣郡主往以割地

分南北為請燕王怒曰此特欲緩我師耳行將與諸弟妹相見無多言

也○六月癸丑朔靖難兵括船于瓜州燕王將渡江也令都指揮吳庸

集高郵通泰船於瓜州令內官狗兒領都指揮華聚為前哨狗兒後賜姓

名王彥

燕王未事先知方孝孺請和王便曉得此計欲緩我師何神也總在天意有在故使之神悟若是方氏緩師之計亦少

靖難初不獨猛將如林而內臣智勇兼人者亦往往有之王安即孟驥即添見西番人鄭和即三保李謙即保兒並

何

雲南人雲翔即行司山嘉禾郎哈刺特木並胡人皆內臣從文廟起兵靖難出入戰陣多建奇功後皆為各監太監或出鎮邊藩焉

遣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島等帥師與靖難兵戰于浦子口。靖

難兵大敗盛庸軍都督陳瑄以舟師迎降時盛庸帥舟師駐江上北兵漸

至近岸盛庸整陣以待先是北兵敗于浦子口燕王欲還適高煦率兵至

王撫其背曰兒當戰吾力疲矣世子多疾天下若定吾以爾為太子於

是高煦決死戰。王麾精騎數百直衝之庸軍奔潰悉棄戈甲而走死者

不可勝計陳瑄受命帥水軍往援遂迎降令將士皆解甲釋胄燕王大

喜又陞三級。庚申靖難兵次于龍潭時建文帝聞盛庸復敗沿江舟師

皆降憂懼不知所為問計於方孝孺孝孺陳固守之策曰今城中尚有勁

兵二十萬城高池深糧食充足盡撤城外民舍驅民入城足以固守以待

援兵至內外夾擊決死一戰可以成功萬一不利車駕幸蜀收集士馬以

為後舉帝然之乃命谷王穗安王楹分守都城門遣李景隆及兵部尚書

方孝孺陳固守之策

燕王明見萬里

割地請和為緩

兵計王見之審

矣孝孺行不滯

計地之計不行

齊黃

之忠

不周

方周

如瑞都督王佐往龍潭仍以割地請和為辭以待援兵景隆等既至見

燕王俯伏惶汗不敢仰視久之乃以割地請和為請王笑曰公等今為

說客耶割地何名公何為聽奸臣之計景隆等懼不敢對既乃稱述天命

頗致推戴之意焉王悅遣景隆等歸。齊太奔廣德州黃子澄奔蘇州

逃難且促徵兵時王叔英在廣德募兵無應者子澄欲航海徵兵於外夷

不果建文帝太息曰事出汝輩而今皆棄我去徘徊殿庭長吁不已

按

齊黃謀國親信之臣與建文君同休戚者既付託不效只合死守社稷與京師同其存亡乃欲假徵兵逃難子澄復欲航海逃於外夷一人之忠不如方

侍請周細善策遠矣

靖難先鋒將劉保舉聚哨至朝陽門外子甲靖難兵進屯金川門時

北兵既駐龍潭慮京城完繕四方或有勦者日夜為攻禦備乃命保等

領先鋒騎兵千餘至朝陽門城無應報燕王大喜乃整兵而進

先是左都督徐增壽謀應北兵約開門降御史魏公冕等請誅之不聽至

北兵進金川門

比兵至開門
迎附景隆
似有私幼
而不忠

當日肯
加刃何
用皮服
而遁

程本立
等指身
報注氣
絕而
即義不
磨日

是比兵進屯金川門建文帝命左右極端盡責以六義殺之。○乙丑
昧爽靖難將劉保等攻金川門克之時谷王德與李昇隆守金川門比兵
至遂開門迎附保等遂引兵入城魏國公徐輝祖率師迎戰敗積建文帝
從火焚宮變服遁去京師傳言帝崩時六月十三日也初 太祖末年將
傳位太孫而占知其不終也既大漸乃授以一小篋封鑰甚密戒以急難
乃啓至是窘迫無計啓篋視之得楊應度牒及披荆之具遂削髮披緇執
度牒自御溝出至郊壇而走時宮中火起倉卒咸以為建文自焚矣無人
知其變服出者者是日 燕王按兵入城安王楹等及文武群臣父老人
等皆來迎茹瑄先群臣叩頭勸進許之遣人布告天下各處召募丁壯令
悉解散復業是日削僉都御史程本立太常少卿廖昇衡府紀善周是修
大理寺丞鄒瑾御史魏公昂給事中龔泰等皆死之。

謹按

天順印錄 文廟過江時胡廣金幼孜解縉楊士奇周是脩等在
朝惟是備具木冠請應天府學拜宣聖果自為贊係於衣帶自益

忠臣事君
有死無二

燕王陛
擢知名
文臣

當時方孺
練子寧輩
不臣成祖

一時事節
所激而蹇
義原吉相
與歸附者
豈為過哉
蓋以朱家

於廬下可謂從容就死者矣諸公初亦有約同死已而似負約真有死
於死者矣後緝為墓誌士奇為傳且謂其子曰當時使我與汝父同死
今誰為之作傳聞者笑之是脩為人卓犖有大志嘗曰忠臣不以得失
為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為慮故其行無不果嘗取歷代忠
節遺事輯為書名曰觀感錄朝夕當覽其所著復有詩經集義論語類
編衍太極圖常常讀範通言家訓勿苑詩進思集等。

續文臣迎附知名者吏部右侍郎裴義戶部右侍郎夏原吉兵部侍郎

劉儁侍郎古朴劉季篈大理少卿薛品翰林學士董倫侍講王景脩撰胡

靖李貫編脩吳溥楊榮楊浦侍書黃淮芮善待詔解縉給事中金幼孜胡

濙吏部郎中陳合兵部郎中方賓禮部員外郎宋禮國子助教王達卿緝

吳府審理副楊士奇桐城知縣胡儼後多至大位或列諸名臣云○是日

燕王揭榜討左班文職姦臣計二十九人太常寺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

泰禮部尚書陳迪文學博士方孝孺副都御史練子寧禮部侍郎黃觀太

理少卿胡聞寺丞鄒瑾戶部尚書王純侍郎郭任盧迥刑部尚書侯泰暴

昭工部尚書鄭賜侍郎黃福吏部尚書張統侍郎毛泰亨給事中陳繼之

之天下朱
家之人承
之有向不
可况成組
乃高皇帝
之子乎相
率附之者
亦以君臣
之義不可
也豈偷
生哉

揭奸
臣榜

堂
於朝

冊

姚善等共五十一人

謹按清江放英曰清難師駐金川門是夕給舍御史即四十餘人相與
累上相繼以獻畏死者極歸附悉復其官今其部鄉紳可舉見也然
鳥舉雲匿亦已多矣後木深山窮谷往往有見其情販自活禪集自居
者噫志亦可悲矣遺事所載雪庵和尚及補錫匠河西傭其此類與

燕王清宮諸宮人女官內官多誅死惟得罪於建文者乃得留○丙

燕王即
皇帝位
凌諸王
爵土

燕王
上清
宮人

燕王問
燕禮

極淚思
忍人燕
王之大
德

寅諸王及文武群臣請正天位丁卯諸將上表勸進戊辰諸王上表勸進
已巳 上謁 孝陵還御奉天殿即皇帝位是日復周王橐齊王博爵土
初建文中道士歌于市曰真逐燕遂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已而忽不
見人真能測至是始驗其言云○壬申備天子禮建文君遣官致祭輟
朝三日先是宮中火起皇后馬氏亦赴火死及 上清宮諸問宮人內侍
以建文君所在皆指認后屍應焉乃出屍於煨燼中哭之曰小子無知乃
至此乎召翰林侍講王景問葬禮當何如景對曰當葬以天子之禮 上
從之○命五府六部一應建文中所改易洪武政令條格悉復舊制仍以
洪武紀年今年稱洪武三十五年○追封都督徐增壽為武湯侯謚忠愍
上憫增壽之死痛悼不已故即位首褒封之尋進爵定國公子孫世襲一
門二公至今咸休並盛 國朝武臣鮮與儷焉○革去興宗孝康皇帝廟
號仍舊謚號懿文皇太子降封吳王允通為廣澤王衛王允慳為懷恩王

李卓吾此帖... 卷一

壯歲徐輝祖
始終不屈
一點忠義
垂丹書

勒歸私
宅革其
祿未

抄奸臣
蘇木為
首誅九
族之親

徐王允熲為敷惠王尋復降允熲允熲為庶人允熲改封甌寧王三人後
皆不得其死。○下魏國公徐輝祖于獄時武臣無一人不歸附者。惟輝祖
不屈。上親召問輝祖。不出一語。始終無推戴意。法司迫取供。招輝祖默
然。操筆惟書其父開國功劳。子孫免死而已。上大怒。然以元勳國舅欲
誅。又輒中止。排徊久之。竟從寬典。止勒歸私宅。革其祿米而已。○召淮南
總兵官駙馬都尉梅殷還京師。是時建文諸將列守淮南北者。惟殷尚欲
為建文計。而大勢已去。上既正大位。命寧國公主以書召之。殷乃罷兵
入見。上慰之曰。都尉在軍無勞。乃勞乎。殷對曰。勞而無功。徒負愧耳。上
甚仰之。○齊泰被執。至京。族誅之。妻發教坊司。幼子甫六歲。給配時詔。抄
奸臣九族外親之外親。以泰為首。高墻等二十六戶。皆就逮。抄沒充軍。先
發興州充衛。次年調遼東三萬衛。又一年發甘肅衛。多道死者。○蘇州府
知府姚善被天倉衛鎮撫陳斌等綁至京。誅之。先是。上購黃子澄。急子

知府姚善
美不狗人
情惟一死
而已真是
好漢

忠臣義
士處有
餘光

劉傑全
開卦語
不遜

十
方孝孺
下獄族
誅

道衍

澄避於善所。約與航海。善謝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公朝臣也。可以四
往號召。以圖興復。善守土之臣。義當與城存亡者也。遂被執。上詰之曰。
若一郡守。何敢舉兵抗我。善厲聲曰。臣各為其主耳。遂命磔之。善友黃鉞
者。常熟人。仕為給事中。與善相期許。國賊丁親喪。家居聞善被刑。悲慟不
食。起登琴川橋。西向拜祠。而哭曰。吾與君受國厚恩。不幸同遭國難。志同
死國。今君已死。吾忍背義。獨生乎。遂赴水死。○黃子澄被大倉衛百戶湯
華等綁至京。族誅之。從子文富。福遠等六十五人皆死。子澄妻妹皆發教
坊司。逮其九族外親四百五十餘人。皆發充軍。誅族。誅右副都御史練子
寧。子寧被臨安衛指揮劉傑縛至闕對。上語不遜。上震怒。命磔之。宗
族棄市者一百五十人。又九族親家之親家。被抄沒成遠方者。又數百人。
○下方孝孺于獄。既而族誅之。先是。上發北平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
啓曰。臣有所託。上曰。何為道衍。因囑曰。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功成

大清世宗憲皇帝御製

之誅

我家事

考勝却筆不

草詔忠肝

義胆見於

面目天地

間且至人

哉

諫及

六親

方氏忠

義之氣

面然

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之殺之則天下好學者絕矣。上首肯之及靖難

師駐金川門宮中自焚孝孺即持斬衰服書夜號哭至是為鎮撫伍雲等

執以獻孝孺不屈乃繫獄遣人諭旨終不從既而議頒即位詔于天下問

左右誰可代草者皆舉孝孺乃召出自獄斬衰而見悲慟不止上降榻

慰諭之曰我家事耳先生何自苦又曰先生為我作詔命授以紙筆孝孺

大書數字擲筆於地曰死則死矣詔不可草。上大驚謂曰汝焉能遽死

朕當減汝十族令復繫獄以俟乃據其宗支盡抹沒之宗族坐死者八百

四十七人妻鄭氏與諸子皆先自經死每抄捉人輒示孝孺孝孺執不從

乃及母族林彥清等妻族鄭原吉等九族既戮亦皆不從乃及朋友門生

廖鏞林嘉猷等亦皆坐誅然後詔磔于市凡稱磔者皆凡九族外親之外

親盡數抄捉發興州等衛充軍尋調三萬衛再調甘肅衛外親自抄捉後

死者復數百人孝孺學術淵源伊洛文章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忠義之

學

氣凛然蜀王嘗聘至蜀賜號正學齊世因號正學先生所著有周禮異次

大易枝辭武王戒書註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諸書以時禁厲皆與

不傳惟遜志齋集四十卷成化初始梓行于世。

靖難 初齊黃方練上觸天怒俱罹赤族之誅於是建文遺臣有行

後君臣薄力為君王固首陽。建按方正學之忠至矣然獨恨其不死

于金川不守之初宮中自焚之際與周是脩輩為伍斯忠誠而不累其

族也考閱至此令人有餘悲焉嘗察即建文諸臣論之周氏之死從容

就義者也方氏之死殆昔人所謂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一時行遊諸

臣亦各行所志其在忠與

智之問乎下此無論矣。

臣亦各行所志其在忠與

省

尹昌隆

正身御史尹昌隆先是靖難兵南昌隆上書言公事勢自去而北來章

江書

奏有周公輔成王之語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伸大義于天下

東為布

不應便相遠矣設有蹉跌便須舉位讓之猶不失作藩王也若沉吟不斷

力不可

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欲求為丹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及是按各捕治

按董昌隆被驅先就刑當陞大呼曰臣當時曾上章勸以位讓陛下奏

聞奏

版尚存可覆案也。上乃命停刑閱其奏流涕曰火燒頭若早從此言南

北生靈可免酷禍朕亦無此勞苦也詔貸其死且諭之曰朕長子在北京

爾往事之若能誠輔導不爾忘以為北平按察知事。誅戶部侍郎郭任

建文初用齊黃之策討諸藩之不靖者然後及燕郭任奏曰天下事先其

本而後其末則易成除惡不務其本臣愚以為迂也夫今日諸財粟以備

軍實果何為者然而北討周南討湘合其本而末是圖非上策也且兵貴

神速苟為曠日持久銳氣既竭姑息隨之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將

坐旬困耳上聞而遂惡之故戮。誅工部侍郎卓敬敬初為給事中遷宗

人府經歷建文君登極議討諸藩初不及燕敬密奏曰燕王智勇絕人

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封南昌以絕禍萌

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

察疏上竟能用至是上執敬欲殺之而憐其才謂道衍曰向者奸臣各

流涕

尹昌隆

郭任卓

敬三子

之兩見

具陳奏

賢為君

策者

封南昌

以絕禍

萌

金陵

如加

如探

如取

如取

三尚書

臨刑抗

節具鉄

僕

雄哉暴

忠報主

雖落而

不仆死

欲首先害朕惟敬欲徙封內地建文若聽其言則于尤息矣道衍曰不然

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探囊取物耳使敬言誠用陛下豈有今日

哉於是敬遂就僂

謹按尹昌隆郭任卓敬三子之言皆忠謀良策而建文一不能用謂非

族誅兵部尚書鐵鉉被縛入見正言不屈反背之庭中令其回顧不聽去

其耳鼻亦不顧碎分其體至死罵不絕口鉉色自若。族誅禮部尚書陳

迪宣城人執至陛前責問慢罵不屈與子鳳山等同日就戮臨刑罵不

絕口命割鳳山鼻舌熬熟與迪食之迪唾之益指斥遂俱凌刷而死。族

誅刑部尚書暴昭昭路州人被執抗罵不屈上大怒先去其齒次斷手足

罵聲猶不絕至斷頸乃死

謹按三尚書禍烈至此猶且至死不變真鐵漢鐵漢哉夷考革除遺事

李卓吾此占三月初通記

人青雜四卷

四三

黃觀不
而亦
烈士哉

王叔英一家
死節忠義
植矣

萬年
芳名

鳳韶為
君死忠
其妻劉
氏為夫
死節一
門忠節

正守安慶禮部侍中黃觀投死。先是觀往徵兵上江諸郡無何而上渡江
入正大統矣。觀自分大事已去。乃朝服東向再拜於羅刹磯。湍急處投水
而死。妻翁氏在京師被逮。將給配象奴翁携二女沉于通濟橋下亦死。
守廣德翰林脩撰王叔英自經死。叔英聞靖難兵渡江。知事不可為。乃沐
浴具木冠書絕命詞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子事君父。自有多過
愆。有志未及竟。苛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嚙。意者造化神。有命
歸九泉。嘗聞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遠難繼。
有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又書曰。生既久耳。愧無補於當時。
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遂自縊死。後錄其家叔英妻亦自縊。二女俱赴
井死。○御史曾鳳韶自刎死。鳳韶吉安廬陵人。嘗劾諸王。馳御道。一時憚
之。及朝議遣使持詔北平。群臣皆憚往。獨鳳韶毅然請行。至軍前不納。乃
還。上既即位。嘉其直。欲召用之。鳳韶卧于邸。不應命。乃刺血書憤詞于

不愧文
天粹

王良攜
諸司印
同赴火
而死

自古及節之
臣何代無
之然亦不
可多得者
而况其妻
之心亦以
夫之心為
心而死於
難者尤難
之難也

襟略曰。生居廬陵。忠節之鄉。素負立朝骨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之第。任
宦而至繡衣之郎。慨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天祥矣。書
畢。遂自殺。妻劉氏亦自經死。○浙江按察使王良自焚死。良河南祥符人。
靖難師既入京。良慟哭誓以必死。會命使召之。良執使者下獄。詰旦縛出。
期戮以徇道中。忽遇衆譟譟而起。奪使者去。良還坐堂上。悉收諸司印。攜
歸解。與其妻訣。妻先自投于池而死。良遂舉烈焰。携印與家人同赴火死。
謹按。右皆一時自盡諸臣。而其妻女亦執節不污者。黃巖明氏。驗曰。
其九族馬。且又逮及其九族之外親。以至九族外親之外親。馬根連蔓。
引殆無不遺。蓋十族之戚。不獨方孝孺一家為然。凡號為奸臣者。皆如之。
然隱匿逋逃者。未嘗無也。其始也。戮其身。及其孥。外親。惟抄沒四散。編
戍而已。求樂六年。以後。往往自本衛復行抄提。或就戮。或給配。或復編
戍。至十一年。乃弛告。許姦惡之禁。十三年。則不復有告許。縛縛之辭。自
洪熙初。詔從寬宥。而後諸臣之遺裔出矣。
謹按。靖難數年之戰。爭以及姦黨族親之誅。逮宇宙一大禍變也。雖由
箇忠臣九族殃。與昔人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之語。不能不令人槍悵
于靖難之際。

李卓吾此語... 卷四

七罷學士董倫以待講王景為翰林學士 擢前燕府長史金忠為工

部右侍郎。○詔吏部及翰林院舉文學行誼才識之士。聞待詔解縉名命

侍左右。縉英傑敢言。上喜之。遂見信用。既而侍書黃淮改中書舍人入

見。上與語大奇之。凡視朝特命淮與縉立于御榻左以備顧問。時上

以初登極萬機叢委。日御奉天門左室。每夕召對。至夜分。或便殿就寢。賜

坐榻前。議論政事。同列不得與聞。尋擢吳府審理副楊士奇為編脩。改給

事中。金幼孜桐城知縣。胡儼為檢討。尋復陞解縉為侍讀。脩撰。胡靖為侍

講。編脩。楊榮為脩撰。黃淮為編脩。○吏部尚書張統自經死。上臨朝詰

問。建文中變亂官制。顧侍臣太息曰。只為群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

已久。何關利害。亦欲改易。且陵土未乾。何忍紛紛為此。統懼退而自經。○

八月既望。左僉都御史景清犯。駕伏誅。清陝西真定人。洪武甲戌廷試

第二名及第。授翰林編脩。尋嘉其才能。命署左僉都御史。建文初改為北

命淮縉
二子之
楊左以
備顧問
成祖其
虛懷之
主哉

景清始終不
為其所始
為北平恭
議已察慈
動靜笑及

事不濟每
伏劍犯駕
至事奇奮
躍嫚罵而
不屈其
蕊而甘心
清其萬古
一忠臣哉

清含血
直噴御
木

清視杖
劍繞殿
身雖一死
而英氣
犹存壯
哉清也

平參議往察燕邸動靜。上燕之清言論明爽。大被稱賞。尋還舊任。及建

文闔宮自焚。清規知其出亡也。猶思興復。乃詣。上自歸。上喜曰。吾故

人也。即厚遇之。仍其官。清自是恒伏利劍衣。在中委蛇。侍朝人疑焉。至是

日早朝。清衣新緋衣而入朝。畢。上出殿門。清奮躍而前。將犯駕。先是欽

天監奏有星紅色犯帝座。甚急。至是清衣緋果獨鮮也。上命左右收之。

得所帶劍。清知志不遂。乃躍起奮立。嫚罵。上大怒。命抉其齒。且哭且罵。

頃之含血。近前直噴。沁御衣。上愈怒。剝其皮。草積之。械繫長安門。示百

官。而碎磔其骨肉。是夜。上夢清杖劍繞殿。追迫。明晨駕過。其屍忽斷。索

行。三步為犯駕狀。乃命藏于庫中。詔滅清族。盡掘其先墓。焚夷焉。抄提九

族外親。尤慘。真寧一邑。幾徧蔓。延于鄰郡。縣云。○召前北平按察使陳英

至京。以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初瑛坐交通藩邸。謫廣西。上即位。首召

用之。瑛怨建文諸臣最深。既而瑛奏言。建文之臣如黃觀。廖昇。王叔英。周

黃觀輩計其存心典叛逆魚異

悉置勿問亦樂君之大度也

永樂君信任原吉雖有忌原吉者不能開其無疑之主

歷封功臣

是脩王良顏伯瑋皆不順天命而效死於建文計其存心與叛逆無異宜加追戮。上曰朕初舉義誅奸臣不過齊黃數輩耳其後二十九人中如張統王鈍鄭賜黃福尹昌隆等皆有而用之今汝所言數人况有不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悉勿問。○擢戶部侍郎夏原吉為戶部尚書初原吉自福建召還。上欲大用之思者或沮之曰彼建文用事之臣豈宜置之高位。上曰原吉父皇太祖之臣也彼忠於太祖故忠於建文又豈不忠於朕哉逾月遂進擢尚書。○九月四日封賞奉天征討將士封都督僉事任福淇國公歲祿二千五百石朱能成國公歲祿二千二百石封張武成陽侯鄭亨武安侯火真同安侯顧成鎮遠侯王聰武城侯並食祿千五百石陳瑄泰寧侯孟善保定侯郭亮成安侯並食祿千二百石王忠靖安侯徐忠永康侯張信隆平侯李遠安平侯並食祿一千石封徐祥興安伯徐理武康伯李濬新城伯唐雲新昌伯孫巖應城伯

王佐陳瑄有默相事機之功

治齊黃離間之罪

趙葵忻城伯陳旭雲陽伯張王子張輔信安伯譚淵子譚忠新寧伯並食祿一千石以上並子孫世世承襲封房寬思恩侯食祿八百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封房勝富昌伯食祿一千石劉才廣恩伯食祿九百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同知以曹國公李景隆兵部尚書如瑞都督王佐陳瑄有默相事機之功增景隆祿一千石通前四千石封茹瑞忠誠伯祿一千石以終本身王佐順昌伯陳瑄平江伯並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以駙馬都尉王寧不附權勢以罹誣陷封永春侯子孫世世承襲餘將士論功高下陞賞有差。○擢吏部左侍郎蹇義為吏部尚書兵部左侍郎劉儁為兵部尚書。○擢工部左侍郎黃福為工部尚書福萊州昌邑人由鄉貢洪武末為龍江左衛經歷上書論國大計。太祖奇其才識超陞工部右侍郎特見信用。上登極治齊黃離間之罪李景隆於御前并指福為奸臣福厲聲言臣罪應死但目為奸則非。上知其名特宥之不問遷左侍郎遂進尚書

自是益加寵任焉。○移東勝左衛於永平府東勝右衛於遵化縣

謹按實錄所記洪武初以東勝與和開平大寧為邊至永樂初以大寧東勝曠遠難守遂移諸衛所於內地至宣德中復并開平與和棄之東西失地各三百餘里遂以延綏大同宣府獨石蘇州為邊矣。

正始開內閣於東角門內命解縉胡靖楊榮楊士奇黃淮金幼孜胡儼

入居閣中諭以委任腹心至意專典機密雖學士王景暉不得與焉時機

務孔殷每旦百官奏事退內閣之臣造床前進呈文字商機密承顧問率

漏下數十刻始退靖尋復名廣縉等七人其五江西縉吉水廣廬陵士奇

泰和幼孜新淦儼南昌惟榮福建建安人淮浙江永嘉人○逮谷府長史

劉璟下獄自經死璟誠意伯劉基仲子也自少靜朴峻厲博通經書究其

畧嘗同兄璉侍父入朝太祖奇之曰阿璉明秀阿璟凝重伯温有子矣

繼而基與璉相繼卒詔璟襲爵以讓兄子薦即封薦誠意伯璟偉貌豐鬚

論說英侃太祖愛之欲令在左右倣宋制授璟閣門使且金書除姦敵

太祖賜金書除奸敵俟四字於璟

劉伯温子

劉璟獻平六策

劉璟薄魏徵而不為

劉璟死節

初重脩太祖實錄

俟四字於鐵簡賜之令糾正不法者時都御史袁泰奏事忤旨璟當大廷

擊其項舉朝憚之咸欲其遠去其薦授谷王長史之國宣府建文初靖難

兵起璟隨谷王還朝獻十六策不能用以病辭歸上既登極璟臥家不

起上欲用之罪以逃叛親王逮繫之臨別姻戚舉饒戒之曰皇上神

武何止唐文皇先生忠良允為魏徵可也盡承順天心不宜自底刑辟璟

瞪目曰爾謂我學魏徵耶吾死生之分已決矣至京授以官不受對上

語猶稱殿下遂大忤旨下獄一夕辨髮自經死

謹按當時自死事諸臣外無非藉口魏徵而劉仲璟乃薄魏徵而不為即士固各有志也嗚呼承順則富貴刻期佛忤則誅死之至而一時之臣往往其死如始富貴若晚我國初天下人心風俗自商頑民後僅再見之

十月初重脩太祖高皇帝實錄命曹國公李景隆為監脩都總裁官尚

書如瑞為副監脩侍讀解縉為副總裁○以僧道衍為僧錄司左善世○

命解縉等繕閱建文群臣章疏時上於宮中得建文時群臣所上章疏

成祖責近侍

李賢當國

家危急無

一言以進

云云何等

規模正大

真王者之

言也

論守城

功世權

隱詔求

千餘通覽有一二千犯者命縉等緝閱關係軍馬錢糧數目則留餘有干

犯者悉焚之既而從容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稽首未對脩撰李貴

進曰臣實無之。上曰爾以獨無為賢耶食其祿則思任其事當國家危

急之際在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乎盡心於建文者但惡其誘建文

壞祖法亂政經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於彼今日事朕則忠於朕不必曲

自隱蔽也。十一月壬辰冊妃徐氏為皇后。○陞解縉為翰林院侍讀學

士。胡廣黃淮胡儼皆侍讀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皆侍講。○論守城功陞北

平左布政使郭資為戶部尚書仍掌北平布政司事保定府知府雒僉為

刑部尚書仍掌保定府事。○十二月擢右通政李志剛為禮部尚書。○以

江西儒士軒伯昂為山東布政司左叅議。上初即位詔求山林隱逸懷

木抱德之士。江西首以伯昂應詔故召用之。○續漳州府學教授陳思賢

明倫之義正在靖難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卧不出迎率其徒伍性原陳

合司

六生死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即明倫堂為舊君哭慟不已。○九月下封靖難功臣制曰昔元末兵興蒙

師思賢暨六生咸以身殉。○九月下封靖難功臣制曰昔元末兵興蒙

競起割據土地糜爛生民天命我。○九月下封靖難功臣制曰昔元末兵興蒙

討掃除禍亂華夷一統身致太平垂四十年。○九月下封靖難功臣制曰昔元末兵興蒙

昏昧專任奸回內侮色荒政更成憲殘害宗親將及朕躬朕不逞已起兵

自救身親戰陣已經四載賴天地祖宗之靈遂平內難爾諸臣奉天征討

將士卧雪眠霜櫛風沐雨百戰百勝萬死一生報。○九月下封靖難功臣制曰昔元末兵興蒙

難宣力甚多輔成大功仰稽。○九月下封靖難功臣制曰昔元末兵興蒙

論功高下爾之爵賞朕不敢私在爾諸將。○九月下封靖難功臣制曰昔元末兵興蒙

論功高下爾之爵賞朕不敢私在爾諸將。○九月下封靖難功臣制曰昔元末兵興蒙

論功高下爾之爵賞朕不敢私在爾諸將。○九月下封靖難功臣制曰昔元末兵興蒙

李卓吾批點皇明通鑑統宗四卷終

命之其平國之...

撫之其...

皆上...

自...

春...

精...

按...

和...

相...

相雲雅

八主

